



王守锦 山东昌邑人。1967年10月出生。18岁走进军营成为空军雷达兵。后在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机关任职。1990年转入空军飞行学院和济南军区空军航空兵部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新千年伊始，从部队转业，现为潍坊晚报记者。

创作的作品主要有：长篇纪实文学《虎将雄风》、《倾斜的人生》、《血祭东海》，中篇报告文学《强行起飞》等，音乐舞蹈剧《爱在蓝天》，以及散文、诗歌、随笔等约百万字。散文《安谧的夜》被收入全国中青年散文选萃丛书，有的作品被国内外报刊选载。

崇尚并遵循的人生哲理是：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世间一切都会消逝，惟有事业永存。

谨以此书——

献给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

献给在国土防空作战中英勇捐躯的烈士们

浴血苍穹

王守锦 / 著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浴血苍穹/王守锦著. - 北京:蓝天出版社,2000.6
ISBN 7-80158-023-0

- I. 浴…
- II. 王…
- III. 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723 号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698424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10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22.80 元



毛泽东、刘少奇听取刘亚楼汇报



周恩来、朱德、陈毅观看空军飞行表演



朱德听取岳振华汇报击落敌机的情况



彭德怀、叶剑英视察空军部队



李富春、贺龙、徐向前、刘亚楼等在被击落的RB-57D飞机残骸现场



刘亚楼、叶飞等察看被击落的无人驾驶飞机残骸



东北老航校用马车拖运飞机



飞行速成学员毕业合影。他们中大部分人击落敌机，成为“空军英雄”。



空军第一支强击机部队装备的飞机



入侵中国领空被击落的美军F-4U飞机



欢呼三比零空战胜利



取得三比零空战胜利的飞行员。
左起：赵德安、高长吉、黄振洪、张以林



被地空导弹部队击落的 4
架 U-2 飞机残骸



被我击落俘获的美军飞行员



缴获的美飞行员部分物品



侵入我国的侦察机被空军导弹部队胜利击落

目 录

序	王定烈 (1)
---------	---------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1. 千年的古都刚刚绽开和平的欢颜,开国大典的礼炮尚未奏鸣,敌人的炸弹却在南苑爆炸,隆隆的爆炸点燃了又一个多事之秋。毛泽东愠怒了…… (1)
2. 周恩来心急如焚,忧虑忡忡,“福建蛮子”刘亚楼临危受命。开国大典,机群轰鸣而来,毛泽东喜笑颜开,朱德成了真正的三军司令 …… (8)
3. 毛泽东话语殷切:飞出国威军威。中国防空告急,苏联空军来华助战。 …… (31)
4. 专列运行悄无声息,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挥师南下。国民党赫然抛出“特大新闻”:“中共精锐喷射机部队抵沪” …… (38)
5. B—29 凌空爆炸,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国土防空首战告捷。美国空军羞恼交加,调兵遣将,军舰列阵大陈海域,明目张胆报复挑衅 …… (44)

第二章 夹缝里的鏖战角逐

6. 好出风头的美国空军不肯善罢甘休。聂荣臻顿感压力沉重。张爱萍急忙赶赴上海,国民党空军损兵折将 (51)
7. 朝鲜战场烟消云散,中国东南剑拔弩张。中国空军误击英国“霸王”号;美国空军蜂拥而上,拉—11双双被击落 (56)
8. 米格—15步步追杀,F—86走投无路,逃往香港。粟裕指示:敌机胆敢起飞,坚决歼灭。圆盘战术,精彩绝伦,僚机反咬一口,赵德安暗暗叫绝 (61)
9. 蓝线在标图板上延伸。米格飞机扶摇直上,“最新型武器”有来无回;五角大楼怨声鼎沸,对手再也不是当年的“娃娃部队”了 (67)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10. 中东事件爆发,台湾国民党紧锣密鼓,加速“反攻大陆”的准备。彭德怀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毛泽东审时度势:这个时机很好。中国军队大规模战略军事行动悄悄运行 (75)
11. 聂凤智挂帅出征,空军的“老本”几乎全部上阵。刘亚楼“杀气腾腾”:如果前沿部队还不够,就把整个空军都杀出去 (81)
12. 朱云谦开门见山:我是来动员打仗的。国民党空军有支“飞虎队”,赵德安说我们是“打虎队”。彭由笑起来:你们山东自古就出打虎英雄 (88)

目 录

13. 林虎不失时机:你们放心打。高长吉一个点射,
F—84 凌空开花。张以林半滚倒转,咬住敌机。
赵德安迎头呼啸而上。美国合众国际社惊呼:
超音速的共产党中国不同凡响。毛泽东祝贺空
军旗开得胜 (92)
14. 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纠缠,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
交织,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来,聂凤智颇费运
筹,夺取制空权艰巨而残酷 (99)
15. 汪梦泉披挂上阵,落魄而逃。周春富孤军奋战,
血洒长空。毛泽东指示全力营救 (102)
16. “前线司令官”“阴差阳错”,彭德怀哈哈大笑:歪
打正着也好嘛。自己的高炮打掉自己的飞机,
刘亚楼、陈锡联火速前往漳州 (107)
17. 毛泽东审时度势驾驭斗争全局,蒋介石欲进不
成,艾森豪威尔欲罢不能。“响尾蛇”上阵。杜
凤瑞打掉“活烈士”。蒋介石捏造战果,“文武
百官欢声齐呼” (111)
18. F—86 尾后是否有米格飞机追击? 炮弹发射时
我机突然出现如何是好? 打还是不打? 杨章铭
猛挥指挥旗,一个长点射,F—86 淹没在狂涛怒
浪里 (120)

第四章 阳光下的搏杀

19. “西方战略眼睛”横行无忌。打什么仗练什么兵,
连长仇克忠大喊“妖中妖”哪里逃! 原来却是一
场梦 (124)

20. 30 年代的火炮打掉 60 年代最先进的侦察机,神乎其神的 RF—101 画上了自己命运的句号。罗瑞卿赞不绝口,陈嘉尚暴跳如雷…………… (129)
21. 高长吉“恭候”“妖中妖”,极限速度:歼—6 歼击机一炮打出了个奇迹。胡寿根负速度大角度攻击,国民党空军昼间侦察化为泡影…………… (133)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22. 暗夜苍茫,侦察机长驱直入,周恩来不由得吃了一惊:蒋机未能窜入北京上空,是不幸中的幸事。毛泽东请彭德怀督促空军务歼入侵之敌…………… (142)
23. B—17 神通广大,“死里逃生”。中国空军飞机性能显处劣势,刘亚楼心事重重…………… (149)
24. 李宪刚:不能再让它跑掉!蒋哲伦向着红点猛烈开炮…………… (152)
25. B—17 寿终正寝,“蝙蝠王”大驾光临。空军歼击航空兵海底捞针,3 年无战果…………… (160)
26. 密集的炮火把 P2V—7 围得水泄不通。30 秒,击碎了“无敌勇士”的神话。罗瑞卿说:再来犯者,照此办理…………… (162)
27. “蝙蝠王”重整旗鼓,中国空军“土洋结合”,王文礼暗夜近距离视攻击。美国人曾犯了个天真的错误,使得克拉克“羞于启齿”。今天,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170)
28. 极限高度:RB—57D 飞扬跋扈,出没北京上空。高射炮鞭长难及,中国空军装备最精良的米格—19

目 录

歼击机也奈何它不得	(175)
-----------------	-------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 | | |
|---|-------|
| 29. 首都防空作战地图上,画上了5个神秘的圆圈。
“神弹”寒光闪闪,发射架直刺苍穹。精兵强将
盘马弯弓,北京的天空却是异乎寻常的宁静
..... | (179) |
| 30. 岳振华大喝一声,地暗天昏,沙石飞舞。张伯华
喜不自禁,王英钦气若游丝。朱德用手杖连连
击打地面,林彪露出难得的笑容。刘亚楼双手
提着茅台酒,穿梭席间。外国记者们忙得不亦
乐乎 | (182) |
| 31. 首开纪录,首战告捷,首发命中 | (186) |
| 32. “黑色间谍小姐”翩翩而来,成钧虚张声势,敲
山震虎。轰,一个响亮的死神之吻,刘亚楼高
兴得跳了起来。周恩来:这是个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 | (189) |
| 33. 林彪颁发嘉奖令。国民党空军总部承认 U—2
“失踪”,世界各国舆论群起,美国助理国防部长
说“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件” | (197) |
| 34. U—2 避开火力网,逶迤而行,部队上上下下吃
了不小的一惊。成钧成竹在胸:咱们打回窜之
敌。许世友乐了:在我的地盘上打下 U—2,要
再给你们记功 | (205) |
| 35. 导弹二营四战四捷,“飞虎英雄”随机毙命。毛 | |

- 泽东想念这支部队,要见见他们。一营首次夜战告捷,“克难英雄”诉衷情 (224)
36. 1987年:出师大捷,“神威导弹营”威震长空,米格—21P殒命西南 (242)

第七章 辉煌的闪点

37. 西南狼烟骤起,美国南打北炸。中国空军原来只是起飞监视,周恩来说显然示弱。毛泽东: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杨成武部署防御,刘亚楼通盘运筹 (248)
38. RA—3D藏身云海,歼—6超音速条件下4机编队,鱼贯而入。A—3B我行我素,李来喜明察秋毫,连开三炮 (252)
39. 4架歼—5上方压顶,左右相挟,“鬼怪”走投无路,亚音速打下了超音速。韩瑞阶“关门打狗”,陈丰霞“守株待兔”,A—6A双双坠落 (256)
40. “敢死闯将”风情万种。刘亚楼抱病坐镇遂溪,国产歼击机全部上阵 (260)
41. “放牛娃”两战两捷,“黑乌鸦”生还无术。歼击机危在旦夕,张怀连化险为夷 (271)
42. 美国无人侦察机屡屡受挫。“铁杆僚机”董小海抵近攻击,翼展充盈了整个光环 (275)

空军国土防空作战大事概略 (277)

后记 (284)

序

当守锦同志将他这部厚实的作品置放在我的案头,并囑我为其作序时,我应允了,并乐而为之。

这部作品描写的是中国空军国土防空作战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作品的字里行间,勾起了我这个曾经历过那段历史的空军老战士对诸多往事的回忆。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部以空军国土防空作战的史实为依据而创作的文学作品。

建国前夕,国民党空军飞机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窜犯大陆,进行轰炸袭扰和军事侦察。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空军也屡屡入侵,先后向中国领空派遣各型飞机进行挑衅。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了人民解放军空军,并边打边建,开始了漫长而艰难困苦的国土防空作战。

国土防空作战,时间跨度久远,战斗频繁,事件浩繁,真实、全面、艺术地再现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勇气和胆识。守锦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这是可想而知的。他将作品置于整个时代的背景之下,对漫长历史长河里的重大事件进行了客观详细的描写,宏观把握,微观着笔,既有细致入微的刻画,又有速写式的勾勒。这也是守锦近年来在报

告文学的创作中逐渐形成的风格。

同时,他没有仅仅局限于对事件的叙述,而是以极其饱满的热情,再现了许多指挥员光彩照人的形象和他们高超的指挥艺术,讴歌了征战蓝天的飞行员、为捍卫祖国神圣领空而战的广大指战员和为此而壮烈牺牲的英烈们。整部作品洋溢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主旋律,使人激荡在一股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之中。

当然,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真实地再现历史,更深的意义在于以历史昭示后人。中国空军国土防空作战的历史,实际是一部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历史,是空军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今天,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对于空军部队立足现有武器装备,探索打赢高技术条件下未来局部战争的新路子,仍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能审视过去,关注未来,这大约也是守锦同志写作这部作品的本意。应该肯定,这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就作品本身而言,虽还不能讲尽善尽美,但是,守锦正年轻,今后的路还长还远,我祝愿他的文学创作更上一层楼。

王定烈

王定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副司令员

第 一 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1.千年的古都刚刚绽开和平的欢颜,开国大典的礼炮尚未奏鸣,敌人的炸弹却在南苑爆炸,隆隆的爆炸点燃了又一个多事之秋。毛泽东愠怒了

世界静谧得温馨而甜蜜。

天地交合处,一束束橘红的霞光穿越昏暗淡薄的云隙顽强地辐射出来。

仿佛是在瞬间,天庭赫然变得高阔深邃,舒卷的云百姿千态,斑斓纷呈,俨然是一幅气势壮观、撼人魂魄的巨大画卷,从眼前一直展铺向遥远。

毛泽东主席目光深沉,久久眺视,无言地伫立着,伟岸的身躯沐浴在晨曦之中,淳朴而多情的面庞庄严肃穆,似乎在感

受和等待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终于，迸涌着炽烈的激情的精灵一点一点地结晶出来，英勇地撕裂最后的羁绊，洒脱脱地腾跃而起，分娩出了一个崭新的黎明。

这是历尽岁月沧桑和历史转折的阵痛，孕育一个生命的辉煌。

或许，是面前的景象使往昔联翩接踵而来。中国革命的轰轰烈烈、壮阔波澜，中国革命的风雨波折、泥泞坎坷，一一呈现脑际，使毛泽东的情绪顿然兴奋、昂扬，温和而刚毅的脸上镌刻着胜利者的欣慰和自豪。

这是真正属于新中国的早晨呵！

主席慢慢平静了自己的感情，若有所思地踱着步，他和他的战友们运筹的是整个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突然，主席停住脚步，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然后舒缓地呼吐着。这是吐却一夜的疲惫，还是中国革命成功后的欣然？

主席星目闪烁，展示出一种特殊的犀利，面庞上洋溢着特有的自信。

我们不难想象，此刻正是他一生中最劳苦的时期。不破不立，破难，但终究是破了。立则更难。旧的世界已被砸烂，战争创伤尚待养息，新的中国要重新建立，诸事纷繁，百废待举，国际浪潮，国内漩涡，军事抗衡针锋相对，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暗箭明枪，防不胜防。这缕缕丝丝，万绪千头，都包罗于他的那个深奥睿智的思维空间。

这是一盘棋。一盘绝非寻常的棋，每一步都须高瞻远瞩而谨慎翼翼地迈进，披荆斩棘而恰到好处地驾驭，摆在他面前的无疑是一场更艰苦更困难更复杂的革命。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渐渐地，他的眉头微微锁皱，面色凝重冷峻。

那是一种并不常有的焦虑。

主席自言自语：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苏联）学习6—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

毛泽东的焦虑由来已久，只不过是现在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一种紧迫感和压抑感罢了。

1948年11月9日。

蒋介石致函杜鲁门，要求美国“迅速给予并增加援助”，甚至要求“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

败局已定，难以挽回，杜鲁门自然不愿意接受他的这个建议。

1949年1月8日。

蒋介石又怀寄微望，向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四国发出“照会”，要求他们“调解”中国内战，哪曾料又遭婉拒。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水尽山穷，败逃台湾。

但是，他的梦没有做完，派遣飞机对大陆轰炸骚扰就是实现他的梦想的计划之一。

1949年5月4日。

明媚的北平上空，被突如其来的乌云笼罩了。

国民党空军B—24轰炸机6架，气势汹汹不速而至，耀武扬威地盘旋着。

南苑机场。30余枚炸弹骤然间自天而降，轰响四起，硝烟弥漫，瓦砾飞舞，遍地狼藉。中国共产党来之不易的几架飞

浴 血 苍 穹

机眨眼间有 2 架被炸毁,1 架 C—46 和 1 架 B—25 飞机被炸伤,一座机库毁于一旦,伤亡 24 人,196 间房屋化为灰烬。

沉眠的春天刚刚复苏,千年的古都刚刚绽开和平的欢颜,阴霾的天穹刚刚晴朗静谧,飘荡起吉祥的彩云,开国大典的礼炮尚未奏鸣,京华便又笼罩烽火硝烟。

轰炸南苑,这仅仅是个开端。

国民党空军在北平淫威肆虐后,目光又落在了中国工业重镇——上海。

这是在毛泽东的意料之中的。

上海,地处中国大陆东部长江入海口。轰炸,自然首当其冲。

1950 年 1 月 7 日,被炸。

1 月 11 日,被炸。

1 月 25 日,被炸。

轰炸!

轰炸!

还是轰炸!

2 月 4 日,被空袭。

2 月 5 日,被空袭。

2 月 6 日 12 时 25 分。

尖利的防空警报划破长空,那声响久久回荡,似乎变得分外凄恻。

空袭!

空袭!

又是空袭!

这是上海人民难以忘怀的“黑色的日子”。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国民党空军 B—24 轰炸机 12 架, B—25 轰炸机 2 架, P—51 战斗机 2 架, P—38 战斗机 1 架, 17 架飞机如同 17 只黑乌鸦, 怪啸着, 俯冲着, 轮番扔下了 60 多颗炸弹。

高高耸立的楼房猛地一阵抖动, 倾斜着扑向地面。

硝烟。烈火。

呼救。哀嚎。血肉横飞。

终于, 地面防空高射炮发出了怒吼。

然而, “黑乌鸦”却全然不睬, 得意洋洋地钻进了云层, 扬长而去。

人们神色无奈, 倾听着炸弹的爆裂, 感受着大地的震颤, 目睹着上海电力公司、闸北水电公司、沪南水电公司等被烈焰吞噬, 2000 多间房屋变成废墟, 1400 余条无辜生命惨遭涂炭。

1949 年 10 月至 1950 年 2 月, 上海市连续遭受空袭竟达 26 次之多!

炸弹的冲击波强烈而无情地刺激着毛泽东的神经, 这使得他心中的那份焦虑和忧郁愈来愈沉重了。

2 月 12 日。台湾草山。

若明若暗的灯光映着一对对轻歌曼舞的男女。

“炸沪告捷”, 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们喜庆鼓噪。舞池里, 他们怀抱着妖冶女郎, 放纵摇摆。

突然, 一声高呼: “总司令到!”

话音未落, 音乐戛然而止, 大厅里顿时灯火通明。

只见“空军总司令”陈嘉尚身着笔挺的将军服, 满脸的横肉堆着笑, 春风得意地走了进来。

“各位，”陈嘉尚清清嗓子，“我空军出师大捷，炸沪成功，总裁甚为欣喜，光复大陆，指日可待！”

一位官员奉承道：“陈总司令指挥有方，头功非将军莫属啊。”

陈嘉尚不免得意忘形，吹嘘道：“总裁英明啊！此次轰炸上海，就是让共党知道，国军空军是不可战胜的！总裁有谕，轰炸范围，要无限度地向大陆纵深继续推进……”

鸭绿江上空，引擎轰鸣。

美利坚合众国的星条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飘扬。

战争的机器启动了。

美国人的头脑发昏了！

战火愈烧愈凶，愈燃愈烈。

侵朝美国军用飞机肆无忌惮，向中国境内进犯。

到12月底，侵入中国东北地区的美机已达421批1310架次，有83批717架次进行了狂轰滥炸。

一时间，中国东北地区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

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又亲自批准了美国军用飞机在中国海岸进行侦察飞行。

态势日趋严峻。

于是乎——

华东沿海，美国空军飞机伺机而入；

东南沿海，美国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从日本、台湾的空军、海军基地起飞，频频“光临”；

广东沿海，广西、云南边境，驻香港等地的英国空军、侵越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法国空军虎视眈眈，蠢蠢欲动，小批单架飞机明目张胆地屡屡窜犯；

大陆纵深，国民党空军更是有恃无恐，飞扬跋扈，幽灵般神出鬼没……

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多事之秋！

战争泯灭了理智。

战争又启迪、开掘着智慧。

就是在这样一组错综复杂而又有趣的矛盾的反反复复的纠葛中，导弹、飞机、核武器脱颖而出，应运而生，堂而皇之地攀上战争舞台。

我们的对手不再是从地面而是在天字中穿行，践踏那片明净的晴空和这方古老的国土。

毛泽东的脸上赫然印着一种少见的忿然。

中国国土防空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他愠怒了，再次激动起来。

他下意识地将手伸进上衣口袋。

多年的战争生活使他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思考问题的时候，总喜欢点上一支烟。高兴的时候，和风细雨，慢慢品味，犹有无穷之乐。烦恼之时，风卷残云，喷云吐雾，将内心深处难以名状的情感宣泄出来，随风而逝。尼古丁的作用似乎使他的思维更兴奋，更机敏。

主席燃起一支香烟，深深地猛抽一口。

他憎恶战争。

然而，现实迫使他不得不理智地面对残酷的战争。

过去是，今天是，将来依然是。

他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转身阔步进屋，坐在桌前。

他的那个设想由来已久。跋涉雪山草地那艰难困苦岁月里，他憧憬过。延安窑洞运筹帷幄的无数个不眠之夜，他酝酿过。枪弹纷飞戎马倥偬的行军途中，他思虑过。现在已不再是幻想，而要将它变成中国的现实。

主席思忖稍许，挥毫疾书。

他要把自己的构想致信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2.周恩来心急如焚，忧虑忡忡，“福建蛮子”刘亚楼临危受命。开国大典，机群轰鸣而来，毛泽东喜笑颜开，朱德成了真正的三军司令

中南海。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正坐在桌前，神情严肃地看着毛泽东主席的信件。

周恩来忧虑忡忡。蒋介石的飞机趾高气扬地自由进出北京，岂有此理！但是，目前的防空现状和能力，也正使他心急如焚，自然深深理解主席的迫切意愿。

他伸手抓起那部红色电话话筒：“我是周恩来，请常乾坤同志马上到我的办公室！”

不知怎的，他的面前浮现出这样一幕景象：

一支庞大的队伍东征西战，战绩显赫，面对飞机的狂轰滥炸却束手无策，奈何不得，吃尽了苦头。

蒋介石的“野马”式飞机横行肆虐，轰炸扫射，一具具躯体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现在，太平的日子刚刚开始，人家的飞机就又追着打进家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门来了。

“小米加步枪”使中国的革命闪耀着传奇般瑰丽的色彩。然而，穿着破草鞋踏出一条成功之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用大刀和长矛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的土生土长的将军们，不会永远拘泥于“小米加步枪”的专利。

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匆匆地走进来。

周恩来立即招呼他坐下，将主席的信递过去：“乾坤同志，请你看看。”

常乾坤飞快地看完信，望着周恩来。只见他面容清瘦，似乎有些淡淡的倦意，内心的焦急之情溢于神色。

周恩来浓眉耸动：党中央决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建立新中国的大事。要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对付来自空中的扰乱，你们能否出把力？

英雄终有用武之地。常乾坤非常敏锐地洞察到了副主席的意图，内心一阵惊喜。

常乾坤，早年留学苏联，学习航空工程，1940年10月辗转到延安。

一腔热血，豪情满怀。他历尽千辛万苦，渴望的是祖国能拥有自己的空军，培养自己的飞行员。

于是，他和一同归来的王弼向中央建议，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

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这对热血青年，说：想创办航空学校的热情是好的，但仅仅只有热情还不够，还需要有耐心。

1941年1月，中央军委根据王弼、常乾坤的建议，作出成

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校址在陕北安塞，由他们负责建校筹备，培养航空技术人才。

日寇投降后，党中央派大批干部去东北，创立东北根据地。

延安的小米香，延河的清水甜，但是，拴不住他们的心。延安航空小组也在焦急地等待中央的决定。

清晨。八路军总部。

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常乾坤谈话。

“枣园有电话来，要你去。”

参谋长的话还没说完，他已兴奋得跳了起来。他等的就是这一天。

叶剑英也很高兴：“可能是谈你们去东北的问题。”

常乾坤高兴得早饭也不吃了，急忙赶赴枣园。

任弼时似乎早已在等候他了。

“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立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看怎样？”

常乾坤迫不及待，连忙回答：“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

任弼时笑笑：“我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是吗？”

常乾坤也憨厚地笑了。

任弼时又道：“赤手空拳办航校，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会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哩。遇到问题时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

这时，刘少奇来了。

他再三叮咛道：这次到东北去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一定要把航校办起来,并且要把它办好。

常乾坤热血沸腾:“我们能,一定能!保证完成任务!”

不久,他与 20 多位战友告别圣地,星夜赶赴东北……

航校赤手空拳办成功了,现在又该组建自己的空军了。

他昼夜盼望的是这一天,朝思暮想的正是这一天呀!

周恩来的声音将常乾坤的思绪从遥远的过去拉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

现在有多少能起飞打仗的飞行员?有几架可以用来打仗的飞机?能不能组建一支可以担负防空作战的飞行部队?

常乾坤回答后,又自信地点点头。

周恩来放心了,挥挥手:把能作战的飞行员调来,组织起来,迅速组建一支空军作战小分队,负责北平防空。

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空军。

这是血的启示。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就两次选派党员进入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创办的航空学校,后又两次选调人员进苏联空军航校学习,在苏联空军部队中实习锻炼。

1937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任驻新疆代表陈云,利用我党与当时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督办盛世才在新疆地区建立的统战关系,将西路军失败后幸存的 400 余名红军指战员援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利用盛世才的军营以及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装备和教员,学习炮兵、装甲、汽车等特殊军事技术,对外称“新兵营”。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陈云又亲自到红军西路军进疆部

队(即新兵营)、抗日军政大学、摩托学校等单位挑选了43名红军干部送到盛世才在新疆的航空训练班学习。

陈云为他们送行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员,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半个世纪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曾担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吕黎平将军依然记忆犹新。

那天,陈云面晤“新兵营”干部队支部书记吕黎平。

陈云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问:“你对今后工作有什么考虑呀?”

因为陈云经常到干部队来同大家谈论国内外形势,定期听取支部汇报情况,作为支部书记,他与陈云接触机会多,因而毫无拘束之感。

吕黎平心直口快地说:既不愿留在盛世才那里工作,也不想回延安继续当参谋,要求到抗日前线去打仗。

陈云笑了:既不让你当参谋,也不让你去前线。

吕黎平一愣:“那……”

“把你留在新疆学飞行,怎么样?”

陈云的话的确出乎他的意料,很是惊奇地问:“学飞行?我,可能吗?”

“有这种可能。”陈云肯定地说,“我对盛世才的航空队情况作过了解。现有6架初级教练机,9架侦察轰炸机。他办过两期飞行班,一期机械班。教官是苏联人。明年要开办第三期飞行班,第二期机械班。”

吕黎平听着,回味着陈云的话。

陈云又道:“我们在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吃了国民党空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军多少苦头呀！许多英勇善战的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下。你知道王稼祥、叶剑英、贺子珍挨炸弹受伤的情况吧！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用飞机对我华北军民狂轰滥炸，制造了许多惨无人道的血案。如果我们有了空军，就能从空中打击敌人，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

吕黎平不住地点着头。

陈云继续说道：“空军是很复杂的军种，要建设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因为培养一名飞机驾驶员比培养一名炮兵难得多。我想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在盛世才航空队为我们党训练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能维护修理的航空队伍。只要有了人才，再想办法搞飞机，我们的空军不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吗？我已经同盛世才谈过这个问题，有了一点眉目。”

吕黎平又惊又喜地注视着陈云，心想：飞上蓝天，这可是想都没敢想过的事啊！若真能插翅翱翔，向敌机开火，为死难烈士报仇，这该是多么光荣啊！

但是，他又不无担心：“我文化水平低，怕驾驶不了复杂的飞机。”

陈云道：“你才 20 岁，身体又好，有一定的语文基础，主要是数、理知识要提高。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现在，‘新兵营’要物色一批学航空的人才。今天我来找你谈谈，你要有带领部分同志留在新疆学航空的准备。”

陈云的话，已经使吕黎平的心插上了翅膀，他兴奋地说：“服从组织决定，争取早日飞上蓝天！”

1938 年 1 月 6 日，陈云对选定的参加航空训练班学习的共产党员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长征时，不是

浴血苍穹

凭着两条腿战斗到陕北的吗？将来你们一定要成为党的空军飞行驾驶员。现在不会，经过大家的努力学到手了，才是真本事哩！

4月4日，航空队正式开飞。

中队长黎焕章带吕黎平跨进座舱。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乌—2初教机离地升空。

乌—2是苏联20世纪20年代生产的双翼双座轻型机，装配一台100匹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146公里，升限2000米。这种飞机只有风挡，没有座舱盖。升空之后，强劲的寒风气流扑面而来，耳朵里除了螺旋桨的嗡嗡声外，什么也听不到。升空到800米，中队长嘴对着一根前后舱连接的橡皮通话管，要他前后左右活动驾驶杆，体会飞机的操纵性能。

参加飞行的都是从陆军挑选来的鏖战沙场多年的勇士，个个都是拼命三郎，胆子大，不怕死，习惯了冲锋拼杀，坐在飞机上，操作起来除了新奇，就是动作粗猛。吕黎平前后推动驾驶杆，飞机忽而急剧下降，忽而猛然上升。

20分钟的感觉飞行似乎不过瘾，回到宿舍，大家七嘴八舌地叙谈起来。

“在长征路上，每逢敌机来了，就命令不许说话，说飞机上有顺风耳，能听到。现在明白了，即使你喊破嗓门，吹军号，飞行员也听不到呀！”

“头上戴一顶用树枝叶编的帽子做伪装，穿草绿色服装就不易被发现，原来就是这个道理。”

……

当这批飞行员展翅飞上蓝天后，周恩来颇为喜悦：陈云同志做了件大好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种子了。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种子”来之不易。

不久，盛世才反共投蒋，航空队的同志被全部投入监狱，酷刑摧残。中共中央多方营救，毫无结果，请苏联出面要人，也无济于事。

张治中就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后，老朋友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登门拜访，要事相托。张治中慨然应允，三次电陈蒋介石，这批被关押了达3年9个月之久的“天之骄子”们才得以返回延安……

常乾坤奉周恩来之命，调兵遣将，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队。

飞行队驻防北平南苑。飞机有的从国民党空军缴获而来，有的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过来的。这些飞机原来机身百孔千疮，短腿缺翅膀，无头少尾巴，甚至“五脏六腑”也没有了，经过七拼八凑的修复上了天，然而最多时居然达30多架。

解放军空军机徽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设计，是一个画有“八一”字样的红五角星。由于这种徽标在空中同苏联空军难以区别，才又参考美国空军机徽样式在红五角星的左右两边各添一条衬以镶金黄色边沿的红带，象征战鹰展翅翱翔。这种机徽一直沿用至今。飞行服原来是日本空军式的连衣服，飞行队的同志建议改成夹克式。这种服式也沿用至今。

飞行队刚刚组建，朱德总司令见到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劈头一句：“油江，你为什么不让我看飞机呀？”

这可冤枉油江了。他也曾考虑过请总司令检阅，可是，安全问题决非儿戏，担心出问题，想请却又不敢去请。

他讷讷道：“现在秩序有点乱。”

总司令不饶人：“乱到什么时候呀？有什么不得了哇？”

总司令动了真格，油江难为情，只好请示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聂荣臻知道总司令盼空军心切，说：“把飞机都集中到南苑机场，将飞行员、机务员和飞机排成检阅式，加强警卫，请总司令检阅。”

一时间，北京城大街小巷沸沸扬扬，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纭，传说共产党调集空军上百架飞机驻扎南苑机场。

传闻尽管不实，却震慑了国民党空军。自轰炸南苑机场后，再未敢放肆地进入北京上空。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于作战的飞机全部来自国民党空军，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员也几乎全部是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

朱德总司令曾风趣地说：“你们是新起义的，我是老起义的，我曾经几次起义，最后才找到中国共产党。”

中国的革命队伍就是这样神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土枪土炮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大刀长矛造就了中国的一代骁将。后来的“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难道不也是中国革命的一大奇迹吗？

开国大典。

京都上空首次滚过中国共产党的自己的飞机的轰鸣。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受阅的飞机也正是这个飞行队。

世界各国为安全起见，向来绝对禁止飞机带弹经过检阅台。你或许难以置信，在受阅的 17 架飞机中，有 4 人驾机携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带枪弹通过天安门城楼。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的真挚信赖由此可见。

受阅的机群第二次通过天安门,也是应国家领导人要求临时决定的。当9架已飞过天安门的飞机奉命回转第二次飞行时,恰好紧接第一次飞行的飞机尾后,于是也就有了开国大典飞行受阅的飞机是26架之说。

起义归来的飞行员邢海帆,后来这样回忆那段难忘的情形: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空军部队,担负北平防空并保卫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重任。队长是徐兆文,中共党员,曾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做党的地下工作。南苑飞行队成立不久,有一次,他因飞机故障,跳伞负伤,我即被调往飞行队任代理队长。

新中国很快就要诞生了,中央决定在成立之日举行大规模阅兵。原阅兵计划中,没有空军飞行部队参加,只有几架运输机到会场上空散发传单。9月初,中央决定,阅兵时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出动。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空中受阅,过去国民党空军也没有搞过,何况时间已十分紧迫。聂老总当时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委员会主任,还担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他把常乾坤找去交待:飞机参加受阅,“要保证安全,要搞好,按时通过天安门”。

准备参加受阅的飞机总共17架,9架P—51,2架蚊式机,

3架运输机,1架通讯机,2架教练机。这些飞机都是从国民党那里起义或接收来的,机种复杂,各有各的高度、速度,而且又残又破,是经我们地勤人员日日夜夜抢修好的。飞行员也是不久前才抽调来的。空中集合不能乱七八糟挤在一起,必须编队飞行,精确地计算出高度、速度来,谁在第一层,谁在第二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我过去学过领航。于是,找来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北平地图,权作航图,在图上用尺子量了又量,航线终于标定了。飞机在通县双桥铁塔处会合,分出高度,编好队形,再飞往天安门。

为了做到确有把握,中央批准了我们先在天安门上空试飞几次的请示。有一次试飞时,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议正在中南海举行,周恩来副主席在大会主席台上讲话。

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使正在聚精会神听报告的代表们开始交头接耳,有点坐不住了。他们以为又是国民党的飞机来空袭。

周副主席立即笑着对大家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在保卫我们的政协会议,同时,他们在进行训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阅兵准备。”

顿时,一阵欢呼盖住了周副主席的声音,代表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下午4时,参加受阅的飞机接到起飞的命令,依次鱼贯起飞。此刻,轰隆隆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是威武雄壮的坦克部队。忽然,蓝天上也传来了巨大的轰鸣,17架飞机排着整齐的队形,飞过来了。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我担任这次飞行领队。这是我一生飞行生涯中最光辉灿烂的时刻。多少飞行员得不到的良机，被我幸运地得到了，我十分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知道，这支空中钢铁巨流是代表年轻的人民空军，接受领袖和人民的检阅。我领着机群，平展双翼，握紧驾驶杆，一丝不苟地操纵飞机飞越天安门上空……

广场上，人们欢呼雀跃。

雄壮的机群从天安门上空飞过。

毛泽东主席喜笑颜开，格外兴奋：“看，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来了。”

当年在延安，有人曾建议建设空军，请苏联援助飞机，成立航空队。

主席说：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飞机要烧汽油，延河的水也只有那么多，暂时尚不具备条件。

现在，中国共产党拥有了自己的飞行队，怎能不使他兴奋呢？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面露笑容，向机群频频招手，数十万群众纵情欢呼，对空军企盼之切、感情之深，不言而喻。

是夜。北京饭店。

朱德总司令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受阅的军队高级干部和陆、海、空三军人员。

席间，总司令神采飞扬，笑语不绝：“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我们必须准备进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

毛泽东主席致信周恩来副主席，正式提出组建中国空军构想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即召见刘亚楼。

刘亚楼，中国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战将之一。

他早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率部破敌围剿，痛歼敌“铁师”。长征途中，率部渡潇水，奇袭道州城，浴血战金州，智取遵义城，巧渡金沙江，屡建战功。

1938年，刘亚楼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武装力量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研究诸兵种合同战斗集团战役问题的中心。

1941年，当德国军队入侵苏联西部地区，并迅速推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面临危急的时刻，斯大林对于德国进攻莫斯科的路线的分析出现了错误：希特勒必定沿着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东进，以占领经济作物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高加索的石油，“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这又正是1812年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路线。

斯大林的崇高威望，使苏军统帅机关无人怀疑他的分析与判断。刘亚楼研究了拿破仑的军事生涯，查阅了拿破仑进攻莫斯科的背景和条件后认为，拿破仑以骑兵为主远征，当年选择这条线路，不仅隐蔽，而且可以较好地解决马匹所需的粮草。但是，乌克兰、顿涅茨河流域农田水网遍布，土质松软，不可能再次成为以机械化为主的德军所选取的进军路线。而从白俄罗斯至莫斯科距离最短，且沿途土质坚硬，很适合希特勒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机械化部队的闪电式进攻。

后来,事实验证了刘亚楼的分析与判断,展露了他长于谋略、富于组织的聪明才智。

1942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刘亚楼进入苏军实习。

归国后,他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1947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刘亚楼兼航校校长。平津战役,他指挥部队夺取天津,震撼北平。

39岁的刘亚楼蓬蓬勃勃,浑身虎虎有生气,此时,身负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之职,正在北平待命。精明的刘亚楼闻讯,内心不禁怦然一动。

几个月前,刘亚楼奉命迎接毛泽东及中央领导和机关进北平。

他专程从北平赶到涿县。

毛泽东握着刘亚楼的手,风趣地说:呵,10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

他一时没理解“进京赶考”的意思。

周恩来道: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我们进北平,是去接受考试的,共产党将要领导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验,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刘亚楼恍然大悟,说:“主席,我们共产党一定能考出好成绩。”

朱德道:要是考不好,就要退回到延安去哟!

使命完成,正当他打点行装准备率十四兵团由平津挥戈南下之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让他前往毛泽东住地领受新任务。

走进毛泽东办公室，刘亚楼敬礼的右手还没放下，主席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打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洋面包，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

刘亚楼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愣住了：“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怕做不了。”

主席道：好嘛，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做。

毛泽东笑笑，拉着刘亚楼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然后点燃一支烟，娓娓地说：我们从南昌起义、秋收暴动起，就同蒋介石打仗，同日本侵略者打仗，走过曲折的道路，依靠小米加步枪，经历了长期的战争。我们打赢了，快要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靠的完全是陆军打地面战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都有万架以上的飞机使用于战场上，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们不可没有空军啊！

刘亚楼专注地听着主席的话语，已经隐隐地感觉到自己将走上一条怎样的道路。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在延安的时候，有人建议请苏联给我们援助飞机，我们好成立航空队。那时没有条件。现在好了，有了已经培养出来的一些人，有了广阔的天空，又接收了国民党留下的一些基地和设备，建立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已具备。

那天，主席兴致极高，一直谈到深夜方罢。

现在，周恩来与刘亚楼的谈话从建立空军的设想开始，也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及空军领率机关组成的意见。

意思再明朗不过了。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空军！

这一切来得是那样突然，似乎又尽在情理之中。

就在这一刹那，“福建蛮子”刘亚楼亢奋的激情蓦地从心底深处升腾起来。

中国总会有这么一天。

这一天来了。

也就在这刹那间，他觉得一副无形的沉甸甸的历史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是因为他在苏联吃过“洋面包”，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喝过“洋墨汁”，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还是因为他任过陆军要职，指挥过大兵团作战，而使得他成为组建中国空军的最佳人选？

刘亚楼当然无暇顾及个中原委了，况且根本没容他理清来龙去脉，历史就这样地选择了他。

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战役。

受命于危难之时，他深感肩上的担子重而又重。对于空军，他还陌生（许多对空军陌生的将军后来也都与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空军，不像指挥一次战役、打一次攻坚战。新军种、高技术，奥秘无穷，一切都将从零开始。

素来雷厉风行的刘亚楼毫不怠慢。

几天后，他在军委航空局约见航校训练处处长吕黎平。

刘亚楼：周副主席同我谈话说，中央指定我筹划组建空军，准备下月初去莫斯科，就请专家、买飞机以及帮助训练飞行员的问题，同苏方谈判。现在刘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央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已就这个问题进行初步交涉。你是东北航校的训练处长，调查过东北机场，又在沈阳、天津、北平、南京、

上海搞过航空接收工作，加上你是飞行干部，所以我认为王弼、你同我一道担任这个任务比较合适。此事已报中央军委定下来了。

吕黎平快马加鞭，当即着手准备。

7月27日，正在莫斯科的刘少奇致电党中央：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同志对我方计划表示赞同。但提出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考虑设在中国国内，他们同意刘亚楼速来莫斯科，以便商谈具体计划。

中央随即决定刘亚楼等8月1日赴苏。

周恩来通知刘亚楼，主席和总司令要接见他们。

31日下午4时。中南海。

朱德首先接见了刘亚楼、王弼、吕黎平。

刘亚楼汇报了东北老航校培养飞行员的近况，说：“我们已训练出了一批自己的飞行员。”

朱德异常高兴：好啊，已经为组建空军培育了第一批种子，现在就要像母鸡抱蛋那样，一窝一窝地抱下去，母鸡孵小鸡，小鸡大了生蛋又抱窝。这样类推下去，我们的空军也会像陆军那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任重道远，希望你们圆满完成任务。

5时，他们来到周恩来办公室。

周恩来道：少奇同志尚在莫斯科等待你们。你们明天出发去哈尔滨，具体出国行程由那里的高岗安排。毛主席要亲自接见你们，同你们详细商谈，我就不多谈了。

5时30分。他们来到毛泽东的平房办公室。

主席微笑着同他们一一握手。

刘亚楼介绍道：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的工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程师，吕黎平是我党选派在新疆学飞行的红军干部。

主席闻言，将他们上下端量一番，诙谐地笑道：你在苏联学过地面指挥，你们三个人既有地面指挥员，又有空中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三位一体，难得呀！

说罢，主席交待叶子龙通知大师傅准备4个人的便饭。

毛泽东转身坐在藤椅上，继续与他们攀谈起来。

主席道：我们过去是依靠自力更生战胜蒋介石的，没有向苏联提过援助建空军的问题，即使提了也不一定给，我们穷嘛，所以一直没有开口。现在蒋介石在大陆还有100多万军队，很快就会被我们消灭。但他的后方机关和空海军基地已移到了台湾，必定会苦心经营，负隅顽抗。所以，我们的解放军在解放大陆以后，还要解放台湾，要保卫祖国的安全，维护世界和平。

主席点燃一支香烟，接着说：今后面临的作战对象，除蒋介石以外，还有美帝国主义。

说到这里，他又特别加重了语气：现代战争的样式是地面、空中、海上的立体战争。在这种国内国际环境下，我们仍然单靠陆军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今后要建设三军协同作战的人民解放军。没有空军和海军，我们的国防是不能巩固的，所以就要考虑建立空军与海军和航空工业的问题了。

稍顿一下，主席望着他们说：中央认为，现在请苏联援助我们建立空军的条件具备了。因为有全国性政权后，就可以做生意，有偿还能力。我们让在莫斯科的少奇同志试探了一下，来的电报内容，恩来同志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已知道了中央的建军方针，现在我想听听你们关于组建空军的具体意

见,好吗?

刘亚楼向毛泽东作了近半个小时的汇报。

主席边仔细地倾听着,边认真地在纸上记录一些数字。

听完刘亚楼的汇报,主席说:我们东北航校培养出来的和接收国民党空军的家当太小,底子太薄了,胜任不了解放台湾的任务。你们说中央电报提出的设想是飞行员太多了,地面机械人员太少了,飞机数量不够,不能夺取制空权,是不是这个意思?

刘亚楼:“是的,主席。”

主席思索着点点头。

吕黎平又将苏联、美国空军的基本编制及构成向主席进行了简单汇报。

毛主席思忖少许,说:你们谈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就以你们的意见作为方案吧。我看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以一年为限建立一支歼击、轰炸部队,协助陆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从陆军选调飞行学员采用速成训练的方法。第二,我们经济仍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这次去谈判,买飞机、购器材、请专家,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组建空军是件大事,刚才你们谈的意见,能说明问题,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至于空军领导机关的组建,飞行人员的选调,我告诉恩来同志着手办理。

言毕,毛主席起身笑道:现在请你们吃顿便饭,表示饯行吧。

走进小饭厅,毛泽东坐在正上方,刘亚楼、王弼居左右,吕黎平在主席对面。不善饮酒的毛泽东此时兴致盎然,特意打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开一瓶葡萄酒，给每人斟满一杯，高兴地道：亚楼同志，中央指派你们去苏联谈判建空军，你就是全权代表。预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刘亚楼起身举杯道：“我们一定不辜负主席的嘱咐，尽快把空军建立起来，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说着，一饮而尽。

席间，主席不时地开着玩笑：自从进住北平以后，反倒没有在农村那样方便了，行动受限制，吃菜也不自由。过去贺诚、傅连暲不同意我吃辣椒。现在请了苏联的保健医生来检查身体，连口鸡汤都不让喝喽！

大家不由得开怀笑起来。

8月1日，刘亚楼等启程赶赴莫斯科。

13日，刘亚楼、王弼、吕黎平随刘少奇、王稼祥，由一名苏军少将陪同，来到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热情迎接他们。

“尊敬的刘少奇同志，现在开始会谈好吗？”

就坐后，华西列夫斯基客气地说。

刘少奇道：“可以开始，元帅同志。”

“我们已得到斯大林大元帅的指示，由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中国方面的设想和意见可以先谈谈。”

“好。我们党中央已经决定刘亚楼同志出任空军司令员，现在就由他先谈谈吧。”

刘亚楼用流利的俄语谈了中国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和意见。

刘少奇道：方才他们所谈意见，事先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和

党中央,因而也就是我们党中央的空军建军方案,请元帅同志据此拟出具体援助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说:“听了中国同志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依据,为使援助计划搞得更细些,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再进行一次详细的会谈,草签一份协议,我们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刘少奇同志,您对会谈程序有何意见?”

刘少奇:“我同意,元帅同志。我近日将要回国,今后会谈问题就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了。”

14日,苏联空军总部。

第二轮会谈,在这里举行。

会谈向着良好的结果发展。

苏联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说:“你们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所提方案可以实现,具体援助计划我们3天内提出来,到时再请你们来这里商谈。”

18日,双方在苏联空军总部举行了第三轮会谈。

谈判终于获得成功。

刘亚楼向维尔希宁元帅说:“苏联方面所订援助计划,我们表示同意,这是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为此,我以代表团的名义,向斯大林元帅、苏共中央、苏联政府、苏联武装力量部致以崇高的敬意。”

10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刘亚楼:“与友方谈定的一切计划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

10月7日,刘亚楼等启程回国。

10月16日,中南海。

毛泽东、周恩来召见风尘仆仆归来的刘亚楼。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周恩来笑容满面：看还有什么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

刘亚楼道：“大的问题中央都给我们解决了，我们就铺开摊子，敲起锣鼓干了！”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亚楼同志，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今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他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了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事业。

刘亚楼所在的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是平津战役后新组建的兵团，它的前身是冀察热辽军区。不久，机关全部人马挥师进京。

他们将成为建立中国空军的基础。

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欣喜不已，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成立空军领率机关的条件具备了。

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军长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

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

此后，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的构想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

相继，各军区空军陆续建立。段苏权、聂凤智、傅传作、刘震、徐德操、罗元发分别担任东北军区空军（沈阳军区空军）、华东军区空军（南京军区空军）、西南军区空军（武汉军区空

军)、中南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华北军区空军(北京军区空军)、西北军区空军(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防空体系亦逐步建立。聂荣臻、贺晋年、郭化若、杜新民分别兼任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南京防空司令部和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扩建了高射炮兵部队,同时组建了雷达、探照灯、对空监视部队。

为加强国防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1955年改称防空军,1957年5月17日与空军合并)随即成立,周士第为司令员。

.....

历史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良好的机遇。

抉择,无负于历史。

昔日的对手今日握手言笑,历史有时也颇有趣味。

我们将镜头拉近到40年后。

美国空军参谋长布加里埃尔上将踏上了这块熟悉而陌生的国土。

“我们是被你们打下来的!”

这是这位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显赫逞雄的王牌飞行员的第二句话。

“你们要是再来打我们,我们还把你们打下来!”

闻名遐迩的战斗英雄、时任中国空军司令员的王海上将也不无幽默。

是的。

历史自有结论。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3.毛泽东话语殷切：飞出国威军威。中国防空告急，苏联空军来华助战。

中国空军紧锣密鼓加快组建的时候，传来高射炮兵防空告捷的喜讯。

1949年12月27日8时。

国民党空军P—51战斗机2架，B—25轰炸机2架，从两个方向悄悄直飞浙江宁波灵桥。当距解放军高射炮兵群6000米时，高射炮兵第十三团第一营、第三营对准目标猛烈开火，一架P—51战斗机始料不及，炮响机落，未作任何挣扎。另一架B—25轰炸机弹痕累累，侥幸逃离火网。

P—51战斗机机身长9.82米，翼展11.28米，为单台液冷活塞式发动机，全重5500公斤，最大速度720公里，巡航时速390公里，实用升限10144米，最大航程1560—3300公里，活动半径680—1500公里，续航时间4—8小时，载弹量908公斤，主要用于对地面支援和威力侦察，可做超低空扫射和大角度俯冲投弹。

毋庸置疑，高射炮兵防空告捷，的确是个喜讯，极大地鼓舞了防空部队的士气。

但是，上海连遭空袭，中国防空便日益严峻。

军委航空局尽管已经组建了飞行队，但偌大的中国区一个飞行队显然无能为力。空军正在全力创办航校，还没有组建航空兵部队的条件。况且，北京尚无战事，于是，便撤销飞行队，飞行员、飞机全部分配给航校，加速培养新飞行员。

毛泽东也着急呐。苏联是唯一能够向中国提供武器和援

助的盟友，他前往谈判会晤，并亲自同解放军海军领导人萧劲光磋商，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飞机。

沈阳。中共东北局大院会议室里。

主席和蔼地拉住空军第四航校校长吕黎平的手，同坐在一条沙发上。

这是毛泽东 1950 年 2 月下旬访问苏联刚刚回国。他时刻都在惦念着航校，特意会见吕黎平。

“航校办得怎么样？学员飞行训练开始了没有？苏联专家教得如何？”

主席的言语之中流露出殷切之情。

吕黎平一一报告。

主席吟笑点头：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非常需要早一点有自己的空军啊。依你看，航校一年内能培养出担负战斗任务的飞行员吗？第一期毕业后能组建几个战斗师呀？

吕黎平明白主席的所思所虑，满怀信心地说：“航校指战员竭尽全力，加快训练，决心不误参战，请主席放心！”

主席连连道：那很好，那很好，我相信困难压不倒你们的，空军作战部队是能够按计划组建的。

临别时，毛泽东再次握着吕黎平的手：回去代我向同志们问好，大家辛苦了。希望再接再厉，早一点把翅膀练硬，飞出国威军威来！

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校）飞上蓝天的飞行员们，昔日在血与火的天空中拼搏厮杀，叱咤风云，屡建功勋。如今他们都年逾花甲，两鬓染霜。悠悠往事，岁月峥嵘，他们依然难以忘却那艰苦卓绝的历程。

世界各国组织飞行训练，飞行员应首先驾驶初级教练机，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然后飞中级教练机,最后才能飞高级教练机,这是培养飞行员的常规、惯例。东北老航校当时只有4架“英格曼”式初级教练机,有3架雨打风吹日久天长,破烂不堪,均不能使用。唯一的一架在第一次组织飞行训练时摔了。中级教练机根本没有。能够使用的就是那10余架日本制造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了。

于是,他们越过初、中级教练机,直接从高级教练机飞起!

没有飞行服,穿着军衣上天。没有飞行帽,用帆布剪制简易帽。没有飞行眼镜,用普通玻璃磨制风镜。没有保险伞,用绳子把身体捆在靠背椅上。没有计时表,把闹钟绑在腿上上天。没有汽油,“飞机吃粗粮,酒精代汽油”(神话一般的奇迹),用纯度96%的酒精代替了燃料。没有无线电设备,晃动机翼进行空中联络。螺旋桨匮乏,等前一架飞机着陆后拆卸下来装在另一架飞机上继续飞行。没有飞机尾轮,自制木轮,木轮不行,只好几架飞机轮换使用一只。没有充气设备,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充气。东北的严冬风雪连天,手触到铁皮上就会粘掉一层皮。飞行员穿的是用面袋子缝制的破棉衣,吃的是高粱和苞米糗子,睡的是通铺,铺的是谷草,住的是日伪遗留的破兵营……

一穷二白。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捷径。

中国空军也没有捷径。

然而,一个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就在这一穷二白之中诞生了。

我们不会忘记,时隔不久,这支羽翼未丰尚在襁褓里的中国空军走出国门,经受血的洗礼、火的锤炼,在那场2年零8

浴血苍穹

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角逐苍穹,浴血奋战。这些半路出家来自陆军、在歼击机上飞行只有 15—22 个小时、还没有来得及训练复杂气象和特技,甚至连空靶都没有打过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与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数千小时的美国空军王牌飞行员展翼鏖搏,一鸣惊人,震撼世界。

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愕然了:“共产党中国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空军强国之一。”

这是用血浇灌的成功,任何价值单位无法衡量。

荣誉,无愧地接受。

不过,我们不知道范登堡将军是否晓得中国空军“一步登上九重天”的艰辛与磨难。倘若范氏有知,不知又会生出怎样的感慨了……

路,便是这样子闯出来的。

每个脚印里都浸满鲜血。

通向凯旋之阶都是用躯体铺筑的。

面前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这样的抉择。

这抉择也是明智的。

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协议,苏军派遣部队赴华协助防空。

苏联巴基斯基中将率一个混成集团军抵达上海、徐州、南京担负防空作战。

这支部队,是防守莫斯科的防空近卫军,颇有防空作战经验。巴基斯基的指挥所设在上海虹桥路,与上海防空司令部建立了协同作战关系。

1950 年 3 月 23 日,国民党空军一批飞机有恃无恐地向上海飞来,突然遭到了出其不意的打击。中苏防空部队第一次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协同作战,击落敌机1架,首战告捷。

4月2日,在金山上空击落国民党空军P—51型飞机2架。

4月18日,又击落国民党空军P—38型飞机1架,给敌以重创。

5月11日,夜幕降临。1架敌机借着夜色,悄悄向上海偷袭。

巴基斯基部队的驱逐机(歼击机)即刻升空作战。

胆大妄为的敌机做梦也未曾料到,刚刚进入上海上空,即被严阵以待的巴基斯基的探照灯部队照中。

敌机在解放军高射炮火力范围圈内,已成惊弓之鸟。苏军驱逐机也进入敌机的尾后,同时进行了射击。

敌机起火爆炸,坠落在上海浦东地区。

这次作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这架飞机究竟是谁打下来的?如何登记这一战果?是我高射炮兵部队,还是苏军驱逐机部队?

苏联驱逐机部队认为是他们用拉—11飞机,跟踪敌机尾后,在进入高射炮火力范围前,就向敌机进行了攻击,并将其击落。他们还抱怨高炮部队,在苏军飞机跟踪敌机时,高射炮不应向敌机射击,否则可能误伤自己的飞机。

高射炮部队则认为,敌机进入高射炮火力范围时,他们集中火力对敌射击,敌机中弹起火,是高炮打下来的。

核实的结果是:驱逐机部队和高射炮部队都对敌机进行射击,都击中了敌机,共同将敌机击落。

苏联空军在中国地面防空部队配合下,先后在上海、杭州地区击落了5架窜扰的国民党空军飞机。

尽管战果累累,却也出现了严重失误。

一次,雷达部队在上海东南 130 公里处,先后发现美机 2 批 2 架,高度 7000 米,时速 740 公里,直飞上海。

一批经定海至杭州后回甬。另一批侵入上海市区,经吴淞口向海上飞去。

此时,天空中云量 2 个,云高 800 米,能见度 2 至 3 公里。

发现敌机后,指挥员考虑到气象复杂,由担任第二梯队的苏军聂戈得部队起飞截击。

起飞时间延误,苏军飞机在爬高过程中,敌机已临空,未能拦截住而形成尾追,贻误了战机。

再一次是夜间,高射炮部队误报情况,将云缝中的星光当成敌机,造成失误。

是夜,上海大场、江湾机场天空云量 6 到 8 个,云高 200 米,细雨霏霏,天空中星光时隐时现。

17 时 45 分,高射炮指挥室报告:“五二五团阵地上空看到飞机,现在上空有无我机?”

17 时 47 分,答:“上空无我机。”并令高炮指挥室:“注意观察。”

17 时 48 分,高炮指挥室请示:“是否开火?”

答:“看清是敌机,可以开炮!”

17 时 50 分,发出了警报。

“令高炮五二五团三连射击!”

高炮指挥室报告:“五二五团三连开火。”

17 时 57 分,高炮指挥室报告:“五二五团三连看到敌机向西南飞行。”

17 时 58 分,高炮指挥室再报:“五二三团七连上空有敌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机与枪声。”

18时，高炮指挥室又报：“五二六团一连上空继续打机枪。”

此情此景，指挥员只好下令探照灯团的雷达探照灯开机搜索。

18时22分，探照灯指挥室报告：“江湾上空照中目标！”

18时30分，探照灯指挥室又报告：“三连、四连、六连都照中目标！”

探照灯指挥室连续报告照中目标，更进一步造成了指挥失误。

18时53分，对空勤务总分站报告：“发现有2批敌机，在上海东南210公里，高度7000米，航向25度，架数不明。”

19时24分，对空勤务总分站又报：“第2批情况消失。”

19时26分，警报解除。

至此，高炮部队报告发现敌机和听到机声23次，探照灯部队上报情况21次，上报照中目标12次。

结果令人啼笑皆非：误把星光当成敌机。

朝鲜战争爆发，内忧外患，国民党空军窜扰大陆空前活跃。美国空军不仅频繁入侵我国东北，而且明目张胆地在中国沿海侦察挑衅。

中国国土防空再度告急。

苏联政府派遣别洛夫师到达中国东北防空助战。

不久，苏联又派遣航空兵部队相继到达中国，分驻鞍山、辽阳、沈阳、安东（丹东）、吉林、公主岭、哈尔滨、北京、唐山、徐州、青岛、上海、广州等地。

1951年7月起,苏联空军陆续归国。

此时,我们自己的空军呢?

4. 专列运行悄无声息,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挥师南下。国民党赫然抛出“特大新闻”:“中共精锐喷射机部队抵沪”

1950年4月11日。

一份报告郑重地摆在了中央军委的办公桌上。

军委空军建议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

5月9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

徐州机场。

停机坪上,一架架飞机整齐列队。保障车辆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热闹非凡。

部队正在组装飞机。

这是6月9日在江苏徐州刚刚组建的空军第四混成旅第十团。

每一个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战事吃紧,并非事事按部就班,部队说建就建,先支起个架子,再一点点地充实,或许这又是中国革命的独特建树。

这时,一道命令传到部队:“全团立即离开徐州,进驻东北。”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军令如山倒！

夜色茫茫。一声汽笛长鸣，列车载着飞机告别徐州，向北疾驰。

车到天津。

一道新的命令将部队截在半路：“原地待命，所有人员禁止外出，一律摘下缀有空军帽徽的军帽。”

车站上的旅客好奇了：“咦，这些兵怎么不戴军帽？”

两天后。夜。

上级命令：“部队立即南下上海！”

列车在夜幕下，缓缓驶离车站，万家灯火的天津渐渐被抛向远处。

专列缓缓驶进闸北车站。

团里通知：“整理服装，戴好军帽。”

嘹亮的军号声中，只见部队军容严整，步出车站，登上了20多辆美式卡车。

申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声鼎沸。上海人民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特意让这些即将驰骋蓝天的骄子们乘车浩浩荡荡地经过繁华的四川路、南京路、淮海路，意在宣告上海的天空终于有了自己的保卫者！

沿途，是人的海洋，欢歌笑语的海洋。

经历“二·六”大轰炸不久的上海人民，对自己的空军寄予了多少期望，多少深情啊！

几天后，台湾的报纸赫然抛出了一条引人注目的“特大新闻”：“中共精锐喷射机部队抵沪”。

空军抵沪千真万确。不过，那时飞行员们连喷射机的边还没挨得着呐！

部队开赴上海,正是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接受新型喷气式歼击机米格—15飞机的改装训练。

米格—15是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的歼击战斗机,具有较好的飞行性能,最大速度每小时1050公里,飞行高度达15200米,机上火力较强,配备1门37毫米、2门23毫米机关炮,携有200发炮弹,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喷气式歼击机。

朝鲜空战中,令美国空军飞行员不寒而栗的“空中米格走廊”,正是中国空军和友军用米格—15创造的。米格—15歼击机在中国国土防空作战中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空军第四混成旅第十团是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航空兵团。

6月19日,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任旅长。

相继,第十一、十二、十三团在南京成立。第十一团装备拉—11活塞式歼击机。第十二团装备图—2轰炸机,是中国空军第一支轰炸航空兵团。第十三团装备伊尔—10强击机,是中国空军第一支强击航空兵团。

中国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何以称第四旅而不称第一旅?

40年后,原空军第四混成旅政治委员,后曾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的李世安将军回顾了这段往事:

1950年4月。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道电令,将空军第二航校政委李世安从长春火速召进北京。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刘亚楼快人快语：军委决定调你去华东地区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你当政治委员。新组建的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你看是叫第一旅呢，还是叫第四旅好呢？

李世安道：数一个数字，编一个序列，都是从一开始，刚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当然是叫第一旅好。

刘亚楼：我已考虑了很久，还是叫四旅好。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骄傲自满。我们要仿效毛主席的做法，他在井冈山创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时，开始就叫红四军，没有叫红一军嘛。我看应叫空军第四旅，这里有一个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问题，这样有利于这支部队的建设。我还想应该把空军部队的前几个序号，例如第一师第一团等，作为荣誉番号留给在今后的作战中战功卓著的部队使用。

李世安点点头：这样叫意义就更大。

刘亚楼接着说道：这个部队是由拉—11 螺旋桨飞机、图—2 轰炸机、米格—15 喷气歼击机、伊尔—10 强击机等 4 个机种混合组编而成的。来我国的苏军巴基斯基空军部队是叫混合集团军，因此我们这支部队的名称也可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这个名称是我和总政罗荣桓主任一起研究决定的（当时对外代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平洋部队”）。

顿了顿，刘亚楼情深意切地谆谆告诫李世安：一定要把部队建设好，带出好的作风，要抓紧训练，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过好打仗这一关。

后来，这支部队兵出朝鲜，雄风霹雳，威震长空。毛泽东主席备感欣慰，曾在战报上欣然挥笔批示：“空四师（后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空军航空兵由旅改称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中央军委命令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突击训练3个月,准备接收苏联空军的武器装备。

10月17日,中国空军正式接收苏联空军装备。

虹桥机场。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观看中国空军飞行员的飞行表演。

老天故意刁难。

上午10点,浓重的乌云依然没有消散的迹象,云底高仅有300米,这样的复杂气象部队没有训练过。

苏联顾问急了。

“你们行吗?”

“行!”

第一个编队是夏伯勋、阮济舟、邹炎、刘玉堤,进行4机编队表演。

邹炎问刘玉堤:“大刘,怎么样?”

刘玉堤人称“刘大胆”,他放开嗓门道:“只要你掉不下来,我就能跟上去。”

邹炎望着天空:“你看这云,弄不好一穿云就散队了,我们要保持好队形,按编队要求飞。”

刘玉堤不耐烦啰嗦:“行!”

跑道上,4架歼击机依次滑向远方,轰鸣着拔地而起,顷刻间变成4个小黑点,消失在茫茫云海之中。

喷气式飞机速度大,分秒偏差就能造成上千米的距离。飞机一进云,上下左右一片混沌,4机的队形全乱了套。

观阅台上,陈毅许久不见飞机回来,问:“飞机上去怎么不见回来?”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旅干部们面面相觑，心里也急哩。

一个参谋忙机灵地回答：“喷气式飞机速度大，飞得远，一下子回不来。”

陈毅嗯了一声：“有道理，有道理，喷气式嘛！”

正说话间，4机在云上集合，编好队，穿云而下。

陈毅高兴地站起来，大声笑道：“我们的飞行员了不得哟，飞得好，飞得好！”

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轰炸袭扰由沿海开始，解放军空军与国民党空军竞技的战场也在沿海空域，保卫上海又势在必行。

“二·六”轰炸后第3天，中央军委就曾急调正在防空学校受训的高射炮兵第十七团、第十八团进驻上海。苏联空军来华助战，也是以保卫上海为重点。抗美援朝开始时，中央军委指示各大军区：我各地之防空，必须迅速加强，特别是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尤为重要。

空军第四混成旅组建后，全部人马亦即部署上海。

10月19日零时，空军第四混成旅正式担负上海地区防空作战任务。

“中共精锐喷射机部队抵沪”已成现实。

1951年8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各大军区：各地防空部队必须加紧战斗准备，凡在各地驻防、训练或准备入朝而未调出之空军和高炮部队，发现敌机空袭时，必须在当地防空司令员统一指挥下担负防空作战任务。

继空军第四混成旅之后，歼击航空兵第二师、第二十一师一个团和新组建的第十二师镇守上海。

随着苏联空军的回国,陆续组建的中国空军航空兵部队先后接替了上海、北京、沈阳、广州等要地的对空防务。

年轻的中国空军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国土防空作战。

5.B—29 凌空爆炸,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国土防空首战告捷。美国空军羞恼交加,调兵遣将,军舰列阵大陈海域,明目张胆报复挑衅

初生牛犊不怕虎。

此时,朝鲜空战如火如荼,中国空军与世界一流的美国空军各显神通,高潮迭起,颇富戏剧性。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四师第十二团三大队大队长张积慧一举击落美国空军第四联队第三三四中队中队长乔治·阿·戴维斯少校。这位备受美国空军高度推崇、“百战不倦”的、“特别勇敢善战”的“空中英雄”,有着 3000 多小时的飞行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参加战斗飞行 266 次安然无恙。在朝鲜战场执行 60 次战斗任务,击落 11 架歼击机、3 架轰炸机,成为朝鲜战场上“成绩最高的喷气机王牌驾驶员”。他绝对没有料到,朝鲜战场最终却成为自己的墓地。在空战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竟“栽”在了显然还稚嫩的对手手中,注定了饮恨长空的可悲命运。

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沮丧地特别声明:戴维斯被击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

美国国会议员、共和党头面人物勃里奇,还因此在国会上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大发雷霆,气急败坏地说这个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绝望的战争”。

放牛娃出身的韩德彩则一炮打出中国空军的威风和精彩篇章。

这位年仅 20 岁、在战斗机上总共飞行还不到 100 个小时的飞行员,将美国空军的“空中英雄”、“双料王牌”飞行员、第五十一联队小队队长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上尉从空中拽到了地面上。

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韩德彩将军回顾 40 多年前的那段往事,依然兴致勃勃:

我落地后,飞机的油料也几乎没有了。这时,长机也安全落地。我们俩一起到饭堂吃完饭,就回宿舍休息了。但心里总觉得不自在,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其实就是想要把敌飞行员抓回来,揍他一顿,解解恨。

大约在晚上 8 点钟左右,参谋长来喊:“小韩,小韩,快起来,俘虏捉到了,快来看看。”我当时想,你打伤了我的长机,见面我非揍你两拳不可!我们穿好皮夹克,穿过公路,来到一座平房,听说那家伙正在吃饭。我们二话没说,推门就进去了。

那家伙一见我们,呼地一下就站了起来。只见他的右脸、右手、右腿都带着伤,大概是在跳伞时擦破了,站着浑身直打哆嗦,那副狼狈相就别提了!我看他也不值得打两拳,我们的俘虏政策也不允许,于是就出来了。

听说抓到他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我们空战时大约在凤城县石城乡上空,而他的飞机残骸落在了与凤城县石城乡毗邻的宽甸县毛甸乡裕大村附近。他跳伞后降落在裕大村砬子沟的公路边上。当时他把枪和其它东西全部扔掉了,撒腿就往

山上跑。当他跑到山坡上时,就被捉获。

这家伙满脸沮丧,战战兢兢,见人就敬礼、鞠躬。当问他为什么往山上跑时。他说:山上有志愿军,志愿军优待俘虏!看来他对我们的俘虏政策还很有研究……

费席尔被击落后,依然是一副“喷气式空中英雄”的神态:“我是美国空中英雄,怎么可能是这个年轻人打下来的?”

费席尔无法理解。

他怎么可能理解东方这支神奇的军队,怎么可能理解一个中国军人灵魂深处的那个世界呢?

号称“世界一流空军”的美国空军在朝鲜上空威风扫地。

在中国领空内,美国空军也初次尝到了这种苦头。

上海。

天地间混混沌沌,雾气朦朦胧胧,整座城市隐约其间,呈现出淡淡灰暗的轮廓。

飞行员休息室里,灯火通明。

5时37分。防空警戒雷达报告:上海东南方向,距离133公里,大型机1架,高度1500米,向上海逼近。

5时45分。江湾机场。

起飞线上,航空兵第二师第六团2架米格—15歼击机尾后吐出一团火焰。

轰鸣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

驾驶米格的是年轻飞行员何中道和李永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员李汉第一个在朝鲜战场揭开了中国空军空战之谜,戳穿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今天他们将拉开中国空军航空兵国土防空作战的帷幕。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跨进座舱的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瞥了一眼天空。苍穹茫茫，浮云缥缈，首战成败至关紧要。在这样的气象条件下与对手遭遇，恶战在所难免。

“321、326(飞行员代号)，开始上课(“起飞”暗语)。”

“321 明白！”

何中道边回答，边向李永年示意：“出击！”

歼击机轻捷地滑出跑道。

震耳欲聋的轰鸣中，两机如同比翼奋飞的双燕，腾空跃起，直刺云霄。

目标高度 1800 米，像往常那样目中无人，神气活现地长驱直入。

2000 米高度上，米格歼击机在云海雾浪中宛如银色利箭，穿云破雾，向前飞驰。

6 时 59 分。米格长机何中道、僚机李永年同时发现目标。

来者正是猖狂一时的美国空军 B—29 轰炸机。

骄横的 B—29 对米格—15 压根儿不屑一顾，大摇大摆，继续北进。

B—29 是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中型轰炸机。1942 年 9 月首次试飞成功。它的机身长 30.17 米，机高 9 米，翼展 43 米，装有 4 台 2200 马力的“R—3350—79”型发动机，全重 6242 公斤，最大时速 585 公里，最大航程 6757 公里，巡航时速 366 公里，续航时间 15—20 小时，活动半径 2400—3360 公里，载弹量 9080 公斤。B—29 既是反潜、侦察和空中加油的“好手”，又是执行战略轰炸和远程轰炸任务的“王牌”，屡屡出没中国领空，未曾遭过任何打击，号称“空中堡垒”。

浴血苍穹

“泰山(指挥所呼号),321发现目标,高度1500米,在我的左后侧方,请求攻击!”何中道报告。

“321、326,看准目标,立即进入攻击,狠狠地打!”

“明白!”

米格双机一体,配合默契,一连串娴熟的复杂特技动作,环环相扣,惊中有险,险中有奇,挟雷裹电,快似箭;利如刃,银光闪过,已经占据有利战术位置。

素来霸道的B—29自然不甘示弱,陡地增速下滑,来了个先发制人,机翼下吐出一簇火光。

米格双机猝然转弯,闪过B—29的炮弹,直插其尾后,立即投入攻击。

云海中,一场鏖战惊心动魄。

但见三机此来彼往,腾上翻下,忽左忽右,互相纠缠,分毫不舍,令人眼花缭乱。炮弹横飞,火光闪烁,飞机的呼啸声,枪炮的轰鸣声,交织一起,震天动地。喷射的火焰,升腾的浓烟,搅成一团,地暗天昏。

B—29非等闲之辈,施展浑身解数,连连射击。

米格长机何中道躲闪不及,机身中弹一发。

B—29乘机增速逃窜。

想溜?

没那么便宜!

何中道一咬牙,猛推杆,加大速度。受伤的米格像脱缰之马,奋力穷追。不料,速度太快,还没来得及瞄准射击,就从B—29的机腹下一冲而过。

紧跟其后的僚机李永年眼见长机冲过敌机,不失时机地捕捉瞬间战机,旋即瞄准,在距离800米时,狠狠按下机关炮

第一章 没有错过的历史瞬间

电钮。

一个长连射，一串炮弹犹如火龙出洞，直扑目标。

B—29 尾部呼地窜出一股浓烟。

这时的 B—29 没有了往昔的威风神气，狼狈地拖着滚滚烟火，夺路飞逃。

米格岂肯相让！

刚刚回转来的何中道从 B—29 的右上方做第二次进入。

当 B—29 的投影充满了整个瞄准具光环时，他索性大炮、小炮齐发，3 条火龙啃在了敌机身中部。

B—29 依仗机上强大火力，继续顽抗射击。

米格双机步步紧逼，左右相挟，轮番攻击。

双方的高度越打越低。

何中道第三次攻击时，距离海面高度只有 200 米，似乎一伸手就能触到汹涌的海浪。

李永年连忙提醒：“321，注意安全高度！”

何中道立即拉杆上升，却遭到 B—29 的火力反击。李永年旋即进行威胁射击，飞机安然脱离。

B—29 黔驴技穷，逃又逃不掉，打又难以取胜，自知末日已到，索性调转机头，摆出拼命架势，疯狂地冲米格双机迎头而上，想来个同归于尽。

何中道、李永年镇静自若，迎着 B—29 疾飞。

距离在迅速缩短。

300 米——

何中道、李永年同时按动发射按钮。

弹光闪过，B—29 凌空爆炸，火光映红了天空，残骸纷纷坠落海中。

中国国土防空作战史册上，永远地载录着这艰难而辉煌的一笔：

1952年9月20日，空军歼击航空兵国土防空首战告捷，击落美国空军B—29轰炸机1架。

“空中堡垒”“出师未捷”，无疑又等于给了焦头烂额的美军当头重重的一棒。

10月1日，羞恼交加的美军兴师动众，大批舰艇气势汹汹地出没台湾海峡，列阵浙东大陈海域。

10月20日前后，美军舰载飞机盛气凌人，频频出动，横行温州、台州地区上空。

10月30日，美国海军F—9F、PB4Y—2、F—82飞机11批30架次，多层次、多方向摆开格斗阵势，公然拥入北至长江口、南到杭州湾、西至南京附近的广大地区，内有4架次侵入上海市上空。

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起飞拉—11、拉—9、米格—15歼击机10批40架次截击。可惜由于气象复杂，除1名飞行员在崇明岛上空发现目标又丢失外，其他一无所获。

在航空兵征战的同时，高射炮兵部队也盘马弯弓，严阵以待。然而，始终未得开火机会。

美国空军明目张胆地大规模侵犯中国领空，显然是一种报复和军事挑衅！

第二章

夹缝里的鏖战角逐

6.好出风头的美国空军不肯善罢甘休。聂荣臻顿感压力沉重。张爱萍急忙赶赴上海,国民党空军损兵折将

聂荣臻代总参谋长蓦然之间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
国土防空的全局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他的心。

朝鲜战场鏖战犹酣,中国国土防空重点,东北地区首屈一指。初期曾以沈阳、安东为中心,区分为两个防空区。沈阳防空区负责指挥驻沈阳、辽阳、鞍山、抚顺等地的防空部队;安东防空区负责指挥驻安东及鸭绿江口沿线的防空部队。朝鲜战争期间,保卫东北领空作战与抗美援朝作战同时进行,因而成

为志愿军空军作战的组成部分。

广东、浙江、福建沿海频频吃紧，国民党空军横行无忌，抬脚就进，丢下几颗炸弹转身即走，进进出出，自由自在，猖獗异常。然而，由于我防空力量不足，也就鞭长莫及、奈何不得了。直到6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大规模战略进军闽粤，浴血奋战后，国民党空军近10年的制空权才宣告结束。

这是后话。

美国空军和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地区的轰炸扫射则始终没有停止。飞临山东半岛至华东沿海的美国军用飞机也不断入侵上海地区上空。美国空军入侵时间短暂、速进速出，中国空军歼击机飞行员没有经过海上飞行训练，根本捕捉不到战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机逞狂，都没能受到应有的打击。

美国空军向来自恃，好出风头。B—29被击落后，他们更不肯善罢甘休。

美国空军的报复和军事挑衅在聂荣臻意料之中。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就对中国虎视眈眈，因而不足为怪。然而中国空军几次升空作战却了无所获，虽然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不可以一次二次战斗得失论胜负，但无疑是向中国国土防空敲响的一次警钟。

他当然清楚，“防空防空，十防九空”的道理。防空作战是防御性军事行动，对方在兵器使用、时机选择、入侵时间地点和战术运用上都拥有主动权，防不胜防也在所难免。防空作战的成败与指挥、作战和保障密切关联，任何单位、任何环节出现差错，都会贻误战机。

聂荣臻立即召集军委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军委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梁军等召开防空作战会议，专门研究加强防空的

第二章 夹缝里的鏖战角逐

措施。

中央军委电令华东军区：警惕美机再次挑衅。

11月2日，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急忙赶赴上海，主持召开防空作战会议。

美国空军大规模入侵，中国空军防空作战暴露出许多问题。飞行员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空战战术水平低，在空中发现不了目标。指挥机关粗心大意，对美机日前在上海近海一反常态的频繁活动缺乏分析，丧失警惕，给美机突然侵入造成可乘之机。雷达掌握空情差错不断，传递迟缓，时断时续，甚至分辨不清是敌机还是我机。每次空袭完全靠目力观察提供情报，当敌机飞临市区上空时才发现，高射炮仓促射击，歼击机匆忙升空上阵，而敌机却早已不知去向了。

中国防空不容乐观。

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更大的赌注押在了朝鲜战场。

1953年1月17日，总参谋部电示各军区：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美国有扩大侵朝战争并在朝鲜北方侧后冒险登陆之可能。国民党空军为配合美国扩大侵朝战争，可能对大陆和沿海大城市进行轰炸、骚扰。为了给敌以有力打击，各防空部队应进一步组织与发挥现有防空力量的作用，以适应作战需要。

2月4日，毛泽东主席指示：

上海空军及防空两方面均需提高警惕，加紧整顿，准备随时可以对敌作战，确保上海一带的安全。

上海作战会议后，华东军区各级防空指挥机构及防空部

队改进作战指挥,明确职责,加强防空演习,开展以保卫上海为背景的战斗训练,提高指挥员同时指挥多批多架飞机进行空战的能力。上海地区所有能对空作战的部队,包括空军、海军歼击航空兵,海军海岸炮、舰艇部队归属华东防空司令部统一指挥。组建空军第四军军部,统一指挥上海地区歼击航空兵的战斗行动。增加上海地区防空作战能力,除航空兵第二师外,又增调独立第二团和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进沪,使每个机场平时都保持4—6架战斗值班飞机,做到一有情况即可升空作战。加速组建对空监视团,扩大对空观察范围,在福建、厦门增设雷达站,迅速完成浙江、福建对空监视团部署。调整雷达部队部署,增大探测距离,使长江口外的低空情况一目了然,歼击机作战范围扩大延伸,能在离海岸100公里的海面(原只能保障出海30公里)上空作战。部分主要城市和重要保卫目标配置了高射炮兵部队。从东北地区东部至上海、广州沿海一线地区初步建立了防空情报网。

2月上旬,空军司令部和防空部队司令部向毛泽东报告:上海地区的防空战备情况良好。

中国空军重整旗鼓,再度与美国空军、国民党空军较量。

4月23日,上海。

余山东南30公里处上空。

中国空军航空兵第二师第六团长机宋中文驾驶米格—15歼击机,率僚机飞行员林毅同美国海军一架F—2V反潜巡逻机遭遇。

对手相见,分外眼红。只见宋中文猛向右转对准目标准备开火。

第二章 夹缝里的鏖战角逐

但是,来不及了。

由于米格速度过大,在 4500 米的高度上呼的一下从 P—2V 上方交叉而过。

宋中文动作机敏,旋即顺势右转 180 度,进入敌机尾后,居高临下,连续攻击,P—2V 应声坠落。

7 月 25 日。

国民党空军 F—47 和 F—51 飞机 3 批 6 架次进入上海附近地区。

解放军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起飞 10 批 26 架次,8 架拉—11 飞机掩护,18 架米格—15 飞机前出攻击。

航空兵第二师飞行员宋中文、杨宝海在奉贤王盘山距离海岸 10 公里上空处发现 F—47 飞机 2 架,高度 2500 米,方向 30 度,悄悄进袭。

长机宋中文下令攻击。

两架 F—47 分成单机飞向东南方向。

我两架米格飞机亦当即分成单机扑向各自目标。

宋中文攻击 10 次,1 架 F—47 飞机坠海。

杨宝海攻击 3 次,击伤 F—47 飞机 1 架。

几次空战,都是在海上低空条件下打的,有的距离海面高度仅仅 100 米左右,这对于初建的中国空军实属不易。当然,也有的仗没有打好,发生 2 次战斗飞行事故,损失飞机 2 架,牺牲飞行员 2 名。

中国空军要地防空,初露锋芒,敌机入甯损兵折将,锐气受挫,上海暂告平安。

国民党空军的甯扰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的,飞行

员技术水平高,能在各种复杂气象条件下空战。装备的飞机不仅性能优越,而且有适应其入甬需要的技术保障。中国空军各兵种组建后,同美国空军、国民党空军的40多个机种机型进行了长达近20年的格斗,一般都是经历一个边打边建、先是失利后是成功的过程。航空兵部队的“负速度差截击”、“跃升攻击”,高射炮兵部队的“集火近战”,地空导弹部队的“新战法”等等,都是部队殚精竭虑的智慧结晶。

此乃后话了。

7. 朝鲜战场烟消云散,中国东南剑拔弩张。中国空军误击英国“霸王”号;美国空军蜂拥而上,拉—11双双被击落

朝鲜战场,枪炮声落,硝烟渐渐飘逝。

侵朝战争,美国军队的优势首推空军,兵力投入达10万余众,各型作战飞机1100余架,约占美国空军的五分之一,使用的F—80、F—84、F—86型战斗飞机,作战半径大,飞行时间长,性能优越,胜我一筹。美国空军飞行员大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均逾千小时以上,技术超群,能飞多种复杂气象,实战经验颇为丰富。

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空军还是一支嫩芽芽,作战部队虽由最初的5个师250架作战飞机增加到9个师450架飞机,但主要使用苏制米格—9、米格—15喷气式飞机,作战半径小,飞行时间短,升空到清川江一带上空作战,打上5分钟就不得不返航。飞行员大都刚从东北老航校毕业,平均飞行只

第二章 夹缝里的鏖战角逐

有几十个小时,还没有领到“驾驶执照”就已入朝参战。

孰优孰劣,不比自明。

担心没有用,仗,终归还是要打。

中国空军打得艰难,打得壮烈。如航空兵第十二师,入朝参战时有 60 多位健壮活泼的飞行员,然而,回国后还能飞行的飞行员仅剩 12 人!

但是,我们胜利了,这就是结论!

一位当年指挥中朝联合空军作战的将军豪迈地这样说。

是的。

中国人懂得,笑要笑在最后。

笑在最后的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现在一位伟人笑了。

当年出兵朝鲜,他曾颇费运筹。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海军、空军处于初创阶段,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如果出兵参战,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兵,还是出定了。

打烂了,打砸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嘛。他说。

他对赴朝参战的年轻的中国空军寄予的希望是: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中国空军“鸣”了,而且“鸣”得响亮,有声有色,“鸣”得威风,让世界刮目相看。

现在答案明确了,结论也产生了。

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

他感到欣慰。

这便是毛泽东。

几乎就在朝鲜战场硝烟飘逝的同时,东南沿海成为中国空军与对手交锋的焦点和战场。

东南沿海地区与台湾相邻,50年代至60年代始终是国民党空军袭扰的重点。

1954年初至1958年6月,在这5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空军就出动了5000多架次的飞机对东南沿海的城镇、岛屿、渔场、军事设施进行袭扰。其中轰炸扫射达400多次,在福建省投下了1680多枚炸弹,炸死炸伤1400余人,炸沉炸伤各种船艇91艘。仅1954年,国民党空军飞机窜犯沿海和大陆共2304批3621架次;美国空军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达300批639架次。

1954年初,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防空力量薄弱,除上海、宁波、广州等地有歼击航空兵和高射炮兵设防外,宁波以南、广州以东沿海只有福州、厦门、汕头等部署少量高射炮兵部队。雷达情报网刚刚建立不久,沿海一线对高空目标尚能掌握,而对中、低空目标的连续掌握就无能为力了。

担负防空作战任务的许多歼击航空兵部队刚从朝鲜战场归来,习惯了几十架甚至上百架的大机群作战,而对东南沿海的空战一时难以适应。美国空军和国民党空军主要以单架和小编队利用雷达盲区、空隙或在探测范围以外,沿海面低空侵入和窜犯目标上空。加之受海洋阻隔,我雷达站与对空观察哨不能向外延伸,探测距离受到限制,目标行踪不能及时掌

第二章 夹缝里的鏖战角逐

握,客观上给防空作战带来困难,空军航空兵起飞多,战果少。

转机出现在5月份。

5月11日,国民党空军2架F—47飞机,从浙江松门突然窜入。

海军航空兵第二师中队长保锡明和飞行员董世荣奉命起飞拦截。

僚机董世荣首先发现F—47,但实施攻击时却丢失目标。

F—47是美国共和公司制造的战斗机,机身长12米,机高4.16米,翼展13米,总重量9300公斤,最大时速732公里,巡航时速355公里,最高升限12800米,最大航程3760公里,最大活动半径1800公里,续航时间7小时零5分,载弹量1500公斤,主要用于对地面目标实施攻击。

此时,米格长机保锡明与F—47长机展开激战。他发挥米格—15比斯歼击机速度大、垂直机动性能好的优势,占据有利战术位置,先后开炮7次,1架F—47长机多处中弹,一头栽入松门以东的海中。另一架F—47飞机被董世荣击伤。

正当准备脱离攻击时,保锡明突然遭到F—47僚机的迎头攻击,米格—15比斯座舱盖、机翼都被击中。他的臀部受伤,血流不止,舱内浓烟滚滚。

保锡明人机俱伤,却自若镇静,拉起机头,爬高到6000米的高空,忍着伤疼,打开座舱盖排烟。

不料“哗”的一声,强烈的气流竟把舱盖掀掉了。气流扑面而来,抽打着他的脸,吹得睁不开眼睛。他边灭火,边艰难地操纵着飞机,终于安全返回基地。

国民党空军遭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攻击后,变换战术,再次进袭。

7月6日,晨光微露。

4架涂着迷彩的F—47飞机从低空的云中钻了出来,鬼祟祟地直飞定海解放军海军基地。

空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先后起飞米格—15比斯飞机4批8架次迎战。空军航空兵第三师大队长李瑞仿率4架飞机在舟山群岛以南空域截住入窜飞机。

F—47慌忙扔掉炸弹,单机跟进,互相掩护,伺机逃离。

李瑞仿指挥米格编队轮番攻击,经过17分钟的格斗,击落击伤F—47飞机各1架。

1954年,解放军空军航空兵共战斗起飞355批1221架次,击落击伤敌机4架F—47飞机,我战斗事故损失飞机1架,牺牲飞行员1名。

东南沿海的空战规模虽不及抗美援朝,空中情况却错综复杂。

国民党空军飞机的侦察、袭扰;

美国海军舰载飞机的定期巡逻和挑衅;

香港英国空军飞机的训练巡逻与入侵;

国际民航班机(敌机有时利用民航班机航线掩护入侵中国领空)的飞行;

既要歼灭来犯之敌,还要注意到国家的政策与可能发生的涉外事件。

最担心的事情,往往是最容易发生的事情。

7月23日。海口。

中国空军航空兵第二十九师第五十八团拉—11歼击机2架升空巡逻,担负油轮护航任务。

第二章 夹缝里的鏖战角逐

几分钟后,榆林南部上空出现不明国籍的大型飞机1架。

地面指挥员命令拉—11双机前往查明情况:“如果是轰炸机就攻击,如果是运输机则不予理睬。”

双机受令前往。

拉—11发现目标。

拉—11飞行员未及判明真情,追上去,占位攻击。

事后方知,这是由印度飞往香港的英国“霸王”号运输机。飞行员疏忽大意,将指挥员的命令误听为“是敌机就攻击”,误击运输机,受到惩处,中国并按国际惯例向英国赔偿。

然而,“霸王”号运输机事件,使蓄谋已久的美国空军终于寻到了一个报复的借口。

美国航空母舰开进了海南岛以南海域,30余艘作战舰只列阵陈兵。

一时间,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但是,航空兵二十九师缺乏警惕,依旧起飞2架拉—11飞机为“和平”号油轮护航。

7月25日,美国舰载飞机5批24架次侵入海南岛东南大洲岛上空。

10时05分,侵入北黎港以东海域上空的12架美国战斗机一窝蜂地扑向为“和平”号油轮护航的2架拉—11歼击机。

长机周振东率僚机与美机短兵相接,恶战厮杀。

拉—11势孤力单,寡不敌众,终于弹尽粮绝,双双被击落。

8.米格—15步步追杀,F—86走投无路,逃往香港。栗裕指示:敌机胆敢起飞,坚决歼灭。圆盘战术,

精彩绝伦，僚机反咬一口，赵德安暗暗叫绝

中国空军拉—11 双机被击落后，国民党空军有了美机做后盾，在东南沿海的活动更加狂妄，并逐渐以喷气式战斗机代替了活塞式战斗机。

1955 年 1 月 1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渡海登陆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19 日、20 日，国民党空军出动 F—47、F—51、F—84 等型飞机 96 架次对汕头、福州、厦门进行报复性轰炸，使成千上万的居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1955 年，美国空军飞机不断进行挑衅性示威和军事演习，直接侵入中国领空、领海的达 253 批 720 架次。

国民党空军窜扰沿海和大陆共 2538 批 6327 架次。

解放军空军航空兵共战斗起飞 293 批 2090 架次，只有 2 批获得战果，击落敌机 1 架，击伤敌机 3 架，不仅发现率不高，发现后能攻击的更少，因而获得的战果寥寥无几。

中国国土防空陷入被动境地！

3 月，军委空军召开会议，着重研究国土防空作战问题。

空军调兵遣将，增强作战兵力。

空军航空兵第二师、第三师由东北调驻华东。

杭州、衢州、南昌部署高射炮兵部队，重兵护卫。

空军第五军军部由山东潍坊调至浙江杭州，担负杭州地区作战指挥。

防空军在福建扩编两个高射炮兵师，成立一个军部。部署在福建的高射炮兵部队已达 22 个团（包括陆军隶属高射炮

第二章 夹缝里的鏖战角逐

兵在内)的兵力。汕头建立了防空指挥所,部署2个高射炮兵团又3个营的兵力,加强东南沿海一线对空作战火力。

浙江、福建、粤东、赣南建成一批新机场,歼击航空兵第十五师、第十八师一部和第十九师分别进驻路桥、惠阳、新城等机场。

至此,歼击航空兵的作战半径,在浙南方向可达福建烽火列岛,在粤东可达汕头附近,沿海仅剩500公里地段没有歼击航空兵掩护。

中央军委指示:

对于侵入中国领空的外国军用飞机,向其警告后仍不离境并有敌对行为时,中国军队在自卫原则下,应坚决予以打击。

警告没有用,把它打下来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1956年1月31日。福建东山岛。

11时14分。国民党空军F—86飞机1架,高度1200米,经金门、兴宁奔袭广州。

国民党空军气焰嚣张,飞行员能在各种气象条件下作战,而解放军空军歼击机飞行员还没有掌握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技术,频频升空,始终不能与国民党空军遭遇。

国民党空军狂妄地叫嚣:“广州上空就是我们的训练空域!”

打不下敌机,大家心急如焚。眼看着敌机从眼前一闪而过却逮不住它,飞行员气得捶胸顿足,破口大骂。

可是,你越骂,它来得更快更勤,抖翼振尾,得意洋洋,好像知道拿它没办法。

美国空军的飞机都打下来了，却奈何不得国民党空军的飞机。问题就在这里，朝鲜空战是大机群对大机群，几百架飞机满天飞，目标大，难藏难躲。现在是一对一，目标小，稍不留神，它一抬头钻进云缝里，你就会白忙一阵。

今天要斗的是技术、战术和水平。

中国空军展开了练兵热潮。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驰骋蓝天的老一代飞行员都神情昂扬，眉飞色舞，似乎又回到了过去，仿佛置身于拼搏厮杀的天穹。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哼上一曲当年空军部队中流传的空勤歌谣：

“八月骄阳当头晒，

跨进座舱志满怀。

天热不抵心头怒，

击落敌机风自来。”

在地勤人员中，也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野战机场风光好，

铺天盖地枕青草。

只愿战鹰歼敌机，

高楼大厦可不要。”

宝剑锋从磨砺出。

今天，解放军空军就要同国民党空军打个高低，争个雌雄。

11时45分，F—86飞抵玉华。

11时48分。广州。

空军航空兵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大队长赵德安率4架米格—15歼击机奉命起飞。

第二章 夹缝里的鏖战角逐

11时49分25秒。紫金县东。

米格—15发现F—86尾烟。

飞行员升空作战,首先要对战区地标了如指掌。长机赵德安前后左右飞快地扫视一眼。F—86飞机飞行的方向左侧是海岸线,右侧是大陆山区,他料定F—86遭攻击时,不会舍近求远冒险进山,必定要向海面逃窜。

他成竹在胸,一声令下,干脆利落,4架米格刷地左右分开,形成夹击态势,迅捷包抄,抵达目标。

F—86一看这阵势傻了眼,突然向左急转下滑,果然飞向海面。

哪知,早已“恭候”的2架米格飞机闪电般当头切上。

F—86无可奈何,停止转弯,直线下滑,再次左转。米格再次切近攻击。

F—86走投无路,只得右转改航向,经利玛岛飞进香港,仓皇迫降,着陆时摔断了起落架。

总参谋长粟裕大将闻讯,指示:如果敌机胆敢起飞(当时规定解放军空军歼击机不进入香港地区上空作战),就一定要把它打掉。

赵德安率队在空中盘旋监视。

国民党空军只得将飞机全部拆卸装箱,狼狈地运回台湾。

东南上空第一仗,赵德安和他的战友们小试牛刀,身手不凡,随即又一个空战杀得更激烈而精彩,使他们声名远扬。

同年10月1日,4架国民党空军F—84飞机,高度5500米,时速800公里,在汕头正忙忙碌碌地进行侦察。

赵德安率4架米格—17歼击机从惠阳紧急起飞,与F—84飞机遭遇。

米格歼击机围困上来，齐刷刷地扑向目标。

米格锐势难挡，F—84 急忙以 180 度急转弯避其锋芒。

赵德安在 800 米的距离上按动炮钮，射击未中。

米格僚机也因速度过大，冲向敌机前方。

F—84 乘机分两批保持双机转弯摆脱。

米格—17Φ 也即分成两批，分别攻击。

此时，米格长机、僚机追击的 F—84 长机、僚机先扩大间隔 1500 米，尔后又各向其反方向转弯。

米格双机亦以大坡度急转弯切敌半径。

米格僚机在与 F—84 僚机迎面相距 160 米时开炮未中目标。F—84 迅速左转偷袭米格长机。

赵德安毫不迟疑，翻滚下滑攻击 F—84 僚机。

胜负即见分晓……

殊不料，F—84 长机压坡度绕到其僚机内侧，紧接右转一口咬住米格僚机尾部。

阳光灿烂，白云缥缈。湛蓝的晴空深处，银辉熠熠。只见 4 架飞机互相咬尾，交错追踪，盘桓周旋，一会跃上高空，一会俯冲直下，一会又原地飞转，谁也不敢妄自开火。此时此刻，倘若不是对手与对手真枪实弹的厮杀，那简直是一场精彩绝伦、令人惊叹的特技飞行表演。

盘旋僵持 4 周，4 机高度由 2500 米下降到 500 米。

这时，米格僚机出其不意地增速侧转捕捉，拦腰向 F—84 长机猛烈开火。

这致命的一击实在高明，实在太妙了。F—84 没有料到米格会扭过头狠狠反咬一口，猝不及防，还没清醒判明是怎么回事，飞机已经中弹凌空解体。

第二章 夹缝里的鏖战角逐

赵德安为僚机出人意料的举动暗暗叫绝。解决了“后顾之忧”，他不失时机地向飞在前面的 F—84 飞机开火。

F—84 中弹，负伤而去。

整个空战 6 分钟 20 秒。

不久以后，出现在闽粤上空那个震惊中外的著名的 3：0 战绩，也是赵德安和他的战友们创造的。

9. 蓝线在标图板上延伸。米格飞机扶摇直上，“最新型武器”有来无回；五角大楼怨声鼎沸，对手再也不是当年的“娃娃部队”了

张文逸将军，当年征战长空的骁将。

将军艰难百战多，无数次挥戈长空，多少个悲壮瞬间，铭刻在他那张饱经战火洗礼的面庞，又有多少灿烂的记忆镌刻在他漫漫的人生之旅？！

让我们虔诚地走进将军心灵深处那个斑斓的世界，寻觅那个永恒的瞬间。

那是个美丽恬静的夜晚。

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渐渐熄灭，黄浦江水静卧着，微微浮动的水面嵌着一轮皓月。来往如梭的船艇沿岸碇泊，渔火星星点点，撑船人惬意地坐在船尾，时不时饶有兴趣地哼唱着几句小调。解放军空军进驻上海后，再也听不到那令人胆战心惊的警报声和隆隆的炸弹声了。

这是 1956 年 8 月 22 日深夜。

山顶上，雷达天线静静地旋转。

荧光屏前,操纵员稚气未脱的脸上透着一股子虎气,目不转睛地辨析着每一个可疑的信号。

歼击航空兵第二师指挥所。

呜—呜—呜!

急促的战斗警报响起来,悠长清脆,回荡夜空。

一等战斗准备!

机场上,跑道灯光芒四射,如同一串串璀璨夺目的珍珠,在夜色中熠熠生辉。

起飞线上,米格—17Φ 歼击机已经整装待发。

座舱里,领航主任张文逸明眸炯炯,神情刚毅,流露着一名飞行员临战前的从容镇静。

指挥所里,鸦雀无声。每个人的目光都紧紧地盯住标图员手中缓缓移动着的红蓝铅笔尖。

标图板上,一条弯弯曲曲的蓝线清晰可见。

这是美国“最新型武器”P4M—IQ 电子侦察机的航迹。

P4M—IQ 从黄海到东海,在上海东南突改航向西南,侵入中国领海线上空,径直飞赴上海。

几次空战下来,美国空军、国民党空军被打痛了,屡屡有来无回,轰炸便渐渐收敛,动用侦察机进入中国上空,窃取军事情报,并一下子由昼间转入夜间。

这无疑是对中国空军的一个新的考验。

蓝线在标图板上延伸……

昼间空战与夜间空战截然不同。敌机夜间入侵,低空隐蔽,空情突然,多系雷达盲区,难以有效发现跟踪,往往发现敌机过迟,歼击机只有争分夺秒,迅即起飞,争取战机。而部队

第二章 夹缝里的鏖战角逐

由睡眠状态突然转入战斗,身体疲乏,精神紧张,难免张慌失措。受夜间自然条件限制,只能单批单架升空,而单机作战,情况又复杂了。首先地面指挥引导、机务保障必须百分之百精确。歼击机夜间跟踪攻击,视界有限,基本上失去目视搜索条件。飞行员既要掌握飞机高度,操作仪器,捕捉目标,又要讲究战术,抓住战机,力争首炮成功,一切都比白天复杂,稍有疏忽,不仅错失战机,徒劳无功,而且危及自己的安全。

标图板上,蓝线继续伸延。

“出击吧!”参谋人员急不可耐了。

指挥员蹙着眉头,久久无语。

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他知道,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必须慎之又慎,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特别是最近,美国空军的飞行活动“大大的狡猾”,经常利用在公海上的“合法巡逻”伺机侵犯中国领空,一旦发现中国歼击机起飞,便会马上掉转屁股飞回公海。现在敌机刚刚侵入领海线上空,企图未明,急于求成,仓促应战,显然是用兵之忌。

P4M—IQ 飞回公海。

“让它溜了。”有人惋惜地道。

指挥员轻轻地摇着头,莫非敌机又是利用这种规律性的活动迷惑和麻痹我们,尔后突然杀个回马枪,偷袭侦察沿海军事目标?

23时54分10秒。P4M—IQ果然又突改航向,由公海再次入侵,直奔定海、宁波。

23时56分。P4M—IQ已侵入中国领海上空8公里。

狗进来了,已是关门的时候了。

指挥员一声令下，掷地有声：“起飞！”

张文逸神情一振。

战鹰轰鸣，以每小时 700 公里的速度冲出跑道，拖着炽烈的尾焰，扶摇直上，消失在无垠的夜空。

“增速到 750。”

“增速到 850。”

地面领航员连续指令。

张文逸看看速度表，指针刚刚指在 720 公里的刻度上，要增加到 850 公里，低空飞行还需 2 分钟的时间。

空战，稍纵即逝，2 分钟，可能遭遇目标，击败对手，也可能丢失时机，或被对手击败。时间就是生命，毫不虚夸，有时候，一场空战几秒钟内就已经决定胜负了，有经验的飞行员往往秒秒必争。

他忙而不乱，迅速打开加力。

月朗星稀，云朵片片。天幕上，米格—17Φ 宛如离弦之箭，飞驰战区。

飞抵战区，张文逸减小速度，降低高度，利用月光和云层做背景，搜索目标。

“敌机在你左前方 1 公里。”

地面领航员通报。

张文逸的心倏地缩紧了。

那是一次夜间空战演习，天空漆黑。

“敌机在你前方 2 公里。”

2 公里正是可以发现目标的距离。

但是没有……

“敌机在你正前方。”依然没有……

第二章 夹缝里的鏖战角逐

“看到目标了没有?”

“看到了。”

“追上去!”

“明白!”

他驾机冲向目标。

然而,追了半天,自己同敌机的距离没有丝毫缩短。

怎么回事?

定睛细看,哑然失笑。

他追击的是一颗小星星。

这就是发生在张文逸一次夜间空战演习中拦截“敌机”时的情景。

此刻,张文逸保持好飞机平飞状态,在丝丝变幻无常的云絮中搜寻,没有发现任何疑点。

“敌机在你左前方1公里。”

地面领航员再次通报。

1公里,对高速歼击机而言,只在眨眼之间,1公里,也正是歼击机瞄准射击的时刻。

张文逸自左至右观察了一个扇面。

始终没有目标的踪影。

他抬头望去。

6000米的高空,幽暗的天庭中央,覆盖着一团云,一颗小星星闪闪烁烁,薄云中透出了皎洁清澈的上弦月。

陡然,在米格歼击机左前上方600米的高度上,似乎有个红点闪动了一下。

他的心一抖。

红点愈来愈近,愈来愈大。

渐渐地，四颗红点清晰地呈现面前，红点的两端，是一道模糊的阴影。

他看清了，四颗红点是四支排气管喷出的火苗，红点两边的阴影是机翼。

敌机！

张文逸报告：“发现目标！”

P4M—IQ 电子侦察机是美国空军夜间低空侦察的“最新型武器”，飞机上装有 4 台喷气和活塞式两种发动机，配备大功率机载雷达，由十几名精干的飞行员、技术员操纵，专门用来侦察中国军事行动和军事设施。它当然不会想到，刚刚出笼，刚刚飞进中国领空，就会落得个碎骨粉身。

张文逸驾机灵巧地向左急转弯，首先跃居有利攻击位置。

P4M—IQ 掉转机头，改变航向，向公海飞去。

显然，P4M—IQ 发现了尾随而至的米格—17Φ 歼击机。

张文逸紧逼一步。

P4M—IQ 距离公海越来越近。

他果断地将瞄准具的中心点对准四颗红点的中心，轻柔地稳住飞机。

“请求攻击！”他边瞄准边报告。

地面指挥员：“坚决打掉它！一定要打得狠，打得干脆，在我领海内击落它！”

“明白！”

瞄准具光环里，当目标两翼的投影伸展到刻度之外的瞬间——

米格歼击机轻微地颤动着。

夜色中，火红的曳光弹伴着呼啸声笔直地飞向前方。

第二章 夹缝里的鏖战角逐

片刻,张文逸从炫目的光亮中镇静下来,寻找目标的踪迹。

P4M—IQ 安然无恙,但像失魂落魄的惊弓之鸟,正加速飞往公海。

米格歼击机再逼近一步。

在 P4M—IQ 右后上方,张文逸按下机头。

一簇火舌不偏不倚,正中 P4M—IQ 左翼根部,燃起烟火。

米格第 3 次瞄准。跟进。

在 P4M—IQ 左后下方,张文逸微抬机头,手指狠狠压在发射按钮上。

咚咚!

一串串炮弹从翼下吐了出来。

顿时,P4M—IQ 变成巨大的火团,翻滚着,轰然一声震天动地的声响,坠落在衡山岛附近中国领海内。

“目标坠落,请求返航!”

“你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

“是不是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

“可以返航!”

米格歼击机迎着熟悉的跑道上缤纷的灯光,飘然着陆。

“最新型武器”有去无回,五角大楼怨声鼎沸,白宫沸沸扬扬,军政要员们“怒气冲冲”,声称“共产党中国不顾国际公法,在公海上空击落我巡逻机 1 架”,猖狂扬言“报复”。

于是,调兵遣将,大批舰艇兵陈东海,100 多架作战飞机

携炮挂弹，好不威风。

不过，美国人的“老一套”我们领教过，已经司空见惯了，“武装示威”不过是抖抖威风、炫耀一番而已，最后只得悄悄收场。

他们知道，对手已经不再是几年前的那支“娃娃部队”了。

第 三 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10. 中东事件爆发,台湾国民党紧锣密鼓,加速“反攻大陆”的准备。彭德怀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毛泽东审时度势:这个时机很好。中国军队大规模战略军事行动悄悄运行

1958年7月17日。

北京的一个不眠之夜。

灯火通明的会议厅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主持召开军委会议。

勇谋双全、身经百战的三军将领们此时正襟危坐,面色凝重,氛围比平时多出了几分肃穆。

彭德怀神情严肃,目光深沉,看上去有些近乎冷酷。

这位共和国的元帅知道，一场新的复杂的斗争迫在眉睫，免不了又要操戈舞剑，你来我往地打一下子了。

7月13日，伊拉克卡塞姆将军发动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

于是，飞扬跋扈、喜好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英美失去了在伊拉克的优越地位，并直接威胁到了他们在中东的利益。

7月15日，美国大动干戈，悍然派遣全副武装的陆战队5000余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

与此同时，驻远东美国军队也迅速进入戒备，加强了北起冲绳、南至菲律宾的海、空巡逻。

7月17日，英国军队侵入约旦。

中东局势骤然紧张。

国际局势就是这样微妙，有风便是雨，风吹草动，大波轩然。不过，微妙就微妙在军事战役要稳操胜券，政治斗争又要立于不败之地。一个是真枪实弹的威慑，一个是智慧胆识的较量。军事仗难打，政治仗更难打。

当然，就中东局势而言，似乎还不足以使中国兴师动众。但是，问题在于美国人的手实在太长，同时伸向中国台湾，这就不能不使中国的将军们头脑里增多一层思虑。

众所周知，美国对台湾海峡垂涎已久，千方百计甜言蜜语拉住蒋介石。从1947年下半年起，美国就在台北、松山、台中、台南和新竹机场建立了空军基地。美国海军舰艇“名正言顺”地停泊在包括基隆港在内的台湾所有海港。美国陆军“联合军事顾问团”大批现役军官常驻台湾，负责装备、训练“国民党新军”。

1952年到1958年，美国先后给予国民党空军各种飞机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117架,仅在1958年内就“援助”国民党海军各型舰艇60余艘。

朝鲜战争爆发后第3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命令远东美国军队参加对朝鲜人民军的作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7月,美国远东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同蒋介石举行秘密军事会议,确定美国与国民党军队组成联合部队,麦克阿瑟亲自统一指挥,阻挠解放军解放台湾。

麦克阿瑟明目张胆地宣称:台湾是美国太平洋前进中的“总枢纽”,美国必须控制台湾。

于是乎,国民党兴高采烈地夸下了“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海口,几乎年年都要大张旗鼓地张罗重复一番。

“中东事件”爆发,国民党自觉“天赐良机”,喜不自禁,紧锣密鼓地开始“加速反攻大陆的准备”。

国民党军队频繁组织军事演习,高级将领们频频赴金门、马祖“视察”。

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炮兵部队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夜以继日地出动飞机侦察福建、广东等沿海和大陆重要军事目标。

美国驻台湾军事官员和外交人员同台湾当局搞得热火朝天,昼夜接触,关系密切,非同一般。

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出言不逊:美国海军已密切注视着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

7月17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陆、海、空军部队进入特别警戒状态。

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又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挑战。

彭德怀元帅威严地扫视一眼会场：目前，美国、英国正在继续向中东增兵，主席已经指示，我们要有行动，封锁金门及国民党海上航运，利用一切时机打击国民党的运输船只。

军情如火，刻不容缓！

7月18日。中南海。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毛泽东主席坐在沙发上，吸着烟，思考着，等待着他的将军们的到来。

将军们陆续走进会议室。

他们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陈赓大将，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

主席面色很好，深邃的目光里闪烁着睿智、沉静和自信，他娓娓道来：现在美国第六舰队在黎巴嫩搞侵略登陆，挑起中东战争，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强烈反对，到处都示威游行。这个时机不是很好吗？这个时机很好。这个时候，美国是顾得了西顾不了东。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

“选择哪个方面进行实际行动的支援呢？”主席先是望望彭德怀、粟裕，接着又把目光转向萧劲光、刘亚楼，然后提高声音说，“只有选择金门、马祖地区，主要是打蒋介石。金门、马祖是我国的领土，打金门、马祖是我们的内政，在政治上有理，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在军事上有利,美国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

出兵福建,他酝酿已久。

在此之前,部队曾有过几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都被主席否决了。有次他甚至动了“肝火”,让已经行动的部队全部撤了回来。

他寻找和等待的是一种最完美的契机。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中东事件”的爆发促使他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决心。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步棋运筹得十分独到巧妙,实在是高明的一招。

主席又将目光转向陈锡联:“因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第一次炮击 10 至 20 万发炮弹,以后每天打 1000 发,准备打 3 个月。”

将军们都兴奋地点头。

主席继续从容地说:美国所有远东部队都在进行战备,制造紧张空气,企图牵制我们。我们用实际行动回答它,牵制它在远东的兵力,使其不能向中东调兵,减轻美国对中东人民的压力,同时告诉全世界人民,美帝国主义要打仗,中国人民是不怕的!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国的目的,这是它的侵略本质所决定的,这是一只凶恶的真老虎,但也是虚弱的、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们也不能轻视它。在远东、台湾地区,美国有着海空优势,我们尽量不与它发生正面冲突,海空军不出公海作战。

主席将目光转向彭德怀: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是蒋介石,要防止误击美机美舰,既不示弱,也不主动惹事。以中央军委

名义发个电报,命令各大军区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把作战任务下达给福州军区和海军、空军、炮兵,越快越好。

主席言毕,彭德怀元帅接着说道:完全拥护主席的策略。国民党军队为策应美、英在中东的战争,正蠢蠢欲动,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当夜,中央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彭德怀元帅部署作战行动:

解放军空军进驻福建。

解放军炮兵炮击金门。

解放军地面部队的行动主要使用炮兵,但焦点放在空中。

空军除非常复杂气象条件限制,一定要在7月27日进入福建、粤东的作战机场。力求稳妥可靠,以小进求大进,逐步转场入闽,站稳脚跟。空军的飞机不要前出公海上空作战。

浙江的海军航空兵做好策应空军进驻汕头、连城和进至三都澳上空作战的准备,保障空军侧翼安全。

军委空军连夜召开常务扩大会议,作出决定:

立即组建以聂凤智为首的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机构;

第一批入闽的歼击航空兵部队于7月24日紧急转场到待机位置,然后以2个师部各率1个团于7月27日分别隐蔽进驻汕头、连城基地;

另调部分高射炮兵部队和雷达兵部队入闽,从东北、华北和华东抽调3个场站,紧急调运保障车辆、弹药和各种器材物资。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部署完毕,如释重负般长长地吐出一口粗气。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抚今思昔,想到当年自己临危受命之时的情景,他的心中仍然热血滚滚,豪情满怀。

此次三军入闽,非同寻常。虽然中国空军历经抗美援朝战争,但对国民党空军不可小视。从建国时至今日,国民党空军在福建沿海,进进出出,轰炸扫射,猖獗异常。当时,我防空力量不足,东南沿海除上海、宁波、广州等地有歼击航空兵和高射炮兵设防外,宁波以南、广东以东沿海,只有福州、厦门、汕头等地部署少量高射炮兵部队。雷达情报网刚刚建立不久,沿海一线对高空情况尚能掌握,而对中、低空情况的连续掌握就无能为力了。而没有雷达情报保障,对国民党空军的连连串袭,高炮部队不是发现不了目标,就是发现目标太晚,毫无战果。

现在,空军要一下子从国民党手中夺回制空权,并非轻而易举。打好了当然皆大欢喜,打不好呢? 打砸了呢?

刘亚楼久坐默想,细细思量,一点一点地理顺自己的思路。

猛地,刘亚楼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伸手抓过电话。

11. 聂凤智挂帅出征,空军的“老本”几乎全部上阵。刘亚楼“杀气腾腾”:如果前沿部队还不够,就把整个空军都杀出去

叮铃铃!

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刚刚入睡的聂凤智从睡梦中惊醒。

他看看表,已是深夜。

半夜三更，哪里来的电话？

“老聂，主席今晚发话了。”

电话里传来一个粗声大噪的福建口音。

聂凤智冷不丁地一个激灵，睡意顿时全消。他不知道主席发的什么话，顺手拿过一支铅笔，边听边记。

话筒里的声音他当然很熟悉，那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聂凤智听清楚了，空军要进入福建。

末了，刘亚楼又道：有关命令正在起草，你们可先行动起来。

聂凤智，中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空军里的人大约都晓得二十几岁开始就担任要职的聂凤智是位怎样的人物，大家对他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空军最能打的是聂凤智。

其实，聂凤智在陆军时就以胸怀韬略、勇敢善战而著称。

济南战役，聂凤智任华野九纵司令员。

军委首长说：攻济作战，1个月不行2个月，2个月不行3个月。

聂凤智道：不一定非要拖上那么久，也许有个15天到20天就能把济南拿下来。

济南重兵11万，城防坚固，弹粮丰足，易守难攻，半个月打下来，是不是异想天开，考虑得太简单了些？

然而，他的部队一马当先，势如破竹。

许世友司令员在电话里点名找聂凤智。

“聂凤智啊？”

“是我。”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嗯,这次打济南,你们打得不错!”

他刚想说句什么,那边的电话已挂上了。

聂凤智呆愣在了那里。熟悉的人都知道,好听的话很难从许世友的嘴里说出来。聂凤智从 1931 年认识他,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大仗、小仗打了不计其数,18 年了,这可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表扬。

淮海逐鹿,他的部队冲锋陷阵,锐势难挡。

聂凤智与六纵队副司令员皮定均开玩笑:“四十四军剩下一块‘肥肉’,我们没有吃到,倒掉进阁下的嘴里去了。”

皮定均很风趣:“老兄你攻得太猛,黄百韬对你们有意见,就把这块‘肥肉’送给我们了。”

渡江战役,聂凤智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军长。

长江浩浩,天堑难渡。

又是他的部队,第一个飞渡长江成功。

聂凤智便成为第一个踏上江南土地的解放军将领。

他当即给主席发报:“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这份只有 12 个字的电报,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算得上最奇特最精短的电报。

主席收到他的电报,当即挥毫写下了我国新闻史上的名篇《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攻占上海,又是他的部队大破城池,捷足先登。

陈毅突然问他:“聂凤智,这一刻你最想干什么?”

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舒舒坦坦地睡上两天两夜。”

陈毅大笑:“你呀,一天一夜也捞不到,城市打下来了,还要保住它。”

抗美援朝，聂凤智接替刘震担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是一支“娃娃部队”。

刚刚走马上任一个月，可谓临阵磨枪，仓促上阵。打得赢得上，打不赢也得上。

他上去了。小心翼翼，却还是打砸了。

这是第一仗。

“聂凤智指挥陆军还行，指挥空军就不灵了。”

“他妈的，瞎指挥！”

有人骂他。

他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此后，指挥志愿军空军将美国空军打了个晕头转向，焦头烂额。

3年前——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登陆作战。

制订轰炸计划，他同苏联军事顾问争得面红耳赤，干了个不可开交。

他下达死命令：“按我们自己的方案打，打砸了，我负责！”

他指挥空军又把国民党空军打得一败涂地，配合张爱萍一举拿下了一江山岛。

今天，空军进入闽粤，自然又有好戏可导，好词可唱，使得这位智勇双全的将军摩拳擦掌，兴奋不已。

这是他内心期待已久的。

大陆解放后，华东军区空军作战和防御的重点在浙江、上海一线沿海，无暇南顾。国民党空军以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为后盾，在福建地区霸道横行，不可一世。

当时，曾有人叹息：福建的地盘是共产党的，天是国民党的。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早在1954年,福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叶飞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派空军入闽参战。聂凤智多次随同陈赓、许世友、刘亚楼去福建选址修建机场,实地调查研究空军作战的基本情况。朝鲜停战达成协议,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组织大规模的战役显然已不合时宜,毛泽东建议暂缓在福建作战,首先解放浙东岛屿。大陈列岛战役结束,重点又随即瞄向了福建前线。

1955年5月30日,中央军委电令成立福建前线指挥所,任命叶飞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皮定均、彭德清、聂凤智为副司令员。

9月,彭德怀、黄克诚赴福建了解战备,召集南京军区空军、广州军区负责人随行,进一步确定闽粤沿海空军防卫和作战的有关问题。

其实,1950年初,空军就在这一地区修复机场,准备进驻航空兵部队了。朝鲜战争爆发,集中精力、兵力抗美援朝作战,进驻部队的行动不得不中止。1956年,福建、浙江、粤东地区新建一批机场,空军再次着手航空兵部队入闽的准备。但是,由于局外人难以了解的种种原因,也未能付诸实施而悄然“流产”。其中有次部队已开始行动,毛泽东闻悉,当即责令刘亚楼将部队从半路全部召回。

1957年12月18日,主席终于做出“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决策。

1958年1月,军委空军、福州军区和中共福建省委向中央军委报告了空军入闽的方案。

“中东事件”,这个偶然的机遇终于促成了中国三军大规模战略机动入闽的军事行动。

尽管今晚电话来得突然，聂凤智也并不感到意外。他甚至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知道，入闽的时机到了。

想到这里，聂凤智的心中不由得升腾起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主席的由衷的钦佩和敬仰。

毛泽东几次否定军事行动，早不进晚不进，偏偏就选在这个时候进，这正是主席的高明和过人之处。

当晚，聂凤智即通知有关部队和人员立即进入临战状态。

第二天，他带着秘书乘机直飞北京。

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召集海军、空军、炮兵及总参谋部负责人，研究炮击金门和海军、空军入闽具体部署。

同日，空军召集第一批入闽参战的师以上干部召开紧急作战会议。

福建、粤东地区，空军仅驻有少数高射炮、雷达兵和探照灯兵部队，只有空军第一军军部驻福州，担负福建地区防空作战指挥。现在大批航空兵部队入闽，原有指挥机构当然不能适应了。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决定：

以空军第一军军部为基础，由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中将负责，从杭州空军第五军等单位抽调具有作战指挥经验的人员，组成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所；

第一仗是关键，胜负关乎整个战斗进程，作战使用战斗力强、作战经验丰富的航空兵部队，战术上求得以多胜少，战略上求得以少胜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力争打好第一仗；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空军第一批入闽粤的部队为歼击航空兵第一师、第三师、第九师、第十六师、第十八师,轰炸航空兵第八师一个团和独立第四团。

“前线司令官”聂凤智一看这阵势就知道不得了啦,选调的这些部队都是响当当的拳头部队,也就是说,几乎是在抗美援朝中打得最棒最漂亮的航空兵部队都用在了第一、第二梯队,特别是第一梯队,空军的“老本”和“精华”都用上了。

刘亚楼依旧“杀气腾腾”,特别对聂凤智强调:“如果你聂凤智需要,大家都全力以赴。这个仗只能打好,不能叫敌人把我们撵出来。聂凤智呀,如果前沿部队还不够,我就把我们整个空军都杀出去!”

聂凤智心头一阵感动。刘亚楼的“慷慨大度”实际上是对他这位“司令官”寄予的百分之百的信赖。精兵上阵,可见刘亚楼用心良苦,也可窥见他进则胜之、打则胜之的决心。他能说什么呢?再也没有什么比信任更让人感动、更让人鼓舞的了。自己从没有想到会成为一名空军乃至空军的将军的聂凤智,对空军的感情深厚纯洁。经历抗美援朝,多少悲怆,多少壮烈,多少可歌可泣的壮举,多少年轻飞行员血洒长空,每每忆起,都禁不住热泪滚滚。他为这支空军自豪,为有这样的飞行员自豪。率领这样的英雄部队作战,他感到成竹在胸,胜券在握。

经商海军同意,海军航空兵第四师亦列入第一批入闽航空兵序列。

入闽作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继抗美援朝战争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军事行动。

“福建蛮子”刘亚楼的心情可想而知,夺取福建前线制空

权，他渴望已久。他要在福建打出个样子来。和平环境下打仗，对部队更是一种特殊的锤炼。另有一层意思，打回老家，他这位空军司令也好交给父老乡亲一张满意的答卷。

刘亚楼踌躇满志，煞是昂扬：当年人民空军刚一诞生，就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空军较量，并且取得胜利。如今我们的空军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国民党空军，更应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12. 朱云谦开门见山：说我是来动员打仗的。国民党空军有支“飞虎队”，赵德安说我们是“打虎队”。彭由笑起来：你们山东自古就出打虎英雄

空军航空兵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飞行员列队走进军官灶饭堂。

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朱云谦少将风尘仆仆地刚刚赶来，开门见山地道：“我是来动员打仗的。”

话音刚落，大家情绪高昂。

师政治委员彭由说：“我们的对手很猖狂，就是国民党空军号称王牌的‘飞虎队’。”

大队长赵德安浑身洋溢着山东汉子特有的那种豪放和粗犷，亮开大嗓门，脱口道：“我们是‘打虎队’。”

彭由笑起来：“你们山东自古就出打虎英雄！”

赵德安，这位有勇有谋的飞行员和他的战友们在广东沿海几次精彩漂亮的空战，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天入闽作战，使得这位勇敢善战的飞行员不由得又摩拳擦掌，喜上眉梢。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这时,师长林虎道:“部队进驻机场有两个条件:一是不能让敌人看见,转场飞行要在 1500 米以下;二是不能给敌人听到,保持无线电静默。”

7 月 19 日 9 时 30 分。

军委空军发布行动命令。

当夜,聂凤智率精心挑选的精兵强将昼夜兼程,开赴前线。

22 日,他们到达福建晋江。经过昼夜突击,建立了指挥、情报、协同、航行、机要等各种网络设施,组建和调整了雷达站,全面加强了防空警戒雷达部署,调整和加强了各作战机场、担负沿海重要城市防空的高射炮兵部队,在罗裳山开设了福建前线指挥所。

国防部随即发布命令:福州军区空军成立,聂凤智任司令员。

临战条件下的转场,对空军来说,是必须慎之又慎的大事。空战史上,因转场不慎,立足未稳,遭敌突击,机毁人亡的战例举不胜数,可谓多矣。

在第一批入闽的航空兵部队中,有的已经停飞进行整风,有的远在东北地区,况且福建地区此时阴雨连绵,时遭台风、山洪、暴雨袭击,全省被冲毁大小桥梁 43 座,公路、铁路严重塌方,飞机转场、物资运输困难重重。航空兵部队在这样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转场,按常规一般需要 8—10 天时间。

部队能否按时抵达待机位置?

衢州、路桥机场。

一架架歼击机频频升空,格外忙碌。

霞浦、古田空域。

歼击机络绎不绝，往来如梭。

这是解放军空军为使入闽的航空兵部队隐蔽进入，故意大造声势，吸引转移台湾的注意力。

7月22日。

首批转场的第一梯队——空军歼击航空兵第一师和第十八师分别秘密转场至江西新城机场和广东惠阳机场。

7月27日9时。

浓云低垂，大雾弥漫，遥远的天际飘过来阵阵沉闷的雷声。

航空兵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大队长赵德安率4架米格—17Φ歼击机首批起飞，在云海中艰难穿行，秘密飞赴粤东。

1400米至1500米的高度上，歼击机悄然飞行在完全陌生的空域。偌大的两层云横亘前方，迎面扑来。此刻，如果爬高，很可能被国民党的雷达发现，整个战略意图就会暴露。如果降低高度，机翼下是一座800米高的山峰，云裹雾罩，稍有疏忽，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钻云层……

这是一场对勇气胆略、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的考验。

赵德安相信自己，相信他的战友。他毫不犹豫，果断地举拳向战友们示意：穿云通过。

机群钻进云层。浓云遮罩，座舱里顿时变得漆黑。这时，风夹着雨遽然而降。4架歼击机队形密集，如同蹒跚在崎岖的山路，他们互相之间谁也看不见谁，一旦出现偏差，就会导致相撞，机毁人亡。

赵德安目不转睛地注视仪表，分毫无误地保持着航向、速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度,轻柔从容地驾机平飞,率队前进。

3分钟。漫长而艰难的3分钟。

歼击机挣脱羁绊毅然冲出云层。

你现在看到的,仅仅是入闽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由此你就会明白即将到来的那个“3:0”并非偶然。

9时30分。4架米格—17 Φ 歼击机在汕头安然着陆。

12时37分。航空兵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15架米格—17 Φ 歼击机全部抵达汕头机场。

12时57分。航空兵第一师第一团米格—17 Φ 、米格—17 Φ 共33架歼击机全部飞抵连城机场。

首批转场的第二梯队歼击航空兵第九师第二十七团、第一师第三团、第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和海军航空兵第四师第十团,于8月上旬先后进驻漳州、连城、龙田、福州等机场。

解放军空军完成了福建、粤东一线机场的部署。以后数批转场的轰炸航空兵和侦察航空兵等3个团又2个大队、1个中队,亦于8月下旬至9月中旬,先后从原驻地转场至福州、漳州和樟树等一、二线机场。

至此,一线机场部署了6个歼击航空兵团的兵力,连同位于二线和待机位置的航空兵共17个团,歼击机520架,主要装备米格—17 Φ 歼击机和国产“五六式”(后改称歼—5)歼击机。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打虎队”悄然而至,国民党空军一无所知,依旧加紧对大陆轰炸破坏的准备和海空巡逻(日出动飞机达100架次),F—86、F—84飞机看机会抓空子大速度对沿海大陆擦边强行侦察。

中央军委对空军作战作出了明确指示：

对侵入我国领空进行强行骚扰活动的外国战斗机及窜扰的蒋机应坚决击落之，但追击之时，不得超越领海线（中央军委 1954 年 7 月 26 日暂定为 6 海里，1958 年 9 月 4 日，中国政府声明，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凡侵入我国的外国战斗机或窜扰的蒋机对我进行任何一点轰炸后，我歼击航空兵则不受领海限制，可超越领海线打击敌机。但在一般情况下，以不超越领海线为度；对窜入的美、蒋运输机，应强迫降落至我方机场，如不听令，即行击落。但在目前情况下，对蒋机飞往金门的运输机暂不攻击，体现封而不死的策略。

13. 林虎不失时机：你们放心打。高长吉一个点射，F—84 凌空开花。张以林半滚倒转，咬住敌机。赵德安迎头呼啸而上。美国合众国际社惊呼：超音速的共产党中国不同凡响。毛泽东祝贺空军旗开得胜

7 月 29 日。粤东。

刚才还是风和日丽的天说变就变了。白的云变成了暗黄色，又变成了墨黑色，像是海中分离出来的那般，从天际慢慢涌向沿海大陆，一团团，一簇簇，云层愈积愈厚，愈来愈低。

10 时 43 分。台南。

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少校副大队长刘景泉带领 F—84G 型飞机 4 架起飞，贴着云层，向大陆进袭。

汕头指挥所。

年轻的指挥员、师长林虎坐镇指挥，泰然自若。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战勤人员全神贯注,似挽弓射雕,等待时机。

跑道上,4架米格—17Φ歼击机列队候令。

林虎也不是没有压力的。

国民党空军横行闽粤10年,主动权都在他们手中,飞行员技术和素质都属上乘。解放军空军脚跟未稳,第一战胜负直接关系到全局。对飞行员是考验,对一名军事指挥员来说,更是一次考验。

天公不作美。阴沉沉的天空中细雨霏霏。

11时3分30秒。雷达报告:“目标4架,直奔汕头。”

“打虎队”——空军航空兵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赵德安、黄振洪、高长吉、张以林4名飞行员迅速跨进飞机座舱。

指挥所命令:“做好地面投副油箱起飞准备。”

稍顷,指挥所再次命令:“一等战斗准备!”

指挥所通报:“敌机4架,高度800米,航向270度。”

11时5分30秒。F—84G距离汕头85公里。

11时7分30秒。林虎命令:“起飞!”

跑道上,歼击机猛地一抖,发出巨大的轰鸣。

风雨中,只见4架米格—17Φ滑出跑道,昂起头,如搏风击雨的海燕,舒展双翼,轻盈地跃上九霄。

机场上空,黑云密布,淫雨连绵,此时的云底高只有200米,能见度极低。头顶,浓云翻腾,翼下,海浪滔滔。

大队长、长机赵德安的眉头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皱。

按照常规、惯例,升空截击时,直线穿云上升,在云上完成集合编队后再出航。战时瞬息万变,莫测无常。今天,如果仍然按照常规、惯例显然已经行不通了,这样势必延误时间,错失战机。

一名飞行员仅有打虎的勇猛是不够的,任何一次成功的空战都是多方面因素的组合,更是勇敢加智慧的结晶。

赵德安浓眉一挑,果断地晃晃机翼,命令3架歼击机转弯向自己靠拢,打破常规,在150米的云下集合编队,成左梯队队形,利用云隙穿云上升,在高度1000米出航。

云海茫茫,飞行员们靠仪表指示操纵飞机,飞赴战区。在进海30公里处时,前方出现一层云隙,赵德安拉杆抬起机头,如离弦之箭,率队从云层夹缝中呼啸而出。

11时11分。林虎向空中通报:“F—84,4架,高度800米,航向270度,注意搜索。”

长机赵德安:“明白。”

11时11分45秒。“空中千里眼”高长吉首先发现目标。

“右前上方,5公里,目标,2架。”

高长吉的话音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

“不是2架,是4架。”

这是地面指挥员林虎的声音。

高长吉闻言一震,再次仔细搜索,果真发现还有2架F—84G紧随其后。

这时,长机赵德安听到高长吉报告,知道他距目标最近。为争取战机,便果断地改变了一般由长机组攻击僚机组掩护的战法,当即命令僚机组:“你攻击,我掩护!”

地面指挥所里,林虎审视战区形势,估计国民党空军没有后续梯队,便不失时机地向空中通报:“你们周围没有别的情况,大胆、沉着地攻击!”

林虎机敏果断的决心为空中飞行员创造了良好的心理条件。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高长吉听到长机的命令,明白是让自己争取战机,便驾机一个饿虎扑食,迅速占据 F—84G 僚机尾后的有利位置,投入攻击。

遽然而来的米格—17Φ 使 F—84G 懵头转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惊慌失措地呼叫:“后面又来了 2 个,是共军还是我们自己?”

F—84G 慌忙之中右转摆脱。

但是,为时晚矣。

说时迟,那时快,高长吉一拨机头,但见一道白光倏地一闪,直插乱机内侧,敏捷地跟踪瞄准。

5000 米,3000 米,1000 米,500 米……

两机的距离不断接近。

米格的瞄准镜牢牢稳稳地箍住了 F—84G。

169.5 米——

高长吉一个点射,22 发炮弹喷吐而出。

F—84G 还没有分辨出究竟是谁开的炮,就凌空开花,一命呜呼,栽进了汹涌的大海。

高长吉兴奋地大喊起来:“打中啦!”

闽粤空战,高长吉首炮中的。在后来的空战中,正是他用国产歼击机又一炮打出了个奇迹。

此时,紧跟在高长吉后面的张以林,敏捷地来了个“鲤鱼跳龙门”,飞越高长吉,又猛地一个半滚倒转,狠狠地咬住了 F—84G 长机。

F—84G 见势不妙,增速摆脱来势凶猛的米格—17Φ。

张以林当仁不让,在 200 米高度上以 12 度俯冲角呼地扑追下去。

高度压得越来越低，礁石、大海疾扑而来，汹涌的巨浪仿佛要将飞机卷进大海，飞溅的浪花已看得清清楚楚。

高长吉掩护张以林攻击，猛喝一声：“开炮！”

话音、炮声淹没在狂涛里，海面上空萦绕着缕缕淡淡的青烟。

张以林发射的一长串炮弹斩断了 F—84G 的逃路！

驾驶这架 F—84G 飞机的是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刘景泉。他不甘束手就擒，开始驾机进行“蛇形”运动，左摇右摆，想甩掉米格—17Φ 的追击。

雨下得更急，风刮得更紧。只见两架飞机上下角逐，从云上打到云下，再从云下打到云上，一个追，一个跑，好不热闹。年轻气盛的张以林毫不松口，始终咬住刘景泉，不给他一丝一毫喘息的机会和回旋余地。

米格—17Φ 将 F—84G 从高度 2000 米逼迫到 200 米。

151.59 米——

咚！咚！咚！

张以林三次速射，159 发炮弹像生了眼睛似的，准确无误地直扑 F—84G，毫不留情地砍下它的机翼。

F—84G 一声怪叫，拖着滚滚浓烟，歪歪斜斜地向海面坠去。

马公岛上空。一顶红白相间的降落伞慢慢飘落下来。

刘景泉还没有明白“共军”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便带着满腹的疑虑和莫名其妙的沮丧弃机跳伞了。

在高长吉、张以林双机攻击的同时，赵德安、黄振洪双机也咬住了 2 架 F—84G。

狡猾的 F—84G 用分开战术，企图绕到高长吉双机后面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为其长机解围。赵德安明察秋毫,识破诡计,呼地对头迎上去,在相距 366.6 米的距离上,瞄准射击。敌机随即窜出一串火苗,狼狈地掉头向台湾飞逃而去,中途迫降在澎湖岛。另一架更无心恋战,瞅个空子,一个跃升钻进云层逃之夭夭。

11 时 28 分 10 秒。4 架米格—17Φ 歼击机披着征战的硝烟,浴着风雨,安全返航着陆。

闽粤首战,出奇制胜,速战速决,迫使国民党空军连一发炮弹都没有来得及发射,就铩羽而归。

台湾国民党空军原准备在这次袭扰之后,召开庆功会,嘉奖一个时期以来他们侦察袭扰大陆的“功臣”们。没有想到,解放军空军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把国民党空军的“勇士们”打懵了,所谓的“庆功会”也只好流产了。

美国合众国际社一则电讯惊呼:“在台湾海峡上空发生了一场使国民党透不过气的一对一(4 机对 4 机)一边倒的二比零(指击落的,连击伤的是三比零)的空战,超音速的共产党中国不同凡响。”

赵德安后来回忆说:

空军领导同志对这次空战作了总结,指出这次战斗的成功,首先在于部队行动的隐蔽。

我们进驻汕头机场前,多次到该地区上空演练了伏击战术,熟悉了敌机活动规律,并采取了各种隐蔽措施,使国民党空军毫无察觉。当我们突然出现在战场时,就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使其丧失了主动权。第二是地面指挥正确果断。师长林虎为保证首战必胜,使用了全师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上阵。作战中,下达命令、通报敌情适时准确,通话不多,但都指挥在

“节骨眼上”。第三是带队长机机动灵活。根据当时的气象条件,打破常规,决心在云下编队出航,赢得了有利时间。空战中4机协同密切,有攻击有掩护,发挥了整体威力。第四是飞行员英勇顽强。攻击时靠得近,打得准,打得狠。3人开炮,射击距离近者150多米,远者也只有366米。高长吉仅用22发炮弹即击落1架敌机。

庆功大会上,广空吴富善司令员还宣布了空军的决定,给我所在的一大队记集体二等功;高长吉、张以林各记一等功;我们4人同时受到提前晋衔、晋级的奖励。

毛泽东闻悉空军入闽作战开门红,甚为欣慰。

福建之战与朝鲜之战虽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从历史的纵深同等地评价这场战争。

7月30日。北京西郊机场。

素来慎重初战的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对身边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吴法宪说:祝贺空军旗开得胜!

时隔不久,刘亚楼和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等赶赴汕头机场,为空十八师召开庆功会。

庆功会上,刘亚楼幽默地说:“他们(台湾)不开庆功会,我们开!”

空军航空兵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第一中队屡战屡捷,后来曾创造了击落击伤敌机13架而自己无一伤亡的13比零的战绩,令敌闻风丧胆,从此获得了一个响亮的称号——“航空兵英雄中队”。

难怪,时至今天,赵德安回忆这些往事时还说:“每当想起这一战斗情景,我总是激动万分,兴奋的心情难以平静。”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1954年就任航空兵第十八师政委的彭由在30多年后,回顾这支部队在国土防空作战的战斗历程时,动情地说:“回忆这段历史,我深切怀念为保卫祖国而血洒长空的飞行员,他们将在空十八师的战史上永垂英名。”

“航空兵英雄中队”的最后战绩是飞行员董小海在广西击落的美国无人驾驶侦察飞机。

14. 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纠缠,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织,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来,聂凤智颇费运筹,夺取制空权艰巨而残酷

“7·29”空战,给了傲气十足的国民党空军一个漂亮的下马威!解放军空军进入福建、粤东,要站稳脚跟,就必须与国民党空军争夺制空权。

这是“前线司令官”聂凤智将军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现代战争,空军首当其冲,谁拥有了制空权,谁就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解放军空军虽然在朝鲜战场同号称世界一流空军的美国空军进行较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战绩,但是,夺取闽粤制空权却有着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在台湾,国民党不仅有一支400余架战斗机的空军部队(主要装备F—86G、F—84G型飞机),而且美国在台湾也保持相当数量的空军兵力,准备随时支援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每逢有国民党空军飞机来犯,公海上空必有美国空军飞机为之策应。这就需要教育部队严格遵守作战政策,不主动惹事,以免授人以柄。

解放军空军习惯于大机群的空战，国民党空军可不是这样，它并不摆开架势争个高低，只是小编队或单批单架“惹是生非”，因而难以歼敌有生力量，只能采取防空作战方式，耐着性子，小敲小打，积小胜为大胜，把敌机打痛打怕。

但是，与平时的国土防空作战又不完全一样，即既要同单批、单架和中、小机群作战，也要随时准备同大机群进行作战。更不同于抗美援朝时期的作战，在一条纵长横窄的地带来我往频繁搏斗。

福建地区与台湾仅一海峡之隔，国民党空军出动通常是在北起温州、南至南澳一带宽阔海域。有利可图时，突然进来偷袭，不利时，就扭头出海。解放军空军航空兵部队既要保护目标不被轰炸袭击，又要严格遵守不出海作战的政策，还要力求在这纵短横宽的战线上不丧失一切战机，难度可想而知，不言而喻。

福建背山面海，气象复杂多变，航空兵初次入闽，战斗出航、战备训练生疏。雷达兵部队在航空兵部队入闽后，由警戒转入引导，情况不熟，经验不足，技术水平不高。

空军入闽后，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随之纷至沓来。

平时与实战不同，本本与实际又存差异。在严格的战争考验面前，有一系列在条令上根本没有或者虽有但不完全或已不适应的问题。

以往歼击机编队要求整齐、美观、密集，谁编得最好，谁就被认为是最好的。实践证明，这种队形只适用于天安门检阅，不适应空战格斗，大速度飞机空战就更不适应了。

按旧的规定，在长僚机关系上只强调僚机如何跟队，如何掩护长机，不强调长机如何照顾和掩护僚机，结果长机任意机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动,高空大速度,僚机拼命追赶也跟不上,一再出现单机作战的不利局面。

战术研究时,一种是片面夸大敌人的力量,机械照搬抗美援朝初期装备上的敌优我劣,只研究被动时的动作,怎样避免被咬,如何摆脱等等。另一种是片面强调敌人无能,只研究如何追击,不研究万一遇到不利和被动时如何转为主动,一旦出现情况,就假设敌人这样跑、那样跑。如此研究到最后,有的飞行员便泄气地说:“反正他想跑,你拿出吃奶的力气也打不上!”

部队入闽,处在和平环境下,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忙乱现象,看到一点做一点,走一步看一步,顾此失彼。有些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情绪很高,干劲十足,起早贪黑,忙来忙去,却收效甚微。有的领导机关墨守成规,布置一项工作要好几道手续,开好几个会议,甚至开完了会还要再发个文件、指示才算数。有的单位平时宣传鼓动轰轰烈烈,一到作战反而冷冷清清,甚至强调没有扩音器、没有漂亮的“光荣榜”。

入闽初期,有的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过分强调战争气氛。有的对战争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和平麻痹。

飞行部队中,开始把美蒋空军战术、技术水平估计过高,怀疑能否夺取制空权。当打了几仗之后,有人又说,“蒋介石那一窝子破烂飞机不在话下”,“国民党空军的战术就是逃跑战术”,滋长了轻敌情绪。部分飞行员求战心切,产生急躁情绪,要求“说打就打,干脆痛快”。

炮击金门,使麻痹松懈的人再度紧张,情绪高昂。国防部发布暂停炮击的命令后,许多人又感到困惑不解,“对金门白围困了”,“岂不中了杜勒斯的阴谋诡计”。

当台湾海峡斗争形式发展为停停打打、半停半打的局面后,松懈麻痹时隐时现,持续不断,愈到后期愈严重。

有的飞行员反映:“机场里没有火药味,不像战场”,“天天起飞,只不过是捞个起落”,“再准备反正也是打不上”。

两个月后,有人对工作感到“不过如此”。有的干部刚来时出航准备兢兢业业,空中搜索精力十分集中,而现在感到有点无所谓了。

3个月后出现了“淡而无味”的想法。

4个月后产生走的念头,算日子,想休假。

这次相当规模的陆海空三军联合战役(而且是艰巨的战役任务),发生在相对的和平环境中。对航空兵部队而言,战斗起飞,也就有了战斗的氛围。不起飞不进入一等战斗准备,则又与平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从道理上讲,仗确实每日每时可能会突然打上,可事实上却又是多次起飞打不上。如此一来,久而久之,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无仗可打”,“轮而不战”,一度机场上休息、闲聊、下棋、打扑克的随处可见。高射炮兵部队进入一等战备的次数有时一天多达10余次,每次10分钟甚至几小时,吃一顿饭也常常中断好几次。烦了。

聂凤智是善于多思的,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夺取福建制空权艰巨而残酷。

15.汪梦泉披挂上阵,落魄而逃。周春富孤军奋战,血洒长空。毛泽东指示全力营救

国民党空军挨了猝不及防的当头一棒,可不得了啦,对解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放军空军的突然而至感到茫然,搞不清“共军”调集了多少人马,便边轰炸大陆沿海军事目标,边用性能优良的 F—86 战斗机掩护 RF—84 侦察机,每天出动 100 多架次对闽、粤沿海强行侦察。

8 月 7 日,国民党空军主力第五大队上校副大队长汪梦泉亲自披挂上阵,率领 F—86 战斗机 8 架,簇拥和护卫着 2 架 RF—84 侦察机飞赴晋江、惠安。

第五大队刚刚进入大陆上空,即遭到驻漳州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九师 8 架歼—5 歼击机的截击。

激烈搏斗 5 分钟,汪梦泉驾驶的 F—86 战斗机被解放军空军飞行员岳崇新击伤,落魄而逃。

飞行员岳崇新在陆军是名机枪射手,刚刚从航校毕业不久就参加了这次空战。他飞行时间总共只有 233 小时 55 分。对手汪梦泉则是留学美国、飞行 1000 多小时的老牌飞行员。空战中,汪梦泉为摆脱岳崇新的攻击,从高度 9000 米下降到 3000 米,使用了半滚、侧滑、摇摆、筋斗、俯冲等剧烈复杂的高难度动作。岳崇新两次冲进 F—86 飞机的尾流,仍穷追不舍,连续开炮,将其击伤。

8 月 14 日。碧空万里,烈日炎炎。

号称“飞虎队”的国民党空军“王牌”第五大队再次出动 F—86 战斗机群大摇大摆地飞临闽江口。

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十六师第四十六团 8 架歼击机待命迎战。

烈日炙烤。座舱里,飞行员周春富披挂整齐,汗如雨下,衣服已被汗水浸湿。

飞行员们静静地等待出击。

突然,耳机里传来起飞命令。

顿时,机声轰鸣,歼击机拔地而起,飞向战区。

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周春富发现了马祖岛东北上空两缕细细的烟。

“01号,左前方,有两个拉烟的。”他立即报告。

“那就是敌机,坚决消灭它!”地面指挥员命令。

眨眼间,他们与7架F—86遭遇。

大队长赵俊山一看敌机居高度优势,果断命令:“投副油箱,左转,爬高占位!”

周春富紧跟其后,边爬高接敌,边警戒后方。

F—86机群发现米格歼击机高度处于劣势,刷地右转,拉成庞大的扇面,向米格机群扑来。

赵俊山立即率队大速度从F—86机群腹下一冲而过,使敌扑空。

第五大队不愧“王牌”。F—86机群迅速分成左右两段,左边4架向右后方转,右边3架向左后方转,形成交叉转弯,对米格机群进行夹击。

“右转!”赵俊山率机群向右边将临近的3架F—86猛冲过去。

米格歼击机势如迅雷疾电,锐不可当,3架F—86扭头南逃。

赵俊山猛追而去。

周春富同长机拉开了距离。只见左向右转的4架F—86继续右转,阴谋偷袭长机。

周春富识破F—86的诡计,遽然猛掉机头向左,射出雷霆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般的炮火,全速冲过来。

F—86 机群避开米格歼击机的炮火,将单枪匹马的周春富置于重重围困之中。

米格歼击机孤军血战,尖啸着,炮口吐着火焰,挟雷裹电,如一头雄狮,锐不可当。

F—86 认为“共军”可以束手就擒了,没有料到这个完全处于劣势的飞行员会做出令人难以想象的抗争,顿时,手足无措,乱了阵容。一架躲闪不及,当即中弹,拖着黑烟一头栽进闽江口外的大海中。

周春富拉起机头,一个鹞子钻天,跃上万米高空。他下意识地向下环视,猛然吃了一惊:下面又出现了 8 架 F—86!

原来,今天国民党空军从不同方向共出动了 26 架飞机,这是国民党在东南沿海制造紧张局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空中军事挑衅。

周春富同数架敌机遭遇,犹如身处狼群,凶多吉少。他毫不迟疑,按下机头,俯冲下来。

咚咚咚!连射的炮弹筑成了一道火网,截断了敌机的进路。

就在这时,刚刚逃离的 3 架 F—86 又悄悄追来,在周春富的飞机尾后开火。

米格猛地一抖。

歼击机中弹负伤。

一比十一!

动魄惊心!

万米高空,火光闪烁,炮声隆隆,惊天动地。负伤的米格歼击机似勇猛的山鹰,忽而一跃而上,忽而直落而下,忽而反

转上升，忽而俯冲攻击，左旋右转，上下翻飞，一排排炮弹打得敌机狼狈不堪。又一架 F—86 被击成重伤，扭动机身，飘飘摇摇地从空中跌落。

F—86 恼羞成怒，重整队形，一窝蜂地扑向势孤力单的米格歼击机。

周春富身陷重围，镇静泰然，沉着地拉起机头向上腾跃摆脱。

F—86 数炮齐发。

周春富寡难敌众，米格歼击机再次中弹。

他的头像被什么东西猛击一下，嗡地一声，温热的散发着腥味的液体从额角流淌下来。他负伤了。

座舱里，浓烟弥漫，油箱里蹿出了火苗，飞机开始坠落，危在旦夕。

周春富猛加油门，艰难地操纵飞机，忽地咬住飞在前方的—架 F—86，将全身的力气凝聚在拇指，狠狠压在发射按钮上，射出了全部的炮弹。

F—86 当空爆炸。

此时，米格歼击机烈焰滚滚，即将爆炸。

一发千钧之际，周春富弹出了座舱……

英雄危难，福州军区立即组织海上救援。

15 日，毛泽东主席指示秘书电告福州军区：一定要尽全力营救落水飞行员。

解放军海军炮艇和平潭地区 1800 艘船在海上反复寻找，始终没有发现周春富健壮飒爽的身影，天真英俊的笑脸。

江海浩瀚，波涛滚滚，莫不是对英雄的深情呼唤？莫不是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对英雄的悼念追思?

周富春,你在哪里,你是否听到了人们对你的呼唤?你是否感到了青山绿水对你无限的眷恋?

或许,有一天,你会驾机微笑着从蓝天深处飞来……

16.“前线司令官”“阴差阳错”,彭德怀哈哈大笑:歪打正着也好嘛。自己的高炮打掉自己的飞机,刘亚楼、陈锡联火速前往漳州

解放军空军连战告捷,基本夺取了闽粤制空权。

8月20日,毛泽东主席决定:立即组织力量,对金门国民党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不打马祖),把它封锁起来。经过一段时间后,对方可能从金、马撤兵或困难很大还要挣扎,那时是否考虑登陆作战,视情而定,走一步,看一步。

8月23日,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实施第一次大规模炮击。

8月24日,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实施第二次大规模联合打击。

美国在解放军炮击以前,已开始向台湾海峡调动兵力。当我炮兵部队把金门置于炮火封锁之下时,又急急忙忙将太平洋第七舰队主力和地中海第六舰队部分兵力集结台湾海峡,从日本、菲律宾和美国本土调来海军、空军部队。

到9月初,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已集结各种类型飞机430架余,作战舰只(航空母舰、重巡洋舰等)60余艘,总兵力达20万人。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杜勒斯公然声称：要用武力保卫金门、马祖。

美国第十三航空队司令托马·穆尔曼亦公然声称：“美国部署在台湾的 F—100 飞机，如果接到命令，可以用来跟共产党中国的飞机战斗。”

美国人的撑腰壮胆使刚刚遭受挫折的国民党空军又有恃无恐了，战斗出动由平均每日 100 架次增加到 200 架次，最多一日达 250 架次，它们以美机为后盾，伺机窜入闽粤上空寻机空战。如果我机起飞截击，即中途返航，大部分在海上活动，少数进犯沿海边缘上空，诱我出海，与在海面上空活动的美机联合与我空战。

聂凤智不吃这一套！

一段时间，双方稍作接触后，敌机即窜往公海，使我欲罢不能，欲追不成。聂凤智索性欲擒故纵，有意放敌一马。

当年在朝鲜指挥空战，聂凤智就把“虚虚实实”、“轮番作战”、“以寡胜多”、“声东击西”、“见机而动”、“反常用兵”等等，这些“土洋结合”的战术运用得得心应手、痛快淋漓，把美国空军搞得焦头烂额，使清川江和鸭绿江之间成了美国飞行员望而生畏、不寒而栗的空中“米格走廊”。此次福建之战，聂凤智老调重弹翻新曲，以正分敌，以奇制胜，奇正结合，相辅相成，又有了新建树。

聂凤智命令解放军空军歼击机在一、二线机场轮换着陆，前线机场的歼击机升空后，故意示弱，飞往后线机场着陆，给敌错觉。国民党空军误以为有机可乘，一味紧紧尾随，焉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线机场的歼击机早已“守株待兔”，敌机乖乖地进了聂凤智的“圈套”。如此一来，既保证了前线飞机的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安全着陆,又使敌机失去了窜回公海的机会和时间,遭到解放军空军歼击机和地面高射炮的双重打击。

“关门打狗”已经演绎为地面部队围困歼敌的军中俚语,聂凤智运用于空战却是偶然得之。

那天,国民党空军3批F—86战斗机窜至泉州上空骚扰。聂凤智命令汕头、连城、漳州、福州、龙田等机场的米格歼击机起飞拦截。

按照预定指挥决心,这是打“时间差”的战术,应该是这批飞机升空,那批飞机着陆,以保持空中连续的打击力量。未料到,各个机场的飞机几乎在同时都飞抵泉州上空,一下子就把F—86全部包围了。

F—86做梦也没有想到撞见“鬼”了,只见上下左右都是米格歼击机,怎敢贪战?不击自溃。米格歼击机穷追猛打,击落击伤2架F—86。

这下可热闹起来了。美国、日本、香港的电台报纸叫个不停,说这个战术不是中国空军的,可能是某国的将领指挥的,云云。

彭德怀元帅的电话打到了福建。

“聂凤智,你这是搞的什么口袋战术哇?”

哪来的什么口袋战术?何来什么某国将领指挥?分明是飞机起飞的时间搞错了。

聂凤智道:“这是阴差阳错碰上的。”

彭德怀乐了:“歪打正着也好嘛,坏事变成了好事。你们要认真总结一下这个口袋战术,将来还可以用嘛!”

这使聂凤智不由得又想起了朝鲜战场上的日日夜夜。

朝鲜空战,国外舆论大哗,称中国空军的战术“近乎游击

战”，毫无规律可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就是中国的军人。聂凤智，这位土生土长的共和国的将军没有框框，没有束缚。他明白，正是这种“近乎游击战”，让美国空军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威风扫地，丢乖现丑，也正是这种毫无规律可言的空战，动摇了美国空军“空中霸主”的地位，奠定了处于嫩芽状态的中国空军在强手如林的世界空军中的地位。

8月25日16时45分至18时。

国民党空军集中第五大队、第十一大队F—86战斗机48架活动在金门以东海域上空，并以8架飞机进入漳州附近，企图引诱解放军空军航空兵赴公海上空作战。

福州军区空军令68架米格—17Φ歼击机和歼—5歼击机迎敌。其中空九师二十七团的8架歼—5飞机在漳州东南上空与敌F—86机群遭遇。

空战中，飞行员刘维敏驾驶歼—5歼击机只身与F—86机群展开殊死格斗。

鏖战14分钟后，他击落了2架F—86。

正当刘维敏奋力追击一架F—86时，却被解放军地面高射炮兵部队误当敌机而击落。

空炮协同历来是空地联合作战的首要问题。3年前的一江山岛战役就为解决空炮协同颇费运筹。飞行员顾虑自己不会被自己的火炮击中，炮兵担心火炮会不会打掉自己的飞机。当然，一江山岛战役创造了中国军队空炮协同作战的典范。

今天出了问题。

中央军委当即责成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炮兵司令员陈锡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联专程前往漳州,专门研究解决空炮协同作战问题。

17.毛泽东审时度势驾驭斗争全局,蒋介石欲进不成,艾森豪威尔欲罢不能。“响尾蛇”上阵。杜凤瑞打掉“活烈士”。蒋介石捏造战果,“文武百官欢声齐呼”

9月3日晚,毛泽东主席命令:福建前线部队自9月4日起,停止对金门的炮击,以观各方动态。

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过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同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美国已经做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做出决定时接着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只承认领海为3海里,“从来不承认关于12海里的任何要求”。

9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美国政府置中国政府之警告于脑后,悍然决定派遣军舰为国民党军舰护航。

9月7日24时,中央军委电令福建前线:9月8日对金门国民党军进行惩罚性炮击。

与此同时，闽粤空战出现白热化，规模越打越大，越战越残酷。

9月8日。国民党空军飞机两批，向汕头方向突袭。

一批是国民党空军第六大队 RF—84 侦察机 2 架，由第三大队 4 架 F—86 战斗机掩护，对大陆沿海机场进行强行侦察后返回。

另一批便是国民党空军的“王牌大队”——第五大队。这支“飞虎队”在闽粤上空与解放军空军已经多次较量过了。今天，出动了 12 架 F—86 战斗机，窜入南澳岛上空。

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十八师师长林虎命令第五十四团团长王保钧率 8 架米格—17 歼击机起飞迎敌。

东山岛上空，米格机群与 F—86 机群展开恶战。

“飞虎队”果真名不虚传，只见 12 架飞机从前至后，分别以 1000 米、2000 米、3000 米的距离拉开，高度从 7000 米到 12000 米作层次配备，前面 2 架诱米格飞机上钩，后面机群伺机攻击，摆成了威风凛凛的“鱼饵阵”。

接敌时，米格飞机数量、高度、速度都劣于 F—86。但飞行员们奋力反击，一下子搅乱了“鱼饵阵”，使 F—86 功亏一篑，丧失了高度优势。

攻击时，长机、团长王保钧驾驶的飞机进入了螺旋，改出后又向 F—86 抵近射击。

这时，领航主任孙辉远发现 2 架 F—86 向王保钧瞄准，立即呼叫：“后面有敌人，要注意，我反击！”随即压坡度，靠近后面的一架 F—86 连射 15 发炮弹。

读者不会忘记“3：0”空战中击落 F—86 飞机的那位飞行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员张以林。这位在陆军时曾怀抱炸药包、勇炸碉堡的勇士,在今天的空战中,近战格斗,又见陆军的“刺刀见红”。他咬住一架 F—86,从 8000 米高度逼迫到只有 300 米的高度上,4 次射击,使 F—86 摔进大海。在张以林的射击胶卷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海的浪花和礁石。

这又是一次变被动为主动的空战。

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某团 8 架歼击机在战区飞行,熟悉作战空域和地标。起飞 26 分钟后到达漳浦东南地区上空,突然遭到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 8 架 F—86 战斗机的袭击。

飞行员们临危不惧,沉着应战,采取剧烈的摆脱动作,由被动转入主动反攻。参战的飞行员都是刚刚从 3 个单位抽调来的,互相还不了解。但是,在大速度俯冲、急上升、急盘旋中,僚机寸步不离地护卫着长机,始终保持双机作战。

F—86 偷袭时,飞行员韩玉砚的飞机第一个中弹负伤。当他瞄准一架 F—86 正要射击时,飞机速度小,仰角大,进入了螺旋。受伤失速的飞机从高空急速向下滚落,地转天旋。他从容冷静,终于在第 6 圈改了出来,再次上升高度寻机空战。不料,又遭到 F—86 第二次攻击。飞机身负重伤,操纵十分困难。韩玉砚推杆增速奋力拉起,摆脱敌机。

一架 F—86 出现在他的左前上方。他猛然上升转弯绕到敌机尾后。

靠近,靠近,再靠近!

500 米,300 米,250 米,230 米……

开炮!

F—86 被击伤。

韩玉砚的飞机已经负伤 30 多处,护尾器损坏,座舱盖破

裂,右轮胎打爆,左右机翼多处中弹,襟翼无法放下。他以超人的毅力,驾驶歼击机安全返航。

战后检查,他的飞机被击穿 300 多个洞,许多机件被打成碎片,安然着陆实在是个奇迹。

9 月 24 日,国民党空军出动了 F—86 战斗机 126 架,RF—86 侦察机 14 架,对北起浙江温州、南至汕头沿海的解放军海军、空军基地进行强行侦察,并在空战中第一次使用了空对空导弹。

解放军空军先后起飞 248 架次歼击机迎击。

国民党空军机群未敢大批深入,只有 2 批 16 架 F—86 进到德化、三都澳上空,遭到航空兵第十四师和第十六师机群的拦截。

进入温州地区上空的 F—86 机群与驻路桥的海军航空兵歼击机群展开激战。飞行员王自重击落 2 架 F—86 飞机后,被一架 F—86 战斗机发射的美制“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击中。

空对空导弹用于空战,在世界空战史上还是一个新的问题。福州军区空军对国民党空军发动大规模的空中攻势预有准备,而对其施放空对空导弹却毫无准备。

从此,空对空导弹作为国民党空军的“护身符”上阵“保驾”。然而,这也不过是强弩之末,已经无力改变命运了。

国民党空军在空中吃尽苦头,在地面也难逃被打的局面。

福建前线地面部队实施 4 次大打、83 次中、小打和上千次的零星炮击,金门草木皆兵,四面楚歌,国民党闻风落魄,陷入困境,“好事”的美国此时也骑虎难下,进退维谷,处境尴尬。

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都在绞尽脑汁,另觅出路。

蒋介石孤注一掷,扬言要轰炸闽赣,力图使美国与其并肩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作战,共同对付“共军”。美国则害怕越陷越深,想赶快脱身,但又不愿放弃侵略政策,于是玩弄起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要国民党放弃金门、马祖。

9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称,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驻扎部队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谨慎的”。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立即对杜勒斯的声明表示赞同。

蒋介石不同意了,急忙表示“我并无接受义务”,“深信停火将永远不会实现”。

此时,解放军提前恢复炮击,蒋介石急忙同他的“外交部长”黄少谷和驻美“大使”叶公超研究对策。

杜勒斯也赶赴台北,同蒋介石会谈。

心怀鬼胎的杜勒斯知道,如果直接提出让台湾脱离中国,蒋介石不会同意,就拐弯摸角试探着询问有无可能从沿海岛屿撤出驻军。

蒋介石勃然大怒,愤懑地道:“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

杜勒斯碰了钉子,只好赔笑让步,假惺惺地许诺增加援助。

蒋介石由怒转悦,这才同意“减少金、马驻军”。

但是,当杜勒斯说着“我感到非常满意”的话和颜悦色地登机离台后,蒋介石幡然醒悟,才察觉到中了杜勒斯的圈套。

自此,这对“难兄难弟”“同床异梦”,各打算盘,矛盾加深。

福建前线以炮击金门为中心的三军联合作战,形式是真枪实弹的军事仗,实质是没有硝烟的政治仗、外交仗。毛泽东

主席审时度势,以他非凡的战略目光,超群的指挥艺术,高屋建瓴,巧妙地驾驭着这场微妙特殊的斗争。

10月5日8时,主席当机立断,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主席之言,意在减轻金门、马祖的军事压力,稳住蒋介石,促其守而不撤,拖住艾森豪威尔,使美国不能脱身。

10月6日凌晨2时,主席亲自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宣布: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炮击暂停7天的期限满后,福建前线广播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对福建前线部队的命令。

这个命令也是出自主席之手。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主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来说,无损于己,有益于己。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么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那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民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民党不听劝告,发动了大规模的空中攻势。

10月10日,国民党准备在“双十节”打出个样子来,动用空军主力第五大队等共计约400余架次飞机,声势浩荡,进犯大陆。

福清、龙田地区上空,机影绰绰,冲天展翅,火光团团,硝烟缕缕,飞机呼啸,枪炮轰鸣,龙虎相斗,难分难解,蔚为壮观。

且说解放军空军歼击航空兵第十四师第四十二团僚机飞行员杜凤瑞，为救援战友，浑身是胆，单机切入重围，连开数炮，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七中队少尉飞行员、后来被“捧”为“活烈士”的张乃军。

战后，台北中央社发表消息，“在空战中，我击落中共米格—17型机4架，击伤米格—17型机2架，另与我机互相撞毁1架”，“我机……除张乃军少尉所驾驶的军刀飞机1架撞毁共军飞机1架，壮烈牺牲外，其他5架军刀机都已安全飞回基地”。并绘声绘色描述了张乃军“解救战友”、“奋不顾身”、“壮烈成仁”的情景。

台北介寿馆。

蒋介石“昂昂扬扬”，主持“四十七年国庆纪念大会”，宣布“双十”“告捷”，文武百官们欢声齐呼，掌声雷动。

再看另一幅情景。

10月11日，新华社记者采访张乃军。

张乃军：“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情况时，突然觉得机身猛地一抖，顿时失去了知觉。我醒过来的时候，飞机失去了操纵，我只好跳伞。”

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张乃军被俘的通讯和照片，并配发两首小令：

“成仁”

“成仁”，“成仁”，

自欺怎能欺人？

“烈士”尚在人间，

只是飞机冒烟。

烟冒，烟冒，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苦头皆由自找。

“捷报”

“捷报”，“捷报”，

厚着脸皮捏造。

说是撞机焚烧，

其实中了猛炮。

炮猛，炮猛，

下回少来再碰。

1966年6月23日，“活烈士”张乃军被释放返回台湾。

话说杜凤瑞击落张乃军后，正要爬高，一架F—86向他开了炮，飞机剧烈抖动起来。

这位15岁参军、只飞行过330小时的年轻飞行员，置生死于度外，顽强操纵心爱的战鹰。

这时，攻击杜凤瑞的那架F—86冲到他的前方。

杜凤瑞驾机一头扎下去，开火射向目标。

F—86机身一侧，躲过飞来的炮弹。

杜凤瑞打开加速器，猛力推杆，追进云海。

两机的距离在迅速拉近。

即将相撞的刹那，杜凤瑞按动炮钮。

F—86凌空爆炸。

杜凤瑞拉起受伤的飞机。

突然，飞机失去操纵，陡地从高空跌下来。

他恋恋不舍地弹出了座舱。

米格歼击机轰然爆炸。

浴 血 苍 穹

湛蓝的晴空，点缀着一朵洁白的花朵。

那是一顶白色降落伞，徐徐飘落。

杜凤瑞拉动伞绳，飘然而下。

秀丽的大地伸展开宽厚博大的胸怀，迎着英雄骄子的凯旋……

就在这时，一架 F—86 从高空俯冲下来，机头喷吐着血红的火舌……

18.F—86 尾后是否有米格飞机追击？炮弹发射时我机突然出现如何是好？打还是不打？杨章铭猛挥指挥旗，一个长点射，F—86 淹没在狂涛怒浪里

高炮昂头，黑洞洞的炮口直指苍穹。

指挥室里。

这是一座用帐篷临时搭起来的亭子间，只见电话员把受话器紧紧贴在耳边，神情贯注，等待情报。记录员握着削得尖尖的铅笔，准备随时记录敌情和上级命令。

空军高射炮兵第一〇五师第五二一团四连阵地上，部队只等一声令下。弹药手们摸着明光闪亮的炮弹：“不管是‘佩刀’还是‘油挑子’，窜进来就让它尝尝咱们这‘铁丸子’！”

叮铃铃！

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室内的沉寂：“F—86 飞机 6 架入侵。”

警报响了。

阵地上，观察员举起望远镜严密搜索天空。炮手各就各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位。副连长杨章铭手持指挥旗,伫立在阵地中央。

两分钟后。

上级通报:“我机8架起飞迎击,注意识别敌我机,严格执行空炮协同作战原则!”

杨章铭翘首仰望天空,映入眼帘的只是一片灰蒙蒙的积云。

突然,时断时续的爆音从东北方向传来。

爆音距离阵地越来越近了。

紧接着,北面又传来阵阵雷鸣似的吼声。

杨章铭判断:这是我机飞往战区迎战敌机。

稍后,指挥所通报:“我机击落敌机2架。”

炮声渐渐稀疏,天空平静下来。

杨章铭明白,空战已近尾声,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搜索从低空逃窜的敌机。

这时,站在旁边的测远机手郑远急促地报告:“目标1架,右行临近!”

听到报告,杨章铭两眼圆睁,向右方极目搜索,同时举起旗,有力地向右方一指:“各炮捕捉!”

哗哗!一阵紧张而又有节奏的转轮声后,炮手们异口同声:“目标捕捉!”

“右行,临近,900。”

机灵的郑远突破测远机的分划刻度极限,报出了目标的距离。

飞机的爆音渐渐清晰。放眼望去,远处的低空中,只见一个银灰色的小点在逐渐扩大。

杨章铭立即辨认出,这是一架F—86战斗机。

他揣测：敌机高度这样低，飞行这样急，一定是下滑逃脱的。

不错，这正是杀害杜凤瑞的那架 F—86！

F—86 飞临阵地右方的金山上空。

高山遮住目标。

杨章铭心灵眼疾：“向金山右边搜索！”

话音刚落，F—86 从金山右侧冲了出来。

杨章铭斩钉截铁：“各炮跟踪哑射，没有命令不准开炮！”

炮手们全神贯注，双目紧盯敌机。瞄准手把敌机紧紧压在瞄准具十字刻线中心，均匀地摇动转轮，跟随目标移动。

焦急莫过于杨章铭！

上级再三叮咛，要严格空炮协同作战。可是，敌机距离阵地只有 6000 米了，仍然没有接到开火的命令。请求吧，很显然，等到答复，目标就已从头顶上飞掠而过，杳无踪影。

机不可失！

杨章铭下定了决心：只要判明是敌机，就应不失时机地坚决开炮！

战机稍纵即逝。杨章铭急剧思索。根据测手报告和自己观察，这架飞机肯定是 F—86 无疑。然而，F—86 后面是否有我机追击？

他下意识地 toward 敌机飞进的后方定睛极目眺视。

天空中只有团团积云在飘动，连过路的飞鸟也没有。

杨章铭又侧耳谛听，战区方向一片沉寂，听不到任何爆音。就是说敌机尾后确实没有我机追击。

但是，如果万一炮弹射向敌机的同时，我机突然出现怎么办？

第三章 攻击,攻击,再攻击

杨章铭望着渐渐逼近的 F—86。

目标高度 700 米,火炮射角很小,炮弹未及入云就会爆炸,即使云上有我机追击也没有什么危险。再说,敌机距离近,命中率高,打一个长点射只需要 4—6 秒钟的时间。如果我机秒速是 300 米,6 秒钟只能飞进 1800 米。此时此刻,F—86 尾后 9000 米内,没有米格歼击机追击!

打!!!

杨章铭手中的指挥旗猛力一挥,大吼一声:“长点射,放!”
顿时,各炮齐声怒吼。

F—86 被突如其来的炮弹打得措手不及,想拉起来逃跑。
怎奈炮弹早已准确无误地钻进了机腹。

F—86 已无回天之术,一头栽进阵地以东的大海中。

燃烧的飞机淹没在狂涛怒浪里。

这次速决战,从发现敌机到击落敌机,仅仅用了 36 秒钟的时间。

闽水不息,武夷长青,蓝天依然白云悠悠,世界依然阳光明媚。

杜凤瑞,你的在天之灵是不是已经安息?为何不见你青春的笑靥?为何不闻你生命的回声?莫非你的灵魂已经化作了脉脉青山,化作了灿烂彩虹,在展示着你人生的华彩?

第 四 章

阳光下的搏杀

19.“西方战略眼睛”横行无忌。打什么仗练什么兵，连长仇克忠大喊“妖中妖”哪里跑！原来却是一场梦

40 年后的今天。

冰雪开始消融，春天生机盎然。

海峡上空，祥和的彩云已经在缓缓舒展了。

1989 年，白发苍苍的聂凤智将军在回顾自己 60 多年的军事生涯时，曾深有感慨：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打了几十年，可谓彼此熟识，相当了解。当年战场上刀兵相见的对手，大都已经作古，尚存者也年逾古稀，来日不多了，此时

第四章 阳光下的搏杀

如能平等地坐在一起，心平气和，煮酒品茗，忆旧侃今，谈往昔用兵之道，论明朝中华崛起，岂非晚年一大乐事……虽然我有我的理想，你有你的主义，你打过我，我也打过你，但我们总还有着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利益……

空军入闽，伴随着炮击金门的胜利，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然而，福建前线枪炮稀疏、局势趋向稳定的时候，战事并未终结。

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被冠以“西方战略眼睛”的 RF—101 幽灵般的在中国的天空中出现。

不难理解，由于中国空军的日益壮大，武器装备的日益精良，美国空军和国民党空军对中国大陆的轰炸无利可图了。航空工业和高新科技的蓬勃发展，促使美国和国民党又选择了新的侵犯途径——派遣间谍飞机对中国大陆进行侦察。这种侦察一直没有停止过。

中国空军国土防空作战的焦点由反轰炸扫射转入了反侦察袭扰。

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航空侦察，1959 年前主要使用的 RF—84 和 RF—86 侦察机，都难逃厄运，连遭解放军空军航空兵、高射炮兵的毁灭性打击。

1960 年 1 月 8 日，“西方战略眼睛”肩负特殊使命，首次进入中国大陆领空。

RF—101 是由美国 F—101 远程战斗护航机改装的侦察机，机身瘦长，机翼大角度后掠，配有大功率引擎，内行人一看便知这是一种超低空大速度侦察机。

RF—101 没有自卫武器,但是,低空和垂直机动性能不能不让人另眼相看。它的最大速度每小时可达 1900 公里,低空大速度,如光似电,歼击机、高射炮要想碰上它,真是难上加难。精良的侦察设备又使它具有一种“绝技”,6 部航空照相机,垂直、倾斜和低空、高空全方位照相侦察实施自如,哪怕是细微之处,都逃不过它灵敏的“眼睛”。RF—101 作为美国的一张“王牌”编制在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第六大队。

RF—101 进入大陆侦察,通常保持无线电静默,在 100—150 米高度低空隐蔽飞越台湾海峡,用每秒 250 米的大速度飞经目标航空拍照,每次逗留只有 1—2 分钟时间,技术侦察、雷达观测都难以捕捉掌握它的行踪,歼击机常常来不及起飞,它早已销声匿迹了,高射炮连开火射击的机会都没有。空军部队习惯把“101”念成“幺洞幺”。因为 RF—101 狡猾多端,诡秘莫测,索性送它一个“妖中妖”的绰号。

到 1961 年 7 月,RF—101 已 9 次进入大陆沿海地区,侦察了汕头、晋江、漳州、厦门、龙田、路桥和宁波等地,空军高射炮兵第五二一团在福建龙田仅伤其皮毛。而此时歼击航空兵却还未在空中发现过这种飞机。

轰炸扫射,有去无回。挂上“响尾蛇”,也未逃脱被歼的命运。现在,RF—101“不辱使命”,出师连捷,终于挽回了“面子”,国民党空军自鸣得意:“中共用高射炮对付 RF—101 是无能为力的!”

怎能任由 RF—101 进出无阻,横行无忌!

敌快我快,以快制快,以快克快,以快打快。快,是能否打掉 RF—101 的关键。而要快,必须首先情报来得快,来得准。

空军雷达兵某雷达站奉命转移阵地,改中空警戒为低空

第四章 阳光下的搏杀

警戒,目的就是专门打 RF—101!

雷达站驻扎在 900 多米高的山丘,碰到的难题,就是熟悉阵地资料,掌握本阵地探测范围内的近 600 个固定回波。他们反复演练识别,终于在 3 分钟内就能把近 600 个固定回波一个不漏地画出来。

然而,问题是部队上山后的一个多月里,甭说 RF—101 了,就是连飞机的声音也没有听说过。

防空作战我们已不陌生,“防空防空,十防九空”,敌机当然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来、从哪里来,往往一架飞机进来,四面八方都要忙忙碌碌起来,航空兵、高射炮兵、雷达兵紧张张张,而能碰上飞机打上仗的寥寥无几,十分难得。昨天从这里进,说不准你刚把部队千辛万苦地搬到这里,它又会从那里钻进来,简直像是在“捉迷藏”、“玩游戏”。这也正是防空作战的艰难之处。

不过,后来这个雷达站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便在距离 140 公里、高度 200 米、方位 145 度上发现了低空快速的 RF—101,打响了第一炮。

情报来得快,作战方法慢了也无济于事。航空兵部队和高射炮兵部队研究了以快制快的战术手段,任务下达到了空军高射炮兵第五二七团和第五〇三团:白天主要打 RF—101,一定要把它揍下来!

“西方战略眼睛”每次侦察福州机场,航线都是顺跑道方向进入,一次通过进行航空照相侦察。福州军区空军部署加强福州机场主要方向上的火力密度,在跑道两端构成了强大的火力纵深。鉴于 RF—101 惯于傍山靠海低空隐蔽接近,又在可能进入的方向增派远距离对空观察哨,一旦发现空情,立

即用报话机报出。各炮连都按 RF—101 可能进入的方向、高度、速度预先装好概略射击诸元和修正量,做到令下炮响。对空射击指挥权限下放到炮连连长。近距离发现目标,来不及报告,班长也有权下令开火。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打什么样的仗,就练什么样的兵。

部队从难从严训练,苦练快速捕捉和跟踪,往往刚捕捉到目标,又故意丢失,再捕捉,再丢失。部队算了一笔账,如果人在营房,听到警报声跑到阵地就得 20 秒,做好射击准备又要 15 秒的时间。RF—101 的速度是每秒 250 米,35 秒已经飞过 8750 米了。不行!要同 RF—101 抢时间。部队从早到晚各项工作都在阵地进行。部队集合,排成梅花队形,各班坐在靠近兵器的位置。即使在掩体休息,也划分谁前谁后,谁左谁右。说起来使人不免好笑,高炮七连的干部战士还自动将白天大便的习惯改在晚上,别的连队也当即“仿效”。有的战士渴得口干舌燥,嘴唇破裂,也不肯多喝一口水,为的是减少小便次数……

在高射炮兵部队里,当时有这样一段歌谣:

“阵地就是家,
艰苦最光荣,
严阵以待准备好。
反低空,打快速,
好汉智歼妖中妖。”

老战士坚决要求超期服役,一定要击落 RF—101。班长索长保一心想打“妖中妖”,写信动员未婚妻推迟婚期。战士冯加栋 12 天内收到 3 封家信催他回去。他说:“妖中妖没有打下来,领导准假我也不走!”

第四章 阳光下的搏杀

阵地上,营房里,RF—101 飞机的图片和模型随处可见,墙报、黑板报上画的是 RF—101,连队文娱晚会唱的也是 RF—101,大家做梦想的还是 RF—101!

七连连长仇克忠就更有意思了。

有天夜里,他突然大喊:“妖中妖,低空,快,不能让它跑掉!”

睡梦中的战士们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拔腿就向外面跑,却发现是连长在说梦话。

梦将成真,不再是梦。

20.30 年代的火炮打掉 60 年代最先进的侦察机,神乎其神的 RF—101 画上了自己命运的句号。罗瑞卿赞不绝口,陈嘉尚暴跳如雷

1961 年 8 月 2 日。

红日高升,碧空万里。

8 时 11 分。福州军区空军令所有高射炮兵部队全部进入一等战斗准备。

8 时 50 分。RF—101 侦察机 1 架,在 150 米的高度上,以每小时 925 公里的速度从台湾升空直飞福建沿海。

目标飞行高度低,沿线雷达均未发现。

9 时 08 分 15 秒。闽江口。

随着轰鸣,只见嘴长肚大尾高、全身灰乎乎的 RF—101 无所顾忌地飞了进来。

梅花镇对空观察哨当即发现目标。

无线电报话员毫不迟疑，迅速报告：“4号（指正东方），101，101，高度500。航向福州。4号，高度500，航向福州！”

9时05分20秒。“4号，101……”

各级指挥所和所有炮连几乎在同时都收到了情报。

顿时，警报齐鸣，所有高炮阵地全部进入一等战斗准备，大、小火炮昂首直指东方的天空。

位于前沿的高射炮兵第一〇五师第五〇三团第二连连长孙秉臣向全防区通报：“二小队（指2连代号），4号，101。”

支队长高先福果断命令：“防区上空无我机，发现目标就是敌机。要瞄准跟稳，压缩开炮距离，狠狠打！”

9时09分26秒。各炮连相继捕捉到目标。

孙秉臣料定目标可能还要继续下降高度，他紧绷着脸，双目圆睁，沉着而又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测高机班连续进行着测报：“101，高度500……425……400……”

孙秉臣判断它为实施侦察照相，高度不会再下降了，便命令：“高度400，联动，急促射！”

低空射击诸元计算完毕。

霎时，阵地上又是令人窒息的沉寂。

这是战前最令人激动而又压抑的时刻。

9时10分30秒。一个声音如同突如其来炸响的沉雷。

这是孙秉臣的命令：

“放！”

轰——

二连打出了第一个“齐炮”。

随即，驻福州机场12个连队的所有高炮相继开火。

第四章 阳光下的搏杀

当炮弹的炸点出现的刹那间，侦察员就开始报告了：“炮弹命中，敌机冒火！”

猛烈的炮火使 RF—101 措手不及，还没有对准跑道进行侦察照相，机身就中弹起火，碎片纷纷掉下来。飞行员急忙关闭着火冒烟的左发动机。右发动机又被击中。

RF—101 有翅难逃，轰然一声巨响，坠毁在福州机场西南 14 公里南屿镇附近的稻田里。

炮火戛然而止。

弥漫天空的浓烟中，出现了一顶花色降落伞。

国民党空军第六大队第四中队少校分队长吴宝智跳伞被俘。

以打“气球”起家的高射炮，比起后来出现的那些令人刮目相看的尖端性防御武器而言，并非开始就大显神通，引人注目。作为防御性武器家族的成员，虽由来已久，却饱经一波三折，颇多“磨难”。

1870 年，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军队为击落从巴黎放出的军用气球，克鲁伯公司陡生“灵感”，制造出 37 毫米口径的“防气球炮”，装在四轮车上，由马队拉着对气球追赶射击。这是最初的“高射炮”。

20 世纪初，出现可控制的军用气球、飞艇和飞机。1911 年 10 月 23 日，飞机首次用于军事。当意大利军队的飞机在北非的黎波里投下第一颗炸弹后，防空问题逐步引起各国重视。当时对空射击的火炮都是用野战炮改装的，火炮性能和射击方法仍然离不开打“防气球炮”的雏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才出现专门打飞机的第一代高射炮。

20 世纪是动乱的年代,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几十次局部战争,交战双方都重视使用空军夺取制空权。50 年代以前,夺取制空权除飞机外,地面防空火力的主要武器便是高射炮。但是,军界人士却未看到高射炮的发展前景,甚至认为“只有飞机对抗飞机才是有效的方法”,许多国家取消了高射炮兵部队。

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和洲际导弹的出现,使高炮再度受到“冷落”,美国不仅停止了研制和生产,而且将所有高炮全部移交国民警卫队,准备以导弹代替高炮。但是,随之而来的越南战争让美国叫苦不迭,其损失飞机 915 架(不含无人驾驶飞机)中,有 750 架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占 80% 以上。后来,美国不得不将打入“冷宫”的高射炮又“毕恭毕敬”地“请”了回来。

此时,中国空军高射炮兵使用的是 30 年代生产的高射炮,曾为国土防空立下了“汗马功劳”。前面所说的用 30 年代的火炮击落 60 年代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正是指的这次漂亮的速决战。

神乎其神的 RF—101 就这样画上了自己命运的句号。

一辆吉普车疾驰福州市。

车到祭酒岭。这里是福州市招待所。

从车上走下来的是被蒙住双眼狼狈不堪的吴宝智。

吴宝智很懂解放军的“优待”政策,与蔡园副军长有问有答,无拘无束,谈笑自如。

最后,吴宝智请求同蔡园副军长合影留念。不过,照片上吴宝智已经没有了 RF—101 飞行员的那种神气和威武了。

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闻悉空军打下了 RF—101,

第四章 阳光下的搏杀

连连夸赞：炮兵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发挥出来了，福州军区空军高炮部队可算是个典型，对全军都有参考价值。

台湾。

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陈嘉尚怒气冲天，暴跳如雷。

第五联队少将联队长和第六大队大队长面面相觑，满目惊恐。

“西方战略眼睛”RF—101 是美国和国民党手中的王牌，出师未捷，赔了夫人又折兵，岂能不使这位“司令”痛心疾首，大动肝火？

陈嘉尚“草包”、“笨蛋”、“蠢材”地把他们大骂了个狗血淋头，方气咻咻地瘫坐在椅子上，命令他们挽回面子。

21.高长吉“恭候”“妖中妖”，极限速度：歼—6 歼击机一炮打出了个奇迹。胡寿根负速度大角度攻击，国民党空军昼间侦察化为泡影

“西方战略眼睛”“吃一堑长一智”，栽了跟头，一下子变得聪明起来。它照旧以 150 米的高度低空出航，当接近大陆时，突然增高到 11000 米左右。出航后，倘若发现大陆边缘有解放军空军歼击机，就避而远之，中途折返。如果没有歼击机，就大着胆子一次通过目标进行航空侦察照相，然后迅速俯冲增速退出大陆。有时出动双机，一架入陆侦察，一架在海峡上空佯动，诱惑高射炮和歼击机的注意力。

“妖中妖”的这一招数的确高明不凡，先后进入大陆沿海

一线侦察 139 次,仅有十几次遭解放军空军歼击机拦截;多次飞入 100 毫米高射炮的火力网范围,无奈超越高射炮的有效射程,也未伤得它的一根毫毛。

为此,1964 年 12 月,空军部署战术、技术水平较高的歼击航空兵部队的指挥班子,在福州、漳州、兴宁和连城组织专门打 RF—101 侦察机的作战分队,构成了汕头到福州一线的拦截面,只等“妖中妖”再来逾越雷池了。

1965 年 3 月 18 日。

9 时 44 分,2 架 RF—101 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

10 时 02 分。兴宁。

航空兵第十八师值班员、副师长沈科命令副大队长高长吉驾机提前起飞,赴预定空域待机。

10 时 12 分。高长吉驾驶国产歼—6 超音速歼击机飞抵预定空域,盘旋在 11000 米的高空,“恭候”着 RF—101 的到来。

我们不会忘记 7 年前闽粤上空的第一战,正是高长吉首创战果,首炮命中。今天,又是这位大智大勇的飞行员创造了中国空军航空兵作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10 时 23 分。目标高度 500 米,出现在汕头东南 165 公里处上空。

沈科根据 RF—101 以往的活动规律,断定目标可能将由南向北从靖海入陆侦察汕头机场。

他命令高长吉:“注意,目标可能由靖海入陆,你可以提前进入,高度 11000 米。”

空中待战的高长吉听到命令,直飞靖海。

第四章 阳光下的搏杀

10时34分。高长吉果然在靖海东南上空发现目标。

歼—6迅速接近,想打个措手不及。

“西方战略眼睛”也发现了高长吉,一个右转弯下滑,双机以超音速疾驶回转。

高长吉按下机头,像矫健的苍鹰,从11000米的高空回扣下来,推杆,加力,压住机头,单枪匹马跟踪追击。

2架RF—101被高长吉“玩”的这套动作震懵了,双机左右分开。

开始,高长吉打定主意攻击RF—101僚机,此时,RF—101长机却暴露在歼—6右下方,遂决定攻击长机。

歼—6与这架RF—101相距仅1500米。

有趣的是双机始终都保持在这个距离上,RF—101无法再快,歼—6也不能再接近RF—101,因为都已经达到了各自的极限飞行速度。

在这个距离上攻击,显然无效。

歼—6开始发生滚摆。

高长吉心中暗暗叫苦。

突然,RF—101僚机靠近了歼—6,距离只有1000米。

高长吉心中一喜,送上门来了。

他柔和地稳住飞机,当机立断改打僚机。

RF—101慌了,左右摇摆机动。

高长吉熟练地操纵战鹰,逼近RF—101。

两机距离拉近到700米。

瞄准。手指压在发射按钮上。

陡地——

歼—6如负重荷的老牛喘息不止,剧烈摆动,右发动机自

动关闭。

失去动力的飞机速度骤然减下来。

高长吉眼睁睁地看着 RF—101 在面前越飞越远。

领海线近在眼前。

这时，地面传来让他返航的命令。

他心平气静，快速准确地排除着加力故障。

轰——

飞机如释重负，轻松地向前冲击。

成功了！

高长吉又重新追击，靠近 RF—101。

600 米——

“妖中妖”被牢牢地箍在瞄准具光环内。

歼—6 机上的 3 门火炮同时射出了炮弹。

RF—101 腾地燃起熊熊烈火，翻滚着坠向地面。

国民党空军第六大队中校辅导员张育保弃机跳伞。

高长吉，首创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使用国产超音速歼击机在极限飞行速度上击落敌机的战例。

至此，“西方战略眼睛”被击落 3 架（1964 年 12 月 18 日，海军航空兵第四师副团长王鸿喜在浙江路桥击落 RF—101 飞机 1 架，飞行员谢翔鹤是曾经 4 次获得国民党空军“飞虎”等奖章的少校作战官，进入大陆仅 3 分钟 40 秒就成为俘虏）、击伤 2 架后，国民党空军对寄托在这张王牌上的希望也渐渐失去了信心。

广州地区的防空，有着其特殊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王定烈，军委空军原副司令员，曾就任空十八师师长、军

第四章 阳光下的搏杀

区空军参谋长和军区空军分管作战的副司令员。他少年从戎，身经百战。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将军向笔者回顾了当年的一段小插曲：

1962年3月，我调广州军区空军任副司令员。此时，国民党经常组织小股特务和武装扰乱沿海，东自福建，南到海南岛，不时地爬上岸来，梦想在我后方利用山区建立“反攻基地”。但被我军民一一捉获，全部失败。

11月初，敌特武装11人，由广东电白县扒沙附近登陆，被我边防部队全部活捉，并缴获其全部武器和电台密码。

我方伪装敌人，向台湾报告“登陆成功，现在向××地转移”，“在登岸战斗中，××报务员负伤，弹药消耗过半，希望得到医药、武器弹药、冬服的补给。”

国民党“国防部”连续两次接到电报，喜出望外，立即回电：“×兄功成，特致嘉贺，晋升为少将司令，所报人员经费、枪弹当予补给，请报具体投放点之方位坐标，我们积极筹措。”

看来，敌人已“上钩”，只待具体行动。此后多日，敌人不断地问这问那，纯系考验真伪之举，我方巧妙地予以回答，以释其疑。敌人更加深信不疑。

部队立即进行部署。此时，已造成击落敌机、再抓获敌特之有利条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要拣这个“洋落”。他命令军区直属高炮团开赴儒岫部署战场。又惟恐兵力单薄，才命令军区空军高炮第九师派1个团去配合，放在××山，一个在山之东，一个在山之西，“各打各的”，“只要击落敌机，抓住敌特务就算完成任务”。

我送走了高炮九师部队，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当地地形如何？仅以几十门小高炮能组织多大火力网？敌机如在

3000米以上飞行能否够得上？情报如何获得与传递？为什么不统一指挥而“各打各的”？打不好谁负责！

一连串的问号在我头脑中旋转，越想心里越不安。可是，这个任务并未交给军区空军。连我这个分管作战的副司令也未通知，可见他们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根本不知道飞机有多大速度，高炮能打多高，就想去拣“便宜”。

我出于对此事的关心，3天之后，亲自带上参谋人员，去现场察看，总想这种机会难得，得尽力打个漂亮仗，以壮军威。

果然不出所料，那个预定的空投场，在远离公路10余公里的山窝之中，四周皆无路可通，高炮的牵引车辆根本无法进入。而要修筑临时道路，在短期内又无这种可能，更形成不了火力配系，这种仗怎么打法？

我实地勘察之后，拟就一个电话稿报给黄永胜，说明此种部署，2个团的火力均控制不住“空投场”上空，情报不能传递，指挥又不统一……

黄接电话后，只交待：“你就在现场统一指挥，兵力不足可以增加。”

这样，我就只好担当了统一指挥之责。然后，又陆续增调来2个高炮营、3个高射机枪连、1个探照灯团，离离拉拉，像添“灯油”一样而来。直到战斗打响时，还有2个连尚在行军路上，未能派上用场。

在部署上，我们把3个机枪连放在预设“空投场”周围的制高点上，形成内环火力网。13个高炮营抵近山麓，形成一个大半圆火力带作为外层。问题是这两层火力网谁先开火？道理很简单，一是只要敌机接触某点就开火，将其击落，就算全胜，这比较好办，但飞机上人员、武器、资料可能全毁了；二

第四章 阳光下的搏杀

是待敌机空投完再开火,这样既可击落飞机,又可保其降落者的生命,武器及物资全得。这样外层火力是不能先开火的,只能在其退出时才能开火。按两种不同的决心,探照灯的部署就完全不同。按前者探照灯必须位于两个火力带之间。按后者,探照灯得靠前。

这时,说不清为什么,上面决心多变,20多天的时间就变了5次。一会说“打下敌机就可以了”。过几天又说:“既要活捉其投下的人员,缴获其物资,又要把飞机打下来”,并说是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命令。最后,是按既抓住特务又打下飞机的方案布置。于是下面忙着调整部署,熟悉方案,要求探照灯手、炮手都必须熟悉方案,不能“见机就开灯、开炮”。

12月3日夜,敌机真的从南海海面上空而至。我进入指挥所亲自对空观察。敌机沿我右翼外层火网带上空通过,我探照灯、高射炮跟踪哑射,等待它进入内层火力网。

此时,突然有一小探照灯开灯照射了(它正在两层火网之间),其它探照灯迅速接光。虽然都照到了敌机,可惜,正在敌机空投的距离上,里外火力都够不上。如果再晚开灯40秒,敌机就插翅难飞了。

突然出现灯光后,我看看表,说了声“糟糕”。接着,山上的曳光弹如放花一般,无数道光柱照得夜空如同白昼。顿时,枪炮齐鸣,震荡着大地。

此时,敌人飞机上押队的特务逼着其他4个特务跳伞,并将运来的枪支、药品、羽绒服等等全部倾泻下来。飞机则向西北绕弯下降高度,向海面逃去……

战斗结束后,我们立即追查,为何不待内线打响,就开灯照射。

最先开灯的那位探照灯班长说：“我抓住了目标就开灯照了。我在广州防空时，那夜敌机由珠江口入侵，我的灯把敌机照跑了，还给我立了一次三等功哩。我想这次我先开灯，还可再立一个功嘛！”

真是又好气又可笑，令人啼笑皆非。

RF—101“毙命”，国民党空军又改用美制 RF—104G 侦察机继续对沿海实施航空侦察。这种侦察机速度大、爬高快、升限高，最大时速约 2300 公里，实用升限 18000 米。为“保险”起见，进入大陆侦察时一般都在 F—104 战斗机的直接护卫下实施。

解放军空军歼—6 歼击机的最大飞行速度小于 RF—104G 侦察机，在负速度差条件下作战，空军没有这种先例，更未曾见过这种空战。

不过，RF—104G 也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1967 年 1 月 13 日。

国民党空军 4 架 F—104 战斗机前呼后拥地为 1 架 RF—104G 侦察机护航保驾，在 11000 米的高度上，以每小时 2000 公里的速度进入福建晋江上空。

驻漳州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四师先后起飞了 2 批 8 架歼—6 歼击机升空拦截。

空军第八军指挥所领航员董福成果断引导第一批歼—6 飞机在时速小于 RF—104G 侦察机 600 公里的情况下，以大角度接敌。飞行员胡寿根技高一筹，驾机斜对头拦阻射击。48 发炮弹编织成一条火链，倏地抛出去，套住目标。护卫 RF—104G 侦察机的 F—104 战斗机自身难保了，一架被火链拦腰

第四章 阳光下的搏杀

劈成两半，身首分家。

胡寿根这一炮与高长吉那一炮相得益彰，负速度、大角度攻击，也是写在中国空军国土防空作战史册上精彩辉煌的一笔。

国民党空军昼间进入大陆侦察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然而，在漫无边际的茫茫夜空中，又开始振荡着一种奇特的电波。

从低空、超低空到中空、高空，飞机高度越飞越高，高得令人瞠目结舌，速度越来越快，快得令人目瞪口呆。从昼间到夜间，从月夜到暗夜，从简单气象到复杂气象，飞机愈来愈先进。

仗，越来越难打了。

第 五 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22. 暗夜苍茫, 侦察机长驱直入, 周恩来不由得吃了一惊: 蒋机未能窜入北京上空, 是不幸中的幸事。毛泽东请彭德怀督促空军务歼入侵之敌

周恩来总理彻夜未眠。

总参谋部的紧急情况报告使他不由得吃了一惊。

1957年1月22日。上海。

凌晨1时47分。情报雷达报告: 上海东北120公里海面上空出现可疑目标1架, 高度500米, 时速340公里。

1时56分。空军航空兵第二师紧急起飞米格—17歼击机1架, 飞赴上海以南90公里的黄渡镇待命。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2时03分。目标抵达吴淞口。

2时05分。目标高度300米,低空通过上海市上空。传单雪片似的从空中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

2时10分。牛皮礁北6公里,目标遁向东南,消失在暗夜之中。

2时19分05秒。空中待命的米格歼击机发现目标。但是,为时已晚,来不及攻击了。

1月30日。福建。

夜幕如同无形的大网,将天地裹罩得严丝合缝。

22时47分。雷达报告:黄岐附近发现可疑目标1架。

目标经江西鹰潭、鄱阳、九江,湖北黄梅、英山、麻城,河南潢川、商水、开封等地区至河北隆平附近,改航东飞。

目标飞行高度低,沿线雷达始终没有发现空情。

23时05分。故城雷达站的雷达荧光屏上,留下了目标清晰的航迹。

23时10分。驻故城空军航空兵第十四师第四十团起飞米格—17Φ歼击机5架次追击。

24日零时06分。目标经故城、济南。

24日凌晨1时0分。米格—17Φ发现目标,跟踪追击。

这时,米格歼击机的机载雷达回波突然变得纷乱,一片模糊,又丢失目标。

1时09分。目标在连云港50公里海面上空消失得无踪无影。

6月10日。广州。

浓云低垂,暗夜如漆。

20时06分。达壕雷达站报告:东山岛东南140公里上

空,大型机1架,高度2000米,正以每小时360公里的速度向大陆纵深飞进。

20时13分。靖海雷达站发现空中疑情,高度已由2000米降至1000米。

20时22分。情报突然中断,雷达荧光屏上干净如洗,一无所有。

22时19分。沙堤机场。

沉闷的引擎声隐隐约约,由远及近。

22时21分40秒。空军航空兵第十八师紧急进入一等战备。

22时24分。目标不期而至,高度300米,从广州市上空一掠而过。大批传单在空中簌簌飞扬。

22时25分20秒。米格—17歼击机起飞拦截。

然而,目标几乎贴着楼房、树梢飞驰,引导雷达无法发现目标,歼击机更无法追击,只好返航。

空军高射炮兵部队、探照灯兵部队都还没有来得及开火、开灯,目标早已杳无踪迹。

此时此刻——

1957年12月21日凌晨2时03分。

一架国民党空军夜间侦察飞机正在河北河间上空逍遥。

周恩来总理浓眉锁皱,神色异常严峻:蒋机未能窜入北京上空,是不幸中的幸事,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将蒋机击落,不然影响太坏!

国民党空军夜间窜扰大陆也由来已久。自1949年就开始出动,最初主要使用B—24、B—25、B—26、C—46等型飞机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进行空投特务、撒传单等活动。

1954 年以前,国民党空军夜间进入大陆袭扰的飞机平均每年 100 架次左右。而那时解放军空军具有夜间作战能力的歼击机飞行员很少,无力组织截击,偶尔起飞拦截,也发现不了目标,只能空手而归。

1955 年,国民党空军情报署成立“技术研究组”,装备 B—17、P2V—7 等型侦察机,对外称“第 34 中队”,直接由美国情报机构——“海军辅助联络中心”控制。飞行员都是从“思想纯正”,在多发动机飞机上飞行 2000 小时以上的飞行员中挑选,全部是国民党空军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侦察机由美国提供,每次出动的具体任务、飞行航线、飞行高度也皆由美国人计划。执行任务后,要详细向美国人汇报,并毫不保留地交出侦察资料。实质上这是美国出飞机、出钱,国民党出人,为美国在中国大陆实施战略性侦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间谍活动。

中国空军国土防空作战又多了一个新的紧张、复杂、艰苦的特殊而持久的领域。

1955 年开始,空军大力加强夜间训练,改善指挥引导和情报保障,提高夜间作战能力。1 年内,为拦截国民党空军夜间入侵飞机,出动歼击机达 246 架次,为 1954 年的 5 倍。有 20 架次在夜间截击中飞行员发现了目标,有的还开了炮。之所以没有能够击落敌机,主要是因为夜间条件下,尽管大都在月夜,搜寻发现目标依然十分困难。

解放军空军用于夜间作战的是米格—15、米格—17 型歼击机,没有机载截击雷达,全靠飞行员目力在夜空搜寻目标。有的飞行员在空中看到了飞机发动机的火光,但未等射击,目标便消失了。另外,飞行员的射击技术也不过关,以致开了炮

也没能击中目标。

殊不知,从发现不了目标到能够发现判明目标,这已经是个不小的进步了。

解放军空军航空兵首次夜间击落敌机是 1956 年。

6 月 22 日 23 时。

这是一个全月夜。

国民党空军 B—17 电子侦察机 1 架,低空隐蔽从浙江路桥以南进入大陆。

驻衢州空军航空兵第十二师值班指挥员、副参谋长吴云山命令第三十四团团长沙鲁珉驾驶米格—17Φ 歼击机起飞拦截。

米格—17Φ 是一种昼间型歼击战斗机,没有机载雷达,夜间空战难以发现目标。

地面领航员汤志耀精确引导。月光下,鲁珉及时发现了 B—17 侦察机。

他谨慎地调整着高度、速度和航向,迅速追踪瞄准。

当两机距离缩短为 400 米时,鲁珉开炮击中 B—17 左机翼。接着,他再次修正瞄准,第二次射击,B—17 中弹起火。

23 日 1 时,B—17 电子侦察机在江西省广丰县岭底乡溪后村坠毁。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叶拯民等 8 人全部毙命。

读者当然不会忘记,同年 8 月 22 日,空军航空兵第二师第六团领航主任张文逸在浙江舟山地区击落美国空军“最新型武器”P4M—IQ 电子侦察机。同年 11 月 10 日,空军航空兵第三师领航主任张滋也在夜间将一架国民党空军 C—46 飞机击落在浙江萧山地区。

这是中国空军夜间空战的开端。不过,这 3 次夜间攻击,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都是在 1500—2000 米的月夜、中空、简单气象条件下,使用没有机载雷达的歼击机,依靠地面引导,飞行员目视发现目标获得的战果。

自此,国民党空军夜间进入大陆开始由月夜、简单气象的中空侦察,改为用改装了的侦察机进行暗夜、复杂气象的低空侦察,先后由 C—46、C—123、PB—4Y、B—24、B—25、B—26、B—17、P2V—7 等数种型号。

11 月 20 日。台湾新竹。

B—17 侦察机 1 架起飞。

18 时 10 分。B—17 在湄州岛附近入陆,低空飞经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 9 省,在湖北石首、襄阳,河南南阳,陕西华县,河北石家庄、沧县,山东沂水、诸城等地抛撒了大批传单。

21 日 3 时 23 分。B—17 在青岛西南之马藏附近入黄海消失。

至此,B—17 在内陆活动长达 9 小时之多。

解放军空军各地歼击航空兵夜间作战分队先后起飞 18 架次歼击机层层阻击,都未能同 B—17 遭遇!

是夜,周恩来总理乘机从外地回京。走下飞机,他即指示:“告诉刘亚楼同志,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将蒋机击落。”

B—17 是由美国活塞式战斗轰炸机改装的战略电子侦察机,低空性能优越,一般保持在距地面 200 米的高度上飞行。入陆后根据飞行航线上地面的实际地形灵活变换高度,平原地区多为 300—400 米,受到威胁时可降到 200 米以下的高度,以不危及安全为度。机上的电子侦察设备可侦察到地面雷达的部署和性能,窃听到对方指挥通话,并据此作机动飞

行,真可谓“知己知彼”,轻而易举地就可摆脱我歼击机的拦截攻击。

B—17 的狡猾名不虚传,每次出动侦察都经过精心准备,进出口选择在雷达不易发现和防空力量薄弱的地带。方式非常巧妙,通常在农历每月上旬、下旬的夜间出动,进出大陆的时间以月相而定。上旬在月落后入陆,天亮前退出。下旬则天黑入陆,月出前退出。

B—17 续航时间长达 17 个小时,一次进入大陆的活动时间少则 3—5 小时,多则达 10 余个小时,活动地区除西藏和西北地区以外,遍及其余各地。

按照当时中国空军武器装备和大陆防空体系,对在低空 500 米左右高度上飞行的目标,雷达探测距离缩短,即使能够在一定距离上发现目标,也难以连续掌握航迹。

当国民党空军更新设备改变夜间入窜战术手段的时候,解放军空军歼击航空兵夜航大队也先后装备了有截击雷达的全天候米格—17ΠΦ 截击机。但是,这种机载雷达又仅仅局限在 3000 米以上的高度作战,而低于 3000 米,受到地物回波的干扰,仍无法正常工作。

1957 年 B—17 侦察机进入大陆 53 次,都安然无恙。中国空军航空兵共出动米格—17ΠΦ 歼击机 69 架次截击,无一成功。

B—17 的出现,无疑给中国空军的国土防空作战出了一道难题。

总理所言“影响太坏”不无道理。在朝鲜战场,中国空军与美国空军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而现在解放军空军与国民党空军的格斗,实质上也就是同美国空军间接的较量。国民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党空军自始至终使用的都是美制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因而打在国民党身上，痛处却在美国心中。国民党空军飞机在大陆上空优哉游哉，沾沾自喜的又是美国。倘若任其横行无阻，关乎着政治和国际声誉，当然影响“太坏”！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空军5级干部会议代表时，焦急地问刘亚楼：“敌机到大陆窜扰，就是那几个口子，总是堵不起来？”

刘亚楼也急：“我们一定下决心，把各项措施进一步搞扎实，是搞得出名堂来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12月9日，陈赓大将加强夜间防空作战，打击蒋机窜扰大陆纵深的专题报告呈送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阅后又上报党中央。

18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23.B—17神通广大，“死里逃生”。中国空军飞机性能显处劣势，刘亚楼心事重重

此时，军委空军正在召开军区空军和军一级单位党委书记会议。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获悉主席的指示，立即组织研究对策。

刘亚楼心事重重。

国土防空作战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你

打我一炮,我还你一枪,而是装备与装备、技术与技术、战术与战术的较量和抗衡了。中国空军从初创时至今日,风雨兼程,血火洗礼,几经锤炼,战斗力长足进步。但是,武器装备同美国空军相比,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国民党空军用于夜间低空入侵的侦察机,不仅多人驾驶,而且机上的通信导航、电子侦察和电子干扰设备十分先进。自从 B—17 在月夜侦察被鲁珉击落后,又加装改进了无线电窃听和电子侦察系统,既能窃听到空地通话,进行录音,还能测出歼击机的大致方向。由月夜转入暗夜后,选择的最低安全高度飞行,越来越低,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以单批单架大肆侦察,无所顾忌。而解放军空军使用的截击机就无法与其相比了,单人驾驶,只有简陋的导航设备,机载截击雷达只能在 3000 米以上的高度使用,虽然进行了革新改装,低空性能依然很差。况且截击机只能在地面引导下进行目标跟踪飞行,不可能随时知道自己的飞机所在位置的标高。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战,要击落 B—17,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飞行员没有勇往直前的精神不行,没有果断机敏的头脑不行,没有新颖独到的战术和高超精湛的飞行技术更不行。

当然,由于种种不言而喻的原因,刘亚楼也已经深刻意识到,中国的国土防空作战问题必须引起重视,敲起警钟,从思想上、制度上、工作上切实加以整顿,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

时间推进到 1958 年。

4 月 21 日夜间,1 架 B—17 正在江西地区上空低空侦察。

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十二师飞行员李顺祥驾驶米格—17ΠΦ 歼击机在地面指挥所引导下,使用改进过的机载雷达,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在与 B—17 相距 1500 米的时候,发现了在 300 米高度上飞行的目标。距离 900 米时被截获。800 米开炮。

B—17 机动飞行摆脱攻击,我机只将其击伤。

李顺祥驾驶的这架米格—17ΠΦ 歼击机,使用的是经过改进的机载雷达,原来在 3000 米以下高度受到地物回波干扰难以发现目标,现在在 300 米也能发现和截获空中目标了。

尽管没有将 B—17 侦察机击落,但这次夜战却证明,改进的机载雷达在低空作战还是确有其效的。

5 月。广州。

军委空军召开空军、防空军合并后的第一次作战会议。

空、防合并后,空军根据现有兵力,进一步调整防空部署,提出了防空作战的原则:保卫要地,实行有利地段截击(打击)与机动作战相结合,做到“边沿搞带,纵深搞点,点带结合”,兵力使用以精对精。

1959 年 1 月 9 日。

19 时 10 分。B—17 侦察机 1 架,从沿海吉隆墟入陆。

20 时。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十八师副大队长李爱萍升空迎敌。

我机捕捉到目标后,距离 450 米开炮,将 B—17 击伤。

李爱萍准备实施第二次攻击时,受伤的 B—17 突然向左下方机动飞行,逃之夭夭。

B—17 一次次“大难不死”,从炮口下“死里逃生”,无形之中,飞行员们对它产生了一种变幻莫测的神秘感。

有人说,B—17 夜间飞行能够绕山头、钻山沟,可以任意机动,不可捉摸。

但是,经过具体分析后,B—17 的规律还是被“抠”了出

来。所谓机动,也只是沿着预定航向做有限机动。歼击机没击落 B—17 除其它原因外,还在于侦察机速度慢,歼击机速度快,速度差相差太大。攻击时,不是冲过去抓不住它,就是射击不能奏效。

空军航空兵部队经过反复揣摩研究,最终寻找出了有利的射击时机。

作战区域多山,B—17 机动性能好,应付自如。领航员和引导领航员便研究了各种情况下的引导预案。为便于引导时掌握战区每一座山的标高,他们把山的高度标在标图板和雷达荧光屏上。如果 B—17 再玩绕山间、钻山沟的花招,就可以随时向空中歼击机通报作战地域附近的山的标高,准确引导歼击机下降接敌。为搞好战斗协同配合,他们形影不离地同飞行员一起生活,听飞行员讲话的音调,摸飞行员的性格特点,这样在空战中就能相互之间做到“知音知人,知人知性”。

雷达兵部队认真研究了敌我双方情况,制定出保证快、准、连提供情报的措施。

5 月初,刘亚楼召集空军军以上参谋长会议。

他以命令的口吻冲着参谋长们道:“无论如何要在国庆节前打下 1 至 2 架敌机!”

诚然,B—17 确有着歼击机所不及的高招。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辛苦百日,单看一朝。

24.李宪刚:不能再让它跑掉!蒋哲伦向着红点猛烈开炮

5 月 29 日。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这是一个伸手难见五指的夜晚。

粤西地区，乌云翻腾，阵阵沉闷的雷声从遥远的天际滚过来。

云层深处，频频闪动的暗红色的电光仿佛要将云空劈成碎片。

淫雨绵绵，伴着风肆虐地飘洒。

这样的天气正是 B—17 侦察机出动的最佳时机。

20 时 0 分。粤东汕头地区。“蛇”已出“洞”了。

沙堤机场。

空军航空兵第十八师持戈操刀，等待出击。

殊不知，目标只是探头探脑溜达了一圈子后，又莫名其妙地扭头飞了出去。

20 时 58 分。警戒雷达报告：雷州半岛方向发现目标 1 架。

但是，当目标窜至平南以东时，倏然消失，远方的情报突然中断。

雷达指挥所。

指挥员万天顺根据敌机以往活动规律，即刻判断出目标最大可能方向和航线，令参谋计算出了目标可能重新出现的概略的位置，指定另一部雷达在预定方向重点搜索。

雷达再次捕捉到了目标。

万天顺命令位于目标航线上的所有雷达站严密跟踪监视，向航空兵指挥所连续通报空情。

航空兵第十八师指挥所。

指挥员、副师长李宪刚全神贯注地盯着标图板上的航迹，分析着目标的企图和动向。从汕头刚刚溜掉一个，现在雷州

半岛又进来一个。

李宪刚紧绷的嘴唇抽搐一下，挂着一丝轻蔑。

嗨，好一个声东击西呵！来者不善，正是 B—17！

此时，B—17 飞至粤桂边界山区，高度仅高于当地山峰 150 米，雷达荧光屏上的回波时隐时现，时断时续。

领航员急了：“首长，我们应该立即起飞！”

李宪刚举手推开窗子。

一股清新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窗外，漆黑一片。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着芭蕉叶，簌簌作响。

云低雨急，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空战，航空兵还没有过先例。这对于指挥员是考验，对飞行员来说，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气象与作战有着不解之缘，与胜负息息相关。古往今来，军事名家都善于选择和巧妙利用气象夺取第一次战斗的胜利。B—17 选择这样的天气侦察，也正是它的优势。

既然你能进得来，我当然也能上得去！

李宪刚：“未来天气怎么样？”

气象员：“云底高 200 米，今晚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李宪刚蹙了蹙眉头。

23 时 08 分 30 秒。电话铃急切地响了起来。

电话里传来军区空军指挥员的声音：“飞机起飞后如无法在本场着陆，可以到某某机场降落。”

他点着头。他的决心同军区空军的决策不谋而合。

今晚，这仗是打定了！

李宪刚蹙起的眉头猛地舒展开来：“蒋哲伦开车，出击！”

机场上，引擎轰鸣。

雨帘中，截击机大队中队长蒋哲伦驾驶米格—17ΠΦ 滑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出跑道，喷着炽烈的尾焰腾升夜空。

耳机里，传来引导领航员的声音：“高度 2500，航向 240，时速 850。”

蒋哲伦加大油门，打开加速器。

米格歼击机穿越在层云之间的缝隙里，以最大的速度直插战区。

舱外，黑黝黝的夜色，巨大的云块悬在周围，擦着机身飞掠而过。电闪雷鸣，惊天动地。雨夜云中飞行，危机四伏。

忽然，歼击机如同飘摇在大海中的一叶小舟，被巨浪猛地托上浪尖，又猛地被抛进漩涡剧烈地颠簸起来。

积雨云！

稍有飞行常识的人都知道，飞行中最怕遇上积雨云。当飞机进入积雨云后，剧烈抖动，操纵艰难，各种意想不到的特情（飞行时，一般将意外情况称“特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并且随时都会有触上雷电的危险。

蒋哲伦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按地面引导口令，沉着操纵飞机。

米格—17如同一只搏风击雨的海燕，奋翼翱翔。

地面指挥所：“距敌机 30 公里，减速。”

他遵令放减速板，来了一个空中急刹车，下降高度，搜索前进。

指挥所里，李宪刚凝视着标图板。

标图板上，线条显示着敌我机的距离在飞快地缩短。

他的心弦也愈绷愈紧。

两机相距只有 17 公里了。

B—17 飞进了山区上空。

此时,雷达荧光屏上,空中目标消失,敌我机情况全然不知了。

歼击机夜间山区空域作战,“凶多吉少”,雷达失去目标就失去了引导依据,而失去引导,歼击机等于失去航行路线,后果不堪设想。

李宪刚镇定自若,命令领航员接替引导领航员推测引导。

领航员当即推测数据,敏捷流利地下达口令:“左转弯,坡度30,航向180。”

这时,雷达荧光屏上又重新出现了敌我空中信号。

李宪刚稍稍松了口气。

蒋哲伦知道,空情瞬息万变,此时必须以更大的坡度追击,才能捕获B—17。

他以45度的更大坡度做转弯动作。

米格—17ΠΦ和B—17相距只有7公里的距离了。

透过雨帘,蒋哲伦极目搜索。云块堆积成了一座座黑黝黝的大山,连成一片,横亘眼前,飞机仿佛穿行在一条四周耸立着峭壁悬崖怪石林立的羊肠小道。

他下意识地看看高度表:1800米。

他知道,飞机就在崇山峻岭上空飞行,翼下的山峰高达1200米。

现在,B—17的高度仅仅比山高100米,而且高度还在继续下降。这正是B—17的“绝技”。往常,它也就是在这时候绕山头钻山沟的。

蒋哲伦十分清楚,只是这样飞下去,永远也无法发现B—17。若要发现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下降高度,贴着山脊飞。而夜间在山区上空下降高度,完完全全是一种冒险。飞机不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是瞎子手中探路的杆子,路子不对可再回来。飞机不行,撞上了,等于鸡蛋碰石头,机毁人亡。如果要击落目标,更难。必须在它还没有飞出山区的时候捕捉到它,否则,即使发现目标,也会让它逃之夭夭。更何况,现在还没有发现 B—17 的踪迹。

他来不及多想,凭着自己的豪气和过硬的飞行技术,果断、柔和地推一推杆,飞机便从 1800 米下跌到 1400 米的高度上。

“注意,你已接近敌机!”

耳机里传来地面领航员的呼叫。

他通过细雨编织的屏障,一丝一毫地辨别着。

右下方,时隐时现的一颗微弱的红点钳住了他的目光。

雨夜无星,战区无我机。

红点在逐渐扩大。

红点就是目标——B—17!

“发现目标!”

“攻击!”

他从红点后上方下滑逼近。瞄准。拇指落在发射按钮上。

近些! 近些!! 再近些!!!

似乎全身的气力都凝汇在拇指上。

他按下了炮钮。

红彤彤的弹光映红了一方天空,仿佛是整个云层都在燃烧。接着暗淡下来,只有一团火一会穿行在云中,一会又呈现在云外,飞速去拥抱那颗红点。

强烈的弹光刺得蒋哲伦双目蒙眬。

他凭着自己的感觉，迅速带杆脱离，保持平飞。

米格—17ПФ左翼下方，原来的那颗红点现在变成一簇醒目的火团，在逐渐下移。

“打中了！打中了！”年轻的蒋哲伦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危险，遏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不由得高声呼喊起来。

他大坡度地向左转弯，准备实施第二次攻击。

不料，刚刚回转过机头，一团硕大的云絮像狂风掀起的恶浪，一下子将歼击机吞噬了。

紧接着，飞机左侧出现一道惨白的横打闪电，耳机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震得耳膜隐隐作疼。

无线电罗盘开始大幅度左右摆动。

闪电横打，雷区近在眼前。

他急忙修正角度，加大速度，想穿越雷区。

不好！

发动机如老牛负重，发出窒息般的喘息。

凭感觉，蒋哲伦知道，这是雨水渗入到了发动机内，汽化器油水混合，发动机温度骤然下降。

一场生与死的考验摆在了这位年轻的飞行员面前。

歼击机在空中犹如一只困兽，横冲直撞。

歼击机在黑云中挣扎着艰难穿行。

罗盘指针仍旧剧烈抖动。

突然，指针猛地指在左侧方向，固定不动了。

蒋哲伦心中一亮，罗盘指针固定指向左侧方，不正是受到了电磁场的感应吗？这说明雷区就在左侧方。

舱外，浓云扑身。飞机左侧不时地横过一道道闪电，滚过一个个炸雷，映得歼击机通体雪亮。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蒋哲伦握着驾驶杆的手已经潮湿，脸上汗水涔涔。今天这样的险情毕竟是第一次呀！稍有犹豫，判断失误，让 B—17 跑掉不说，飞机还可能会凌空解体，毁于一旦。

歼击机终于安然灵活巧妙地飞过了危险地带。

“请求地面引导，第二次攻击！”

指挥所里，李宪刚一把抓起送话器，呼地站起来：“敌机在你正前方 6 公里，按原来的方向进入！狠狠打，一定不能再让它跑掉！”

“明白！”

蒋哲伦微微修正了一下航向。

他在云缝中又发现了那团火光。

米格呼啸着俯冲而下。

距离越来越近，火光愈来愈亮。

开炮！

B—17 滚入云层。

蒋哲伦向地面请求第三次攻击。

就在这时——

远远望去，只见火球缓缓盘旋。接着火球迸裂，爆散出无数朵火花，升腾上夜空，又纷纷洒落，将夜空点缀得多彩多姿。片刻，天地间又恢复了沉寂，只有小雨依然在不停地下着。

广东省恩平县那关山。

这里，散落着 B—17 侦察机的残骸。机上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胡平山等 15 人全部毙命。

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首次在暗夜、低空、复杂气象条件下与配备先进电子侦察装置的低空侦察机格斗，这在世界空战史上是空前的。

首都军事博物馆。B—17 侦察机残骸和“3：0”战例一同陈列展出。

中国空军艰难的历程和无数个辉煌的瞬间浓缩在了这里。

25.B—17 寿终正寝，“蝙蝠王”大驾光临。空军歼击航空兵海底捞针，3 年无战果

B—17 被击落后，再也未敢轻举妄动。

但是，又一个更猖獗的挑战随之而来。

这是美国海军 P—2V 反潜巡逻轰炸机改装的一种夜间侦察机。毫无疑问，它是取代 B—17 侦察机执行特殊任务的，性能比 B—17 更胜一筹。

美国空军和国民党空军袭扰中国大陆，每每遭到挫折，便会更新装备，机型一种更比一种先进。解放军空军的装备总是处于劣势之中。当然，也正是在这一仗更比一仗难打的困境中，经受考验和锻炼，中国空军才冲出夹缝，跃上新的高度，成为一支驰骋苍穹颇富战斗力的劲旅。

P—2V 改装的侦察机装配 2 台 3500 马力螺旋桨引擎，在机翼两端，又各有一台涡轮推进器。在低空时，使用螺旋桨引擎，可以在 200 米、100 米甚至只有几十米的超低空高度飞行，还可以做大动作量的机动飞行。同时，它也能像喷气式战斗机那样在高空高速飞行，飞行速度快慢自如。续航时间 15 个多小时，巡航时速 340 公里，航程达 5000 多公里。

这种夜间侦察机配备全套新型的电子侦察和自动航行设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备。电子侦察设备由粗测装置、精测装置和录音设备 3 部分组成,其频带宽度几乎囊括了中国空军地面的各型雷达、机载截击雷达和超短波无线电台的频率,不仅可以侦察到地面防空部署、雷达性能、空地指挥,进行防空警戒,干扰对方地面和机上雷达设备,以达到自卫的目的,而且可以录音摄影,计算出雷达、电台的位置。当高射炮或歼击机使用炮瞄雷达的时候,便自动施放金属丝干扰。它所配备的反制 ECM 电子侦察设备,用来干扰米格歼击机上的炮瞄雷达;发动机排气口朝下,向上方的红外线辐射很弱,容易躲避米格歼击机从上方的拦截。安全航行系统更让人耳目一新。除 2 部精密的无线电高度表外,还有自动驾驶仪和一部全景雷达。当飞机低于极限度飞行时,无线高度表指示灯就发出警告,与自动驾驶仪接通,使飞机保持在安全高度上进行低空飞行。一部机尾警戒器、3 部主动回答式干扰机和金属丝干扰设备组成的警戒干扰系统更让米格歼击机束手无策。机尾警戒器可以发现歼击机和炮瞄雷达跟踪,提示飞行员实施机动或施放金属丝干扰,使歼击机机载雷达截获目标不稳,难以精确瞄准。回答式干扰机则用于对歼击机机载雷达瞄准无线工作时,它的干扰机设备收到信号后能自动调制,发射一种高能量的反相信号,使截击机受骗上当,无从抓到真实目标而一味跟踪假信号。

有次,一名飞行员在夜间发现了这种侦察机,紧紧追随、瞄准。就在即将发射炮弹的刹那,目标一闪,跃升到歼击机飞行员的上方。飞行员敏捷地猛拉操纵杆,也呼地升了上去。

第二天,这名飞行员做战区飞行。翼下,群山耸立,他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那夜追击,歼击机的高度刚好在半山腰中,动作稍有迟缓……

这正是这种夜间侦察机在摆脱对手攻击时施展的最厉害的一招。钻山沟或对山飞行,即将撞到山腰的时候,猛然间拉起,掠过山顶,迫使歼击机丢失目标,或因难以预料规避不及而撞山自毁。

这就是绰号“蝙蝠王”的 P2V—7 夜间电子侦察机。

P2V—7 侦察机进入中国大陆领空始于 1958 年 4 月 17 日,解放军空军夜间作战基地先后出动 400 多架飞机截击,都毫无所获。

到 1961 年 10 月, P2V—7 已进入中国大陆领空 84 架次,解放军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与它多次交手,都无可奈何地让它逃之夭夭。

自 P2V—7“亮相”后,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三年未获战果。

26. 密集的炮火把 P2V—7 围得水泄不通。30 秒,击碎了“无敌勇士”的神话。罗瑞卿说:再来犯者,照此办理

大连地区城子疃。初雪蔽野,皓月星空,万籁俱寂。

突然,如闪电划破夜空,数道白炽的灯光拔地而起,冲天而立。1 架大型飞机立时被照得通体雪亮。紧接着,山崩地裂般的轰鸣此起彼伏,连成一片。亮如白昼的天穹中,飞机忽地燃成了一个飞速下坠的大火球,轰然一声巨响,爆炸的机体和燃烧着的航油飞进四散……

这就是不可一世的“蝙蝠王”——P2V—7 的下场。

时间是 1961 年 11 月 6 日。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中国空军高射炮兵部队仅仅用了短暂的 30 秒钟,就改写了“蝙蝠王”的命运,也击碎了 P2V—7“无敌勇士”的神话。

打 P2V—7 并不容易。

歼击航空兵无能为力,军委空军立即调整机动高射炮兵群的部署,使用了 104 个高射炮兵营、18 个探照灯连,组成了 16 个炮群,配置在 P2V—7 可能进出大陆的地点和主要航路检查点,堵口设伏,使每个炮群组成宽 6—12 公里、纵深 4—6 公里的火力网,同时压缩开灯、开炮距离,组织无线电佯动,快速近战克制 P2V—7 的电子干扰和机动。此后,P2V—7 多次闯进高射炮火力网,但开灯、开炮时间不是过早就是太晚,未能命中目标。神通广大的“蝙蝠王”虽然没有受到伤害,却做贼心虚也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了。

P2V—7 利用完善的电子侦察、安全航行和警戒干扰系统,不仅能够发现高射炮的行动,而且可以适时地施放干扰和机动摆脱。防空部队好不容易遇上一次战机,远了,稍有急躁情绪,它就会预先避开面前布下的火网。近了,一不留神,它又会像泥鳅那般从你的手指缝里滑掉。

一条路子走不通,就走另一条路子。

要击落 P2V—7,就要避其优长,克其弱处,与其斗智!

P2V—7 在火力网上空飞行只有几十秒钟,在“嘹嘹嘹”的几十响之中,整个部队就要做到:开灯就捕住,灯亮就照中,炮响敌机落。

难题摆在了高炮八连的面前:怎么才能在低空开炮就击中 P2V—7?

连长杨金榜情绪激昂:“多练几手绝招,打个漂漂亮亮的

仗!”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他们抓住歼击机过航的时机苦练技术,几年里,无论是朔风刺骨雪飞霜打的严寒,还是烈日炙烤汗流浹背的盛夏,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有歼击机过航,便立即拉响警报,战勤人员飞赴岗位,阵地上忙忙碌碌,演兵习武,热火朝天。有时一个中午要跑五六次警报,一顿饭要三四次才能吃完。后来,战士们索性捧着饭碗上阵,飞机不来,蹲下吃饭,飞机来了,扔下饭碗上炮就练。

部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1月5日。凌晨。

炮群指挥部通报:P2V—7出动,降落在南朝鲜群山机场。

连队干部站在阵地中央高喊:“客人到了家门口,抬脚就迈进屋了,大家说咱们应该怎么接待它?”

战士们一呼百应:“叫它彻底舒服!”

难挨的白天过去,夜幕降临了。

炮群阵地上,兵器洁净,炮弹闪闪发光,万事俱备,只等“客人”来了。

城子瞳高射炮兵群由空军高射炮兵第五〇二团、探照灯兵第四〇二团七连、八连和陆军高射炮兵的1个团、6个营组成。炮群指挥员是空军高射炮兵第一〇一师师长范震江。

可是,部队眼巴巴地盼到深夜,“客人”却蛰伏未动,始终不肯“来访”。

指挥部通报:今日敌机准备,明日可能来。

来则必歼!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11月6日。黄昏时分。

“客人”终于行动了。

雷达报告：“大型机1架，高度600，方向162，距离135。”

范震江下达指令：“全体一等！”

阵地上，警报齐鸣。

“炮兵集合！”

“各就各位！”

“近战歼敌！”

茫茫黄海上空。

P2V—7为隐蔽自己的真实航向，逃避解放军空军地面雷达的跟踪，“扭”着“摇摆舞”，不断改变航向和高度，把锡箔纸等雷达干扰物撒得满天飞舞。

雷达操纵员从纷乱的回波中，紧紧盯住P2V—7，迅速准确连续地向指挥员报告目标位置。

炮八连阵地。

连长：“速度120，距离400，长点射！”

射击诸元准备完毕。

P2V—7的爆音由远而近。

连长：“开保险！”

这是整个阵地上最紧张的时刻。每一个人都憋住呼吸，眼睛眨也不眨，生怕再丢了P2V—7，只等指挥员一声令下。

“客人”闯到了八连的“开灯线”。

灯未开。

阵地上，悄无声息，只听得见P2V—7的轰鸣。

近些！再近些！

绿色的雷达荧光屏上，闪动着目标回波。

“蝙蝠王”终于“进屋”了，盘旋在火力最密集的阵地上空。在雷达回波最亮最稳最难把握的稍纵即逝的刹那——

“开灯！”连长一声令下。

那简直是怒吼！

刷！一道雪亮刺眼的电光呼地冲天而上，不偏不倚，正照中 P2V—7。

相继，数十道光柱又冲天而射！

天穹中，无数道光柱如同银光闪闪的利剑，直指长空，牢牢地罩住了 P2V—7。

“蝙蝠王”察觉中了埋伏，慌忙下滑右转。

但是，P2V—7 此时已是有翅难飞了。

P2V—7 的大肚皮刚好暴露在八连、九连的炮火打击面上。

“目标下滑！”

“下滑 5 度！”

炮手神速地装定着“下滑角”。

连长又是一声大吼：“放！”

一串串红色的曳光弹飞上天空，在 P2V—7 头部爆炸。

P2V—7，掉转机头往回跑，又折近到九连的阵地上空。

九连炮击。

五连、七连陆续开火。

霎时，密集的炮火把“蝙蝠王”围了个水泄不通。

茫茫夜空，不时地变幻出一个个精彩的景象。连续发射的炮弹纵横交错，连接成了无数条长长的火链。

P2V—7 百孔千疮，碎片纷飞，一头栽了下来。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后来曾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常仲连将军回顾这段战斗历程时说：

1958年10月，我在沈阳军区空军高炮指挥部任司令员。当时国民党空军侦察机夜间窜犯大陆空域相当频繁。我和沈空高指的同志进行过多次专门研究，对敌P-2V的肆意窜犯大陆领空既感到十分气愤，又感到焦虑。

为打击敌机，空军决定，除夜间出动飞机截击外，还针对敌机活动规律，组织高射炮部署于敌机进出大陆地点和主要航路检查点，进行堵口设伏，机动作战。于是，我向空军高指和沈空首长建议：城市要地防空的高炮部队可以拉出去一部分机动，寻机惩罚夜间窜犯的敌大型飞机。具体部署是：派出去2—3个小炮营和2个探照灯连，到辽东半岛选点设伏，截击夜间窜犯东北地区的敌机。

1959年11月5日，空军首长指示，同意我们的作战方案。接到电话后，我立即报告了沈空曾国华司令员，但因当时沈空内部对出去机动作战有不同意见，认为外出蹲山头困难很多，打不下飞机，旷日持久，劳“兵”伤财，不如暂时按兵不动。

9日，空军发来电报指示，要求沈空派出3个炮营和2个探照灯连赴辽东半岛进行机动作战。沈空首长迅速统一了意见。17日，我们派出高炮五〇一团2个营到辽东半岛的安东县大孤山地区展开，选点设伏，压在敌机进山的航线上。

用高炮机动作战来打P-2V飞机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挫折和失败。

1959年12月2日晚，敌1架P-2V飞机从辽东半岛的庄河与明阳之间窜入，在东北地区盘旋了一夜，黎明前从大孤山的山岔子线五〇一团小炮营上空出去，因探照灯没有照中，阻

拦射击了 127 发炮弹均未击中,敌机逃掉了。

此后,沈空召开了作战会议。会上,我对这次战斗没有打好作了说明。我首先肯定空军和沈空决定高炮机动作战是正确的。没有打好是具体措施没有跟上,反映出我们在组织指挥、控制灯低空照射和低空射击以及灯炮协同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敌机一来,目标指示雷达总怕捕捉不到目标而过早地加高压;探照灯只怕照不中目标而过早地开机开灯;高炮只要一听到爆音,不管有效与否就急于开火,结果总是过早地暴露自己,使敌机能及时施放干扰,改变方向而逃脱。

空军也召开了电话会议。空军成钧副司令员讲了话。他首先充分肯定了高炮机动作战是正确的,几个军区空军对 P-2V 都开了炮,没有击中敌机是我们一些工作还没有做好,特别是训练没有跟上,战前准备得不好,临战时忙乱。他强调说,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了,措施得当,兵练好了,是能够击落 P-2V 的。

1960 年 12 月 25 日,空军又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空军所有高炮部队都去机动作战压航线,打击敌 P-2V。26 日,沈阳军区也作出决定,再派 3 个高炮团和 2 个高炮独立营,配属空军指挥。从 1961 年初开始,驻防东北地区的陆、海、空军三军的高射武器基本上都担负了打 P-2V 的作战任务。

此时,高炮部队出去执行机动作战的兵力,压住 P-2V 飞机航线问题不大,重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于是对原来的部署做了两次调整,先撤出纵深分散的各点,进一步集中兵力设伏于辽东三个河口及纵深内敌机历次窜入必经的 3 个地区。这样部署,各点火力虽有加强,但间隔太大,并且往往因开机、开灯过早,敌机可乘机逃脱,因此感到部署得不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够完善。我们在认真研究了敌机 6 次窜入东北地区的情况之后,摸到了一条基本规律,就是敌机每次入窜,必经辽东半岛皮口以东地区,而大多数从碧流河、庄河、大洋河两侧地区窜入窜出。要消灭敌机,必须集中力量堵住敌机进出口。为此,遵照总参的指示精神,沈阳军区首长决定将所有机动作战部队集中于辽东沿海,对敌必经之路实行全面堵截;以重点部署,照顾到面,点面结合,声东击西,虚实并举,逼敌就范。将 8 个高炮团 16 个队属高炮营的兵力(共有高炮 377 门、高射机枪 138 挺)和 6 个探照灯连,集中部署于 150 公里的沿海地段上,并以驻该地区陆军部队的轻重机枪组成对空射击组,以加强低空火力,构成一道 6—8 公里的火墙,组成高、中、低空多层绵密的火力网……

当时,我国正处于暂时困难时期,部队住帐篷,睡地窖,蹲山头,高粱米饭分着吃,粮食不够就用瓜菜代。但为了练好“开灯就照准,照准炮即响,炮响敌机落”的本领,干部战士顶着酷暑严寒,没日没夜地练。有的战士把胳膊练肿了都不肯休息。有的连队一练就是一个通宵。许多同志推迟婚期和探亲。在发现敌 P-2V 动向时,干部战士在山头坐在炮上待机歼敌。有时一个晚上跑多次警报,但大家宁跑千次空,不漏一次情。每当暗夜时,指战员经常不脱衣服睡觉,再苦再累也没有怨言。战士们说:“兄弟部队能把 RF-101 打下来,我们也一定能把 P-2V 揍下来。”

这样,网终于织好了,就等着 P-2V 往里钻。

……

P2V—7 被歼,战报传来,喜得个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笑

逐颜开，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赖传珠等一道兴冲冲地从哈尔滨专程赶到了炮群阵地。

P2V—7 已经变成了一堆废铁。

罗瑞卿道：将这架侦察机机组成员、国民党空军“技术研究组”中校副组长叶霖等 13 人的尸体就近立碑埋葬，日后便于其亲属认领。再来犯者，照此办理！

刘亚楼更是喜不自禁：“只要我们常备不懈，不论国民党空军采取什么样的花招，也逃脱不了这个下场！”

11 月 7 日，国防部通令嘉奖作战的空军高射炮兵部队。

27.“蝙蝠王”重整旗鼓，中国空军“土洋结合”，王文礼暗夜近距离视攻击。美国人曾犯了个天真的错误，使得克拉克“羞于启齿”。今天，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蝙蝠王”断臂折翅，老实了整整 7 个月后，又旗鼓重整，东山再起。当然，有前车之鉴，也不敢过于放肆，活动地区多在大陆沿海，直进直出，尽量缩短在大陆的飞行时间。

空军高射炮兵部队击落 P2V—7，歼击航空兵部队无形之中感觉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

为了对付 P2V—7 侦察机的机载干扰设备，航空兵各夜间截击机大队在战斗出动中，实施隐蔽指挥。当接近目标一定距离时，突然接通机上雷达，使它来不及使用干扰。但是，仍然无济于事。截击机又采取照明实施攻击，在飞机上加装探照灯，当机上雷达受到干扰时，立即开灯照中侦察机，进行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目视攻击。伊尔—28 轰炸机和歼—5 歼击机组成照明攻击队，装挂若干照明弹，将歼击机引导至 P2V—7 前上方适当位置空投照明弹，形成照明区，这样易于发现目标，进行攻击。

尽管这种带有“原始”色彩的作战方法似乎也没有什么效果，但也确实把 P2V—7 折腾得胆吊心提。

1963 年 6 月 28 日。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航空兵部队飞行员。他同一位飞行员进行着一次有趣的谈话。

“你有几个孩子？”总理问。

“3 个。”飞行员无拘无束地点点头。

总理笑起来：“3 个，多了一点，对吧？”

那位飞行员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当总理知道现在航空兵部队飞行员多、飞机少时，说道：“飞机是少一些，主要是我们过去走了弯路，很对不起你们战斗部队。”

顿了顿，总理又兴致勃勃地说：“飞行像打乒乓球、写字、骑自行车一样，多练才行。不常打球，就打不好，不常写字，字就写不好，不常骑自行车，就会摔跤子噢！”

面前的这位飞行员认认真真的点着头。

他就是王文礼。

那时，他是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四师独立大队飞行副大队长。

“夜空猎手”就是从那时传颂开的。

他不会忘记那个日子。

1963年6月19日。

20时。P2V—7侦察机1架，高度200米，由浙江路桥东北入陆。

解放军空军驻杭州、衢州、南京、南昌的夜航截击机大队起飞米格—17ПФ歼击机7架次、图—4(已加装截击雷达)轰炸机8架次，对P2V—7连续跟踪拦截，均因目标多次施放干扰、机动摆脱，而未能射击。

至此，P2V—7在大陆上空活动已达3小时50分，航程1350公里。

P2V—7飞抵江西临川地区上空。

20日零时32分。向塘。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四师进入一等战备。

指挥所里，领航员张健精确计算，适时地判读着目标的航向、速度、高度，标图员用彩色铅笔在标图板上迅速勾勒着目标的航迹，几百公里以外的夜空情况一目了然。

机场上，王文礼已经坐在座舱里等待出击的命令了。

王文礼同P2V—7是“老相识”，有过几次交道。但是，每次总是让它从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溜过。特别是两年前的一次空战，他分明在茫茫夜空逮住了这个狡猾多端的猎物，难解难分地打到了只有百米的低空，却还是让它“虎口逃生”。

他抬头望了望夜空。

零时38分。P2V—7正飞行在新干地区上空。

塔台上，两颗绿色的信号弹升腾于星光璀璨的寂静的夜空，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王文礼驾驶米格—17ПФ歼击机腾空而起。

突然，领航员呼叫：“春天。”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听到呼叫“春天”，王文礼知道自己距离目标仅仅几公里了。

可是，P2V—7 踪影皆无。

领航员急促的呼叫声再次震颤着他的耳鼓：“夏天……秋天……”

呼叫声叩击着他的心扉。

离目标越来越近了，为什么还没有发现？航向有误？还是 P2V—7 又有了什么“隐身术”？

王文礼思忖着搜索前进。

猛地，耳机里又传来近似惊慌的呼叫：“冬天……在一起啦！”

当他听到“在一起啦”的时候，立即意识到自己的飞机已冲过目标。

然而，他始终没有发现 P2V—7。

第一次接敌失败。

王文礼请求下降高度，再次接敌。

米格歼击机重新进入。

蓦地，P2V—7 的阴影呈现在他的视野中。

他轻柔地修正方位，目不转睛地紧盯目标，瞄准，逼近。

他的手指落在发射按钮上。

P2V—7 犹如一条巨大的鱼，忽地一甩尾，像影子一样又消失了。

王文礼只得重新目视搜索，再次捕捉到目标。

不料，交叉角太大。米格—17ΠΦ 又冲过了 P2V—7。

他一不做二不休，忽地驾机反转，正面搜索。

这时，哪里还有 P2V—7 的影子！

难道又让它跑掉了？

地面指挥、副师长王子祥当机立断：“改变方法进入，接敌！”

王文礼按照引导口令，第三次搜寻，在闪烁的星空中又捕住了 P2V—7。

减速。逼近。咬尾。修正。瞄准。一连串动作敏捷而娴熟。

他按着发射电钮的手指重重地压了下去。

P2V—7 机动飞行，米格歼击机前置量太小，射出的炮弹在目标尾后爆炸。

再次逼近。再次射击。

这第二炮让他兴奋不已，只见 P2V—7 拖着火焰摇摇摆摆下坠。

“着火啦！着火啦！”

“什么？”

王文礼太激动了，报告词不清楚，王子祥让他重新报告。

“敌机被击中了！”

王子祥：“打狠一点！”

“明白！”

王文礼自信响亮的回答从空中传到了地面。

米格歼击机翼下又喷出一串火舌。

P2V—7 发出了爆炸声，如同断线风筝，急遽飘落。

P2V—7 葬身临川县大窝坑，国民党空军“技术研究组”少校作战长周以栗等 14 名乘员全部毙命。

此战之后，P2V—7 侦察机成了缩头乌龟，窜扰锐减。1964 年 6 月 11 日夜間，海军航空兵在山东莱阳又击落一架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P2V—7。到1966年,美国空军、国民党空军低空、夜间小速度侦察机对中国大陆的侦察完全停止了。

美国、国民党又一次损兵折将。尽管中国空军是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取得战果的,但是,他们是否会重新估价自己的对手呢?(朝鲜空战中国空军打得不是也很艰难吗?)

美国人曾犯过这样一个天真的错误。

朝鲜战争,他们就断然认定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也“不足为患”,侵朝战争“赢定了”。

然而,历史给他们做出了最精当的结论。

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上补注了这“难忘的”、“羞于启齿”的一笔:“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这不是幽默。

今天,美国人又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

非正义的结局,注定是最终的失败。

28.极限高度:RB—57D 飞扬跋扈,出没北京上空。高射炮鞭长难及,中国空军装备最精良的米格—19 歼击机也奈何它不得

“大型机1架,高度20000米。”

福建前线雷达站发出情报。

解放军空军米格—19 歼击机像无所畏惧的挑战者,利箭

射天,昂首迎击。

15000 米……

16000 米……

17000 米……

米格迅速爬高。

近了……

近了……

目标就在眼前。

突然,米格—19,不再升高。

飞行员下意识地瞅瞅高度表:17500 米。

这是米格—19 歼击机的极限飞行高度。

也就是说,米格只能飞这么个高度,哪怕是再上升几十米甚至几米,它都无能为力了。

目标在头顶上飞驰。

飞行员睁大惊奇的眼睛,心里犯了嘀咕,他还没听说过能飞这么高的飞机,只能无可奈何地目送着它洋洋得意地向大陆纵深掠进,悻悻地返航着陆。

目标沿线的空军歼击航空兵继续升空拦截。

但是,都因高度差仅仅 2100 米而无法攻击。飞行员只得“望机兴叹”,气得破口骂“娘”。

这是美国制造的 RB—57D 高空侦察飞机。

国民党空军施展浑身解数,在低空捞不到便宜,屡屡损兵折将,于是,美国“大老板”又“奉献”出了高空侦察机。

国民党空军用高空侦察机进入大陆侦察,始于 1957 年 12 月。最初使用的是 RB—57A 侦察机。这种侦察机续航时间

第五章 今夜突击纵深目标

7—8 个小时,最大时速 1000 公里,飞行高度在 15000 米左右。这个高度当然在解放军空军歼击机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

1958 年 2 月 18 日,RB—57A 侦察机 1 架,进入山东半岛 15500 米的高空侦察。海军航空兵第四师第十团中队长胡春生和飞行员舒积成驾驶歼—5 歼击机拦截。RB—57A 被一举击落,坠毁在千页岛附近海域。

RB—57A 自此销声匿迹。

1958 年,美国将 2 架 RB—57D 昼间高空侦察机装备国民党空军,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继续对大陆进行侦察。

RB—57D 为亚音速双发动机喷气式单翼高空侦察机。机型原为英国电器公司研制,由英国第一家轻型轰炸机设计者康培拉设计,1949 年第一次试飞成功。当这种飞机刚一“出世”,美国空军就看到了它的光辉前景,便买来了飞机制造权,进一步改进。

RB—57D 侦察机的性能比 RB—57A 侦察机更为优越,飞机高度增至 20000 米,而这个高度在米格—19 歼击机的最大实用升限(17500 米)之上,米格—19 当然无法对其实施攻击。侦察机上装有 4 部航空相机,在高度 18500 米的高度上实施航空照相侦察,可摄取长约 4000 公里、宽约 70 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续航时间 8—9.5 个小时,最大航程达 6800 公里。RB—57D 重量轻,载油多,航程远,升限高,使它能从事高空侦察而不受来自地面和空中的任何威胁!

1958 年 1 月 7 日,RB—57D 首次窜扰山东半岛。

解放军空军为提高歼击机的升限高度,拆去一些机上设备,减轻飞机重量,但无济于事,仍然达不到截击 RB—57D 侦察机的飞行高度。

浴血苍穹

1959年1月14日,一架RB—57D侦察机从18000米以上的高度窜至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侦察,空军航空兵先后起飞多批多架米格—17和米格—19歼击机层层拦截,一无所获。

1月至3月, RB—57D又9次进入大陆战略侦察,活动地区航迹遍及福建、浙江、江苏、上海、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贵州、河南、四川、山东等13个省市。空军起飞歼—5和米格—19歼击机109批202架次围追堵截,依然因高度不及,无法攻击。

米格飞机是苏联工程技术勤务上将、著名飞机设计师米高扬和古列维奇一起研制设计的歼击战斗机。米格是取了米高扬的头两个字母和古列维奇的第一个字母合并而成的译音。米格—19是1954年研制成功的装备有空对空导弹的超音速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歼击战斗机。

然而面对横行无忌的RB—57D的高空侦察,中国空军装备最精良的米格—19歼击机也奈何它不得。

中国空军高射炮兵自然更是“爱莫能助”。

6月14日零时32分。

RB—57D侦察机1架,大摇大摆地向中国大陆纵深飞进。

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第 六 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29.首都防空作战地图上,画上了5个神秘的圆圈。“神弹”寒光闪闪,发射架直刺苍穹。精兵强将盘马弯弓,北京的天空却是异乎寻常的宁静

北京。

天蓝得犹如一湖碧水,清澈深邃,高阔博大。

一架直—5飞机像一只灵巧的云雀,在蓝天白云间轻盈地盘旋飘舞。

机上,坐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中将、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李际泰少将、空军某基地参谋长张建华。他们时而俯瞰大地,蹙眉凝思,时而互相注视,神色严峻。

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严峻起来。

RB—57D 高空侦察机曾两次飞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上空,而未能受到任何惩罚!

这是自 1949 年 5 月 4 日,国民党空军轰炸南苑机场时隔 10 年之后,北京上空再次听到的异样的声响。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10 周年庆典近在眼前。

举国关注,世界瞩目,届时,将有 80 个国家的贵宾参加,各社会主义国家首脑莅临天安门,70 万群众游行欢庆,倘若 RB—57D“不请自来”,甭说军事行动,就是“心血来潮”走马观花地在头顶上溜达一圈,飘落下几片传单,岂不令人败兴?

中共中央调兵遣将,精锐的歼击机群、高射炮兵群早已在北京集结,盘马弯弓。

但是,这并非万无一失。

RB—57D 对北京构成的威胁无法消除。

机上共和国的将军们正是肩担保卫北京重任的。

当直—5 飘然着陆后,将军们已经深思熟虑,摊开了首都的防空作战地图,用红色铅笔重重地划了 5 个神秘的非同寻常的圆圈。

5 个圆圈——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 5 个地空导弹营的阵地部署点。

任务:以天安门为中心,半径 130 公里以内,歼灭 3000 米高度以上的敌机。

北京军区空军负责作战指挥,军区空军下设地空导弹群指挥所。指挥员由空军第三基地主任张伯华担任。

大典在即,刻不容缓。

9 月 5 日,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第一营进驻大兴县某地。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第二营进驻通县某地。

第三营进驻丰台区某地。

第四营进驻昌平县某地。

第五营进驻顺义县某地。

195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盛大节日。

天安门广场,一个欢歌笑语的沸腾的海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苏联共产党中央赫鲁晓夫总书记,60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87个国家的贵宾春风满面,含笑步上天安门城楼。

上午10时。大典在礼炮和雄壮的歌声中开始。

距天安门广场几十公里外。

地空导弹阵地上,5个导弹营环形部署,火力衔接,发射架昂首挺立,如同利剑直刺长空。

天安门广场上,盛大的阅兵式刚刚结束,70万群众在嘹亮的《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游行通过天安门。

北京城外。

雷达阵地上,天线旋转。

荧光屏上,干干净净,没有一丝一毫的疑点。

白天无敌情。

夜晚星稀月朗,安详静谧。无敌情。

2日、3日、4日,北京的天依然晴静。

5日,部队加强战备解除。

6日,星期六。风和日丽,依旧无战事。

然而,共和国的将军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宁静。

30.岳振华大喝一声,地暗天昏,沙石飞舞。张伯华喜不自禁,王英钦气若游丝。朱德用手杖连连击打地面,林彪露出难得的笑容。刘亚楼双手提着茅台酒,穿梭席间。外国记者们忙得不亦乐乎

通县机场南端。

苇塘低洼处,苇叶青青。微风拂动,但见一排排绿色的帐篷隐约其间。

这里是地空导弹兵第二营阵地。

10月7日。星期日。

阳光灿烂,天空一碧如洗。

营长岳振华步出帐篷,仰望天空,若有所思。

9时41分。福建前线雷达连的绿色荧光屏上,蓦然跳出一个微小的亮点,闪闪烁烁地蠕动着。

雷达连报告:台北市以北50公里海面上空,大型机1架,直飞大陆。

10时08分。雷达连再次报告:目标,高度18000米,由浙江温岭入陆。

北京。地空导弹群指挥所。

指挥员张伯华向各营下达命令:“做好战斗准备!”

目标高度19200米,穿南京,越徐州,过济南,大摇大摆地向北飞进。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沿线解放军空军航空兵频频起飞,歼击机层层阻击,它理也不理。

来者正是 RB—57D 高空侦察机。

RB—57D 神气活现,沿津浦路上空直飞北京。

11 时 22 分。目标在北京东南 480 公里。

5 个地空导弹营全部进入一等战斗准备。

11 时 30 分。二营目标指示雷达发现目标:高度 19000 米,时速 750 公里。

11 时 50 分。RB—57D 继续逼近北京。

二营打开制导雷达天线。

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命令:歼击机已退出战斗,二营坚决歼灭敌机!

二营制导雷达天线抓住目标。

营长口令:“3 发导弹接电准备!”

营长口令:“接通发射架同步!”

营长岳振华全神贯注,在距离目标不同的距离上连续地发出指令。

阵地上,导弹在阳光下闪烁着炫目的光彩。

发射架昂起头,随着制导雷达天线对准目标,转入自动跟踪。

RB—57D 轻车熟路,像往常一样,狂妄自恃,傲气凌人地飞进。

终于, RB—57D 进入了地空导弹的有效火力范围。

营长口令:“三点法,导弹 3 发,间隔 $\times$ 秒,消灭目标!”

12 时 04 分。岳振华大喝一声:

“发射!”

轰——

似狂涛奔泻，如飓风呼啸，草木摇曳，尘土飞舞，蔽日遮天。只见一枚地对空导弹倏地脱离发射架，喷吐着火红的长长的烈焰，向东南方向飞窜而上。

继而，在两声地动山摇的声响中，又有 2 枚导弹直追九霄。

稍顷，东南方向传来微弱的爆炸声。

北京地空导弹群指挥所。

指挥员张伯华侧耳倾听，喜不自禁，只是一个劲儿地自言自语：“这下可好啦，这下可好啦！”

他自有道理。

从导弹起飞升空到爆炸的时间可以推断出，萨姆—II 导弹肯定无疑遭遇了目标。倘若导弹穿越了目标，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听到爆炸声。

猛地，电话铃声大作。

果然不出张伯华所料。

二营报告：“消耗导弹 3 枚，击落敌机 1 架……”

通县东南 18 公里外的河西务村。

RB—57D 高空侦察机主体残骸呈现在人们面前，机头深深地插入地下，尾翼高高地翘起来，尾号“5643”清晰可见。

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英钦戴着头盔，仰躺在一片田野里，嘴角流着血，气若游丝，奄奄一息。

这架 RB—57D 侦察机 1955 年 7 月从美国出厂，1958 年交国民党空军使用，编制在驻台湾桃园机场的国民党空军第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五联队第六大队第四中队,已进入大陆纵深侦察达15次之多,截至被击落时已飞行836小时。

刘亚楼火速赶赴现场。

一位同志将从王英钦手上摘下的一块美国制造的手表送到他面前:“司令员,你看,还嘀哒嘀哒地走呐!”

这位上将司令员比谁都高兴,风趣地高声道:“强盗死了,时间还在前进嘛!”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也赶来察看RB—57D残骸。

8日上午。

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元帅赶到二营。

朱德元帅听着营长岳振华的报告,喜形于色,兴奋地用手杖连连击打着地面:“打得好!打得好!”

9日。二营阵地。

贺龙元帅、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李富春副总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在刘亚楼上将、成钧中将陪同下看望二营指战员,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贺龙元帅看到帐篷内地上到处是积水,便拉过蔡畅道:“大姐呀,你看看我们的部队,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日夜守卫着祖国的领空。你们妇女界还不该来慰劳哇!”

蔡畅深情地说:“真是苦了部队,他们真是最可爱的人!”

10日上午。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冒着蒙蒙细雨来到二营。

林彪的面庞上流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同志们打得好！”

相继，刘伯承元帅、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看望二营。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大将、副总参谋长彭绍辉上将、装甲兵部队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看望了地空导弹第三营。

10日，国防部通令嘉奖二营，荣记集体二等功。

14日，某机场。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吴法宪，副司令员成钧、王秉璋等为二营举行祝捷喜宴。

刘亚楼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兴奋过，喜色满面，笑语不断，双手提着两瓶茅台酒，兴致勃勃地穿梭席间，挨着桌子为大家斟酒、敬酒……

此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们也正忙得不亦乐乎，对中国用什么部队、用何种手段击落高空侦察机刨根追源，猜测不已，挖空心思却始终未得丝毫真情。中国新闻机构也保持了意味深长的缄默。

31. 首开纪录，首战告捷，首发命中

1959年10月7日12时04分，的确是留在世界防空作战史上辉煌的一笔：

首开纪录——

地空导弹孕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防空主要由高射炮和歼击机担任。战争末期，高空高速侦察机轰炸机跃上苍穹，仅靠高射炮和歼击机已显“力不从心”，势孤力薄了。尤其在高空，高射炮和歼击机已经防不胜

防。

战争呼唤新的防空武器对付新的空中威胁。

于是,地对空导弹——防空武器的宠儿开始孕育。

1941年,纳粹德国最先研制地空导弹,到大战末期,就有几种型号已具雏形了。

苏联红军的坦克碾上了柏林街头,纳粹德国的地空导弹技术资料也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苏联人、美国人的保密柜。

40年代末至50年代,第一批地对空导弹开始服役。苏联有萨姆—I、萨姆—II,美国有波马克A、奈基—I、雷鸟—I。

苏联50年代中期装备的萨姆—II地空导弹,是半固定式全天候型中程防中空、高空导弹武器系统。

自1941年纳粹德国开始研制地对空导弹,至此时已整整18年了。尽管美国、苏联、英国等国家都早已拥有了“神弹”,但他们的战果只是在靶场上空的实弹射击演习。

在世界防空作战史上,是中国空军首次使用地对空导弹击落高空高速侦察飞机。

首战告捷——

1956年。

3月,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导弹、火箭事业的决策。

4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元帅兼任主任。

5月26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

8月,中国政府作出从苏联引进导弹技术的决定。

1957年。

10月15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苏联在火箭和航

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

其中,地空导弹方面,苏联援助中国盖德莱式(SA—II,北约称之为萨姆—II)地空导弹兵器。苏联派遣专家来华帮助中国组建地空导弹部队。

1958年。

中国空军着手组建地空导弹部队。

被筛选到地空导弹兵部队的每一个干部战士,都是好中挑好,优中选优。干部全都高职低配,团长担任营长,营长担任连长,连长担任排长。第二营营长岳振华就曾是中国第一支100毫米高射炮团的团长。

10月,中国从苏联进口5套萨姆—II型地空导弹兵器和60枚导弹。(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国土防空初、中期作战靠的就是这5套兵器和60枚地对空导弹)

地空导弹兵第一营在北京成立。营长张建华。

12月26日,北京军区空军成立地空导弹兵第二营。营长岳振华。

1959年1月18日,南京军区空军成立地空导弹兵第三营。营长杜先照。

中国空军最初组建的就是这3个地空导弹营,用外国人的兵器在中国大地上转战南北,四处打下高空间谍飞机的也正是他们。

空军地空导弹兵在北京长辛店开始向苏联专家和苏军同志学习操作萨姆—II,开始迈出中国军人向导弹武器进军的第一步。

当然,所有这一切,自始至终都是在令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的保密措施中进行的。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年轻的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诞生只有 10 个月,首战便旗开得胜。

首发命中——

第一枚地对空导弹升空后,即遭遇了目标,并且弹无虚发,3 发导弹全部命中。

细心的读者不禁会问,中国空军不是只组建了 3 个地空导弹营吗?这第 4 营、第 5 营是怎么回事呢?

的确,中国空军最初组建的主要就是 3 个地空导弹营。“十·七”之战中的第四营是国防科委管辖的地空导弹试验营,第五营则是为担负国庆战备从第一、二、三营中抽调人员临时组建的,后回归原建制。这样,从苏联进口的 5 套地空导弹兵器也就全部派上了用场。

北京之战,刚刚诞生几个月的地空导弹兵部队,锋芒初露,世界舆论一片猜测之声。不过,军中机密,慎之又慎,对外界秘而不宣,也就不足为怪了。因而此战的轰动效应与后来的南昌之战相比,看上去似乎逊色不少。然而,正是北京的小试牛刀,方烘托出了南昌“一弹击起冲天浪”的连锁反响。

32.“黑色间谍小姐”翩翩而来,成钧虚张声势,敲山震虎。轰,一个响亮的死神之吻,刘亚楼高兴得跳起来了。周恩来:这是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

RB-57D 高空侦察机遭到意想不到的毁灭,美国和国民党都着着实实地吃了一惊,对中国大陆纵深的航空侦察中断

达2年零3个月之久。他们对中国的防空“招数”困惑难解，中国还不可能拥有导弹之类的尖端武器，抑或是故障自行坠毁？

但是，不久的将来，谜团解开，真相大白于天下。

1962年1月，中国上空又出现了一种高空间谍飞机。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U—2。

1953年，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总设计师凯莱·约翰逊向美国空军提出制造一种新型间谍飞机的计划。

1954年初，约翰逊拿出了这种飞机的设计图。10月底，美国国防部在五角大楼4E964室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由设在加利福尼亚州洛克希德公司的一座绝密工厂开始制造。

1955年8月，第一架新型间谍飞机试飞，取名U—2。它通体漆黑，机身修长，美国人送它一个美丽温柔的名字“黑色间谍小姐”。

1956年1月，美国第一个U—2间谍飞行中队设立在内华达州的一个空军基地。4月，美国以全国航空咨询委员会名义发布新闻，对外宣称是“第一临时气象实验中队”，在美国空军气象局的后勤和技术支援下“用来研究湍流及气象方面的情况”。

这当然是蒙混视听了，个中玄机，美国人自然守口如瓶。

美国空军的飞机在中国、苏联不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刺激着美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加之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美国的战斗机、侦察机更加优越先进。至于后来出现的无人驾驶侦察飞机，就更是独树一帜了。

U—2侦察机重量轻，滑翔性能好，最大速度每小时达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1000 公里,巡航时速 800 公里,最大航程 7000 公里,续航时间 8.5—9 个小时。它比 RB—57D 飞得更高,实用升限达 22870 米。电子侦察设备相当新颖先进,装有 73—B 巨型航空摄影机,可摄取宽约 150 公里、长约 3500 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在 20000 米高空拍摄的照片,可供判读的横向范围达 150 公里,地面人员的活动可以一清二楚地显示出来。在 9000 米以下拍摄的航空照片,报纸上的标题可以清晰地看到。机上装备多种先进的干扰预警系统,包括通信、雷达、侦察设备,对付地空导弹的预警侦察系统和角度欺骗回答式干扰机,而且装置干扰红外线制导空空导弹的尾喷口挡板。

U—2 不仅驻在美国本土,而且被派往英国、联邦德国、日本、菲律宾、土耳其、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从 1957 年起,U—2 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工具。

1960 年 7 月,国民党空军从美国接收 2 架 U—2 高空侦察机,挑选飞行技术好、飞行时间在 2000 小时以上、具有空中侦察经验的人员担任飞行员,编成“第三十五气象侦察中队”,隶属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实际上这又是一个由美国情报机构控制的战略侦察飞行中队。

1962 年 1 月 13 日起,U—2 进入中国大陆侦察飞行,几乎每月都有。至 6 月底,已进入 11 架次,对甘肃酒泉、四川成都、云南大理一线以东广大地区几乎所有目标进行了侦察,活动范围除新疆、西藏外遍及全国其余各地。

对付在 20000 米高度上飞行的 U—2 侦察机,胜此重任的只有地空导弹兵部队。

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20000 米以上的天空,只有

3个地空导弹营守卫,而每个营的拦截面只有20—30公里,因而U—2可以任意横行,满天驰骋,一次跨几个省或十几个省。况且,RB—57D被击落后,高空侦察机再也不到北京来了,地空导弹兵部队总不能在北京“守株待兔”吧!

于是,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全部出动,在U—2活动的航路上机动设伏,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艰难而又困苦的机动作战。

1988年7月,空军原副司令员成钧将军在回顾地空导弹兵部队30年的战斗历程时,深有感触地说:

“地空导弹兵部队与其它兄弟兵种部队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部队长年机动作战,过着野战生活,风餐露宿,生活异常紧张艰苦。”

6月27日,地空导弹兵第二营奉命赶赴湖南长沙,机动设伏,诱歼U—2。

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却是兵出长沙无战机。

难道U—2在玩什么新花招?

U—2的航线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每次进入大陆都要经过江西南昌,莫非这里是U—2航线的检查点?

8月29日,二营秘密移师南昌。

可是,U—2依然毫无动静。

兵不厌诈。

成钧中将亲临前线,计上心来,何不来个“虚张声势”,“敲山震虎”?

9月7日。南空轰炸机大队声势浩大,浩浩荡荡挺进南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昌。

9月8日。又一架大型轰炸机以10000米的高度飞经南昌。

9月9日6时。台湾桃园机场。

一架U—2奉命起飞侦察“共军”的“反常”举动。

6时13分。雷达发现目标。

7时32分。U—2从平潭岛上空20000米的高度进入大陆，沿鹰厦铁路线上空北进，直飞江西境内。

嗨，U—2咬钩了。

7时37分。U—2距离2营阵地500公里。

营指挥所。

营长岳振华手里握着电话，刘亚楼的大嗓门宽阔洪亮：

“岳振华同志，你看到U—2出来了吗？”

“报告司令员，我从标图桌上看到了。”

“把它打下来！”

“是！”

7时50分。U—2距二营阵地256公里。

全营进入一等战斗准备。

7时59分。U—2距二营阵地75公里。

但在南昌以东70公里处上空，U—2却开始向余干、鄱阳湖方向飞去，并且越飞越高，越来越远了。

噢，U—2不来南昌了？

他奶奶的！

辛辛苦苦地等待了几个月的战士们气得骂骂咧咧，沸腾的热情陡然冷却下来。

岳振华略一思忖：“大家注意，要沉住气，不可松懈，U—2

很可能会回窜南昌!”

果然不出岳振华所料。

8时24分。U—2飞过江西九江市,到达湖北省境内,突然右转180度,从黄梅、广济又直逼南昌。

他奶奶的!

战士们眉开眼笑,七嘴八舌,又兴高采烈地骂起来。

8时30分,U—2距二营阵地102公里。

导弹接电准备完毕。

8时32分。

轰——

一个响亮的死神之吻。

阵地上,沙飞石走。

3发导弹前呼后拥,呼啸钻天。

南昌东南18公里处罗家集。

浓烟袅袅,U—2残骸落在稻田里。

陈怀——“驾U—2侦察大陆的勇者”、国民党空军中校飞行员,身中弹片,抢救无效,气绝身亡。

北京。空军指挥所。

刘亚楼得报,竟然兴奋得一下子跳起来,立即向中央报告。

周恩来总理高兴地道:“很好,这是个伟大的胜利。美国U—2飞机前几天入侵苏境,他们只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

如果说RB—57D被击落只是前奏的话,那么U—2在中国的“陨落”就不能不使世界对中国的防空再次评头论足,刮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目相看了。

一弹击起冲天浪，世界大波轩然。不过，焦点不是 U—2 高空侦察机的“夭折”，而是“中共”究竟是用什么先进武器击落 U—2 侦察机的。

在民间曾流行这样一个传说：

一群外国记者围着周总理，问：“U—2 飞机飞得那么高，中国是用什么秘密武器打下来的？”

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敏和睿智回答：“U—2 飞得再高，也没有中国人民的志气高。要问用什么秘密武器打下它的，那就是 7 亿中国人民一起用拳头打下来的！”

美国合众国际社报道：

国民党空军情报专家们绞尽脑汁，企图弄清这架失踪的飞机究竟是由于机件发生故障呢，还是驾驶员叛变，或高射炮火的威力，抑或是从苏联借来的火箭袭击——这仍然是个谜

.....

台湾新生晚报：

中共的公报显然带有吹嘘的性质，新华社强调这架 U—2 系被中共“空军部队”击落，但是事实上苏联也无法用战斗机至 6000 英尺以上的高空拦截这种间谍飞机，更何况中共？

.....

美国合众国际社台北电：

除非这架高空侦察机的引擎发生故障而降到常规高射炮射程之内，否则，它一定是被俄国人操纵的地对空导弹击落的

.....

美国纽约时报社论：

最近发生的 U—2 飞机事件，最重要的方面不是进行了

这种飞行,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把它击落了。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已具有对付高空飞行的飞机的新的重要能力……

法国巴黎战斗报报道:

中国空军对“不速之客”的有效干涉,证明北京目前是拥有高度准确的最新式空空或空地火箭的。它的出现和使用虽不能说全面改变了远东力量的平衡,但是改变了那里的战略条件……

……

9月15日。人民大会堂。

首都各界1万多人举行盛大欢庆集会。

9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会客厅。

刘亚楼、岳振华坐在后排的沙发上。

周恩来步进客厅,道:“主席来了。”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走进来。

总理向刘亚楼、岳振华打个手势。

两人急步走到主席面前,敬礼。

总理:“主席,这就是岳振华同志。”

主席高兴地伸过大手。

岳振华双手紧紧握住。

主席:“岳振华同志,打得好哇!”

总理:“主席,去照相吧。”

主席刚走两步,又转回身,再次握住岳振华的手:“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

主席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

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此战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击落了高空飞机,而在于中国军队向正规化和现代化又迈出了可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喜的一步。这一“弹”之所以打得好,打得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灿烂的一章。

33.林彪颁发嘉奖令。国民党空军总部承认 U—2“失踪”,世界各国舆论群起,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说“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件”

U—2 殒命,举国欢腾。

9月10日,国防部部长林彪颁发嘉奖令,表扬地空导弹兵第二营:这一胜利是你们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兢兢业业,常备不懈所取得的成果。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好好总结经验,加强战备,为随时打击来犯敌机,争取新的胜利而努力。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警告美国侵略者》的评论员文章:

“美制蒋匪 U—2 飞机侵入我领空,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这是最近以来,以日本为主要基地的美国 U—2 型的间谍飞机,加紧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间谍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罪行,发生在美国 U—2 飞机从日本基地侵犯苏联远东国境之后不过 10 天,就是有力的证明。据法新社透露,美国政府最近已进一步扩大利用 U—2 型飞机在全球进行间谍飞行的计划。美国把三架 U—2 飞机派到英国,就是这个计划中的‘大西洋方面’;而在‘太平洋方面’,也在大大加强。据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引用消息灵通人士的话透露说,‘从远东基地起飞的 U—2 型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 U—2 间谍飞机活动的加紧,正是美帝国主义加剧远东紧张局势,在全世界范围,加紧新战争准

备的一个具体步骤。

“自从美帝国主义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准备向我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军事冒险的阴谋被揭穿之后,美国政府曾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进犯中国的意图。可是,现在它却派遣U—2飞机侵入我国华东地区进行侦察,这又是什么意图呢?人们都晓得,美国总统军事特别助理,10月1日起即将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9月7日飞到台湾,8日竟到金门进行军事部署,爬上太武山,窥察大陆,并且巡视了台湾中部的空军基地。美制蒋匪帮的U—2飞机窜扰我华东地区,同泰勒的亲自到台湾面授机宜,显然密切相关。

“美国加紧对中国的战争部署和侵略活动,是同美国蓄意在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计划分不开的。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后,不甘心于它在老挝所遭到的失败,不仅在老挝继续捣乱,并且利用泰国等仆从国家威胁柬埔寨的中立,加紧对南越人民的血腥镇压。泰勒这个以主张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出名的肯尼迪亲信,这次亲自前来远东,到日本、南朝鲜、台湾、南越、泰国等地进行军事部署,就足以表明美国决心要在远东扩大侵略。

“在美帝国主义加紧准备对远东进行军事冒险的同时,美国猖狂地对古巴进行挑衅,公然叫嚣发动对古巴的侵略战争,并且在西柏林制造新的紧张局势。9月7日,肯尼迪要求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征召15万名后备役人员,据白宫发言人塞林格说,‘肯尼迪决定要求授予征召的权力是由于总的国际局势。’值得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采取这一系列加紧备战和到处挑衅活动的时候,也正是肯尼迪同政府竭力做出各种和平姿态的时候。最近以来,肯尼迪不止一次地表示愿意缓和国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际紧张局势,愿意同苏联以及一切国家和平相处;并且还在裁军谈判中装模作样,端出两个换汤不换药的停止核试验的方案来,企图要人相信,它是多么希望停止核军备竞赛。但是,美国 U—2 间谍飞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犯,却完全揭穿了它的底细,就像同样的事件在两年前揭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底细一样。

“现在,人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口口声声说愿意谋求和平的肯尼迪,实实在在干着的,却是积极准备发动新战争的勾当。人们由此可以明白,肯尼迪政府是一个道地的好战的政府,它的所谓‘和平战略’那一套,无非是配合和掩盖其黠武战略的一些手法罢了。全世界人民必须保持百倍的警惕,谨防上当,坚决揭露和挫败肯尼迪政府加紧扩军备战的罪恶计划。”

在 U—2 被击落,举国欢庆,世界为之震惊的同时,台湾国民党“空军总部”发表声明,承认 U—2 在中国大陆“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踪”。

美联社这样报道:

“台湾当局发言人沈剑虹在一项简短的声明中说:U—2 高空侦察机是向美国洛克飞机公司购买的,自从 1960 年 12 月以来,所购买的 2 架 U—2 机即一直被使用。沈氏声称:台湾有充分的权力在共产党占据的大陆上空派机飞行,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土。这是台北方面所一直坚持的说法,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存在,而此间的中国政府乃系所有中国领土唯一合法政府。此项声明,其目的之一显系免使美国牵连在此项事件中。

“中共在过去曾指称击落中国(台湾)的侦察机,可是这次提到 U—2 机是第一次。

“中国(台湾)守军现将特别提高警惕,以防备任何突发事件。”

U—2 被击落,最为沮丧的,自然还是美国政府。

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部长尼采说,这“使美国感到为难”,“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件”。

抵赖是美国人的一贯伎俩。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都装聋作哑,拒绝发表美国曾向蒋介石提供 U—2 飞机的信息,似乎美制 U—2 飞机窜扰中国大陆同美国并无关系。

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 U—2 飞机侵犯中国:

1962 年 9 月 9 日,美制蒋匪帮 U—2 型飞机窜扰至我国华东地区上空进行间谍活动,当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这是美帝国主义猖狂侵略中国的罪恶行为。这是美帝国主义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严重挑衅。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在热烈祝贺祖国领空捍卫者的重大胜利的同时,不能不对一贯敌视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强烈的愤慨。

事情发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宣称,这架 U—2 飞机是蒋介石集团从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购买的,企图以此证明整个事件同美国无关,另一方面又承认,美国从这种间谍飞机的活动中获取情报,这真正是枉费心机、自相矛盾。美国在世界许多地方驻扎 U—2 飞机。U—2 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战争的危險就跟到什么地方。驻有美国 U—2 飞机的各国人民,都坚决要求美国撤走这种飞机。谁都知道,所有这些 U—2 飞机,都是由美国自己直接控制的,台湾怎么能够例外? 这种飞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机的供应、维修、使用、指挥,都操在美国手中。这次 U—2 飞机侵犯中国,完全是美国主使的。美国政府是这次侵略罪行的元凶。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美国 U—2 飞机侵犯中国,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长期以来,美国的飞机军舰就不断侵犯我国领空领海。不久以前,美国还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准备冒险窜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这个阴谋被揭露以后,美国政府还矢口否认,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侵犯中国的意图,并且宣称不允许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大陆。这次 U—2 飞机事件足以证明,所有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而这次事件本身,就是美国政府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窜犯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次事件是美国在亚洲和全世界加紧侵略和战争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亚洲,美国疯狂地镇压南越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继续占领泰国,干涉老挝内政,指使南越和泰国威胁柬埔寨,积极重新武装日本,并且拉拢日本同南朝鲜合作以拼凑“东北亚军事联盟”。美国指使西德复仇主义者在西柏林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日益猖獗的挑衅,同时又公然叫嚣要对古巴发动侵略战争。肯尼迪要求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征召 15 万名后备兵役人员。不久前,美国政府不顾自己对苏联的庄严保证,又一次派遣 U—2 飞机侵犯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美国正在世界各地变本加厉地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国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不断表示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停止核试验,禁止核武器,实现普遍裁军,同一切国家和平相处。但是,它的所作所为却完全

与此相反。美国真正干的,是进行侵略和准备战争。它装出来的各种爱好和平的姿态,不过是企图蒙蔽世界人民的一个烟幕。这一次的 U—2 飞机事件再一次提醒人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绝不能存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给予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才能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有效地捍卫各国的独立和世界的和平。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看透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对美国的侵略和挑衅活动,经常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自从 1958 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派遣军用飞机和舰艇侵犯中国领空领海的行为,提出了 213 次警告。我们这样做,一方面是给美国记一笔账,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醒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严重注意美帝国主义把全世界拖进核战争灾难的危险性。中国击落美国间谍飞机,这也不是第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只要美帝国主义坚持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只要美国还占领着中国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远东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就不能消除。为了中国的安全,为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撤走,必须从日本、南朝鲜、南越、老挝、泰国、菲律宾撤走,必须从它在世界上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撤走。

《人民日报》“声讨美国侵略者”的社论这样说:

世界各国舆论群起抨击美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的挑衅。从河内到地拉那,从哈瓦那到雅加达,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个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怒潮。

社会主义各国同仇敌忾。许多兄弟国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朝鲜《劳动新闻》说:这个事件“完全剥下了美帝国主义头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子肯尼迪的假面具”。越南《人民报》评称：“在执行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间谍、挑衅、破坏活动和战争政策中，肯尼迪要比艾森豪威尔表现得更加露骨、猖狂和冒险。”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说：“肯尼迪上台之后这种危险的挑衅政策的规模更大了。”古巴《今日报》指出：这一事件“是美国的挑衅和间谍计划的一部分。”波兰《人民论坛报》认为：“美国这种冒险活动，正在危险地加剧着国际紧张局势。”

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罪行，在亚非各国引起了广泛的谴责。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抨击美国蓄意侵犯中国。缅甸《先锋报》指出：“今天正是美国及其傀儡在点燃战火和破坏世界和平。”阿联《共和国报》说：美制 U—2 型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行动证明美国支持蒋匪帮想占领中国大陆领土的狂妄企图。伊拉克《自由人之声报》指出，美国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主要祸首。”柬埔寨《祖国报》抨击美国目前执行准备发动世界战争的政策。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和许多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代表，认为中国空军部队击落美制蒋匪帮 U—2 飞机，是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的一次严重警告和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贡献，衷心支持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严正立场，号召亚非各国人民加强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日本共产党发言人土岐强指出：“究竟是谁在策划战争，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践踏民族独立，现在很清楚了。”

肯尼迪政府这种肆无忌惮地破坏和平的活动，甚至也引起了西方舆论的不安和不满。英国《泰晤士报》认为，美国通过蒋匪帮进行间谍活动，不是光明正大的主张。《每日先驱报》斥责美国做了蠢事，认为这件事可能在美国的朋友和盟国

中引起不快和惊恐。《每日邮报》认为这次美国遭到了“一次可耻的失败”。法国《战斗报》写道：“人们只希望，华盛顿停止再派遣其它 U—2 飞机。”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美国政府狼狈万状，企图抵赖自己的罪责。然而，美国甚至在抵赖中也承认，蒋匪帮获得的情报直接提供给美国国防部。而且，U—2 飞机所使用的燃料和器材，都直接掌握在美国驻台湾的军事机构手中。U—2 飞机的飞行任务也都是由美国军官直接布置的。可见，没有美国的同意，这架飞机根本飞不起来。同时，谁都知道，美国在世界各地，在日本、土耳其、澳大利亚、西德、英国、阿根廷驻扎的 U—2 飞机，都是由美国自己直接控制的，台湾怎能例外？无怪乎，据路透社电讯透露，华盛顿的“观察家”也认为，“若没有得到美国的默许，台湾（指蒋匪帮）——大概不会进行这种飞行。”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由于这种飞机是美国供给的，美国并且能够得到侦察的结果，要区别这是台湾的活动还是美国的活动，就是微妙的事了。”其实我们掌握充分的材料证明，U—2 飞机的供应、维修、使用和指挥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蒋匪帮不过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雇佣军罢了。美国侵略者企图把他那血腥的手掩藏在蒋介石的破口袋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我国政府声明指出：“只要美帝国主义坚持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只要美国还占领着中国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远东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就不能消除。为了中国的安全，为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撤走，必须从日本、南朝鲜、南越、老挝、泰国、菲律宾撤走，必须从它在世界上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撤走。”这表达了六亿五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千万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中国人民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捍卫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必然被打败,而且是一定能够被打败的!

34.U—2 避开火力网,逶迤而行,部队上上下下吃了不小的一惊。成钩成竹在胸:咱们打回窜之敌。许世友乐了:在我的地盘上打下 U—2,要再给你们记功

“黑色间谍小姐”败下阵来3个月后,尽管还怀有余悸,美国又迫不及待地将2架U—2侦察机“赠”给了国民党空军。

U—2改变了入侵战术手段,利用在泰国和南朝鲜的基地,从两翼入侵,既可利用防空力量薄弱地区免遭打击,又可扩大侦察范围。时隔不久,“黑色间谍小姐”急急忙忙地飞奔中国西北战略要地。

那个神秘的禁区里,中国正在进行核武器试验准备。

1963年3月18日。U—2侦察机1架从南朝鲜群山机场起飞后,经包头、乌鲁木齐一线飞至甘肃上空。

国防科委所属的地空导弹兵第四营进入一等战备。

U—2在地空导弹阵地之外兜着圈子,始终保持距离,不越雷池一步,安然返回。

6月3日。一架U—2又从浙江温州入陆,经衢州、九江、

武汉、襄樊、西安、天水向兰州飞行。

地空导弹第四营严阵以待。

U—2 像知道有口袋一样，依然不进入阵地上空，远远地避开导弹火力网飞行。

9月25日。又有一架 U—2 从温州深入大陆，经衢州、武汉，直向西安地空导弹阵地的口袋里钻来。

岂料，U—2 似有先知先觉，又倏地远离，小心翼翼，逶迤而行。

怪了！

地空导弹部队曾 7 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U—2 总是在这时改变航向，躲得远远的，飞兰州、西宁、酒泉，经银川、延安、汶阳、崇安，安然归巢。

几次下来，部队上上下下着着实实地吃了不小的一惊。

显然，U—2 又有了新玩艺儿，能侦察到地空导弹阵地！

是的。南昌之战，U—2 摸到了萨姆—II 地空导弹的频率，在机上装置了预警系统设备，用以向飞行员发出有地空导弹威胁的报警信号，提醒飞行员立即机动摆脱。

后来，曾指挥过上饶伏击战的蔡永将军回忆说：

敌人经过两个回合的失败，变得更加狡猾了。他们在 U—2 飞机上加装专门对付我地空导弹制导雷达的电子预警设备，即 12 系统。只要我制导雷达一开机，敌凭借预警系统的信号机动规避，就像泥鳅一样，滑溜溜地逃跑了。敌人利用这一手，从 1963 年 3 月至 9 月，已 3 次逃脱了我地空导弹的设伏。特别是 8 月 25 日，在西安地区，我几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敌人几次改航，逃脱了被歼的命运。在敌人这种电子技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术的挑战下,我以现有装备还能否击落装备先进电子预警设备的敌 U—2 飞机,确是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也促使我地空导弹兵部队进入了一个新的作战阶段。

看来,按照第一套的打法是行不通了。

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与美国 U—2 侦察机的搏斗,实质上是一场激烈的电子对抗、干扰与反干扰的斗争。

按照萨姆—II 地空导弹制导雷达的基本性能和苏军规定的射击规则,它的射击过程大体是:在距离目标 $\times \times \times$ 公里的距离上开制导雷达天线,在目标接近到 $\times \times$ 公里以前要测定射击诸元,从 $\times \times$ 公里到 $\times \times - \times \times$ 公里开始发射导弹,到距离阵地 $\times \times - \times \times$ 公里时导弹与目标遭遇。

“北京之战”击落 RB—57D 时,就是按照这一套程序打的。

“南昌之战”击落 U—2 时,一部分仍按照苏军的打法,一部分则是地空导弹兵部队根据实际情况做了改进,将制导雷达开天线的距离压缩到 $\times \times$ 公里。

U—2 侦察机通常是在地空导弹制导雷达打开天线的 20 秒钟才开始机动。显而易见,U—2 的侦察预警系统从接到信号到机动规避一般要有 20 秒钟的时间。也就是说,要打掉 U—2,地空导弹兵部队只有短暂的 20 秒的时间和机会。

文章就做在这 20 秒钟上。

地空导弹部队先用炮瞄雷达代替制导雷达测定射击诸元,为制导雷达发射导弹创造条件。从战术上改进反干扰电子设备,地空导弹加装了照射天线、双脉冲反干扰电路和能自动切除干扰信号的电路。同时改革操作程序,压缩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由原规定的距目标 $\times \times$ 公里压缩到 $\times \times - \times$ 。

×公里内。快速完成射击动作,将原来开天线后需做的14个动作中的9个动作移到开天线前做好,其余的5个动作力争在开天线后的几秒钟内完成,保证开天线后迅速捕捉住目标,立即发射导弹,使U—2来不及机动和干扰制导雷达。

苦练出精兵。

酷暑难当的夏天,烈日炙烤,大地滚烫。雷达操纵员们在摄氏40多度的雷达车内进行操作,大汗淋漓。在露天演练的炮测手们,被晒得头脑发胀,两眼冒金星,脸和手被晒得脱掉一层层的皮。每到傍晚,帐篷内外蚊虫成群,咬得人彻夜难眠。

战士们乐观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荒山野岭扎营盘,
帐篷生活成习惯。
酷热蚊虫何足惧,
不灭U—2誓不甘!”

后来,经过精确计算,他们将开天线到发射导弹的操作时间由原来的6分钟减少到×秒钟,又将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压缩到××公里以内。

这就是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独创的“新战法”。

蔡永将军后来回忆说:

面对敌人新的挑战,罗瑞卿总参谋长号召空军,一定要想办法再击落1架U—2飞机。这一号召,立即成为空军上下千方百计、拼死拼活、务歼入侵之敌的实际行动。

1963年10月1日,正当空军研究地空导弹新的设伏部署时,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针对敌情的变化,明确指出: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必须把过去地空导弹部队以营为单位的分散“打游击”，改为“集中4个营当1个营用”，“将4个营统一部署，组成大面积有机结合的大网”。这样，4个营一线展开，左右横宽100—200百公里，既能增加“押宝”的可靠性，又能左右佯动，逼敌就范，更能左右开弓，有效地反敌机动规避。

10月5日，我们刚忙完国庆节日战备工作，空军刘亚楼司令员把聂凤智（当时是南空司令员）和我（当时任南空副司令员）召到上海锦江饭店，当面传达了中央军委首长的英明决策。

刘司令员说：“遵照聂帅的指示，经贺帅、罗总长同意，准备将4个地空导弹营集中在南京地区，沿浙赣线展开部署，打敌U—2飞机。”

他指示我们：“部队到了南京后，统一由你们负责，管好管坏都是你们的事。由你们去一个副司令，搞个指挥所，专门干这个事。这个总指挥由你们出。”

此时，聂凤智司令员同我商量了一下，对刘司令员说：“这件事由蔡永同志负责，周正勋同志（当时是南空副参谋长）给他当助手。再选个政工干部，由韦祖珍同志（当时是空五军政委）担任指挥所的政委。”

刘司令员点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对我说：“蔡永同志，再给你派几个助手，把张伯华（三基地主任）、张建华（三基地参谋长）派给你当助手，这些同志都是地空导弹专家。”

“好！好！”我连声道好。

“你们一定要把阵地勘察好，进出道路、下车台站都要反复勘察好，首先把具体部署定下来，然后把指挥所开设好，尽快沟通通信联络。调动部队要伪装，要安全，要保密。部队到

后,要统一近战歼敌的作战思想,研究好近快战法,组织好各营之间的协同。还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部队一律住帐篷,不住民房,这样有利于保密。要搞好军民军政关系。”刘司令员十分明确地对我作了指示。

刘司令员是我在红军时期的老首长,在解放战争中又在他直接指挥下作战。我深知他治军严格,足智多谋,工作雷厉风行,认真负责。

我当即表示:“一定坚决按照刘司令的指示去办,完成作战任务。”

临行时,聂凤智司令员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这次军委下这么大的决心,将几个地空导弹营集中到我南京地区来,要我们消灭空白点,再搞不好,确实不好交待。我们的作战任务重,压力大呀!”

我理解司令员的心情。我区已多年没有击落敌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促使他一心扑在“务歼入侵之敌”上。

他进一步强调说:“组织指挥这种部队,最根本的问题是准备工作。要依靠三基地的同志,扎实搞好各项战备工作的落实。”

这样艰巨而复杂的军事行动,责任之大,压力之重,就像千斤重担压在身上,真是不挑担子不知重呀!

.....

敌变我变,才能取胜。敌人变了,我们怎么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在作战准备中必须解决的主要课题。敌人变,变在U—2飞机上加装了专门对付我地空导弹制导雷达的电子预警设备上。我们变,必须变在针锋相对地研究和采取破敌预警侦察系统和机动规避的一套新对策、新战法上。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

当时,我组织了一个精干的班子,在空军工作组的指导下,经过6天的紧张工作,从汇集整理历年来U—2侦察活动的敌情资料,到研究摸清U—2飞机通过上饶地区的活动规律,从图上作业到实地勘察,研究提出了两个部署方案。

10月13日17时半,我们在上海锦江饭店,向刘亚楼司令员作了汇报。

周正勋同志首先汇报了敌情:“根据U—2飞机的活动规律,主要是对我西北纵深地区实施侦察。特别是当我几个基地有试验任务时,敌人必然要来。这种飞机的续航时间约7小时、活动半径3000公里左右。因此,入窜我大陆纵深的航线,不可能采取大幅度迂回,只能直进直出。由此分析,敌机入陆后,东至龙游,西至弋阳,是其必经之路。从U—2飞机历次航线资料分析,进来时为东端的多,回去时为西端的多。”

接着又汇报了两个部署方案:第一方案是衢州、江山、上饶、弋阳;第二方案是龙游、衢州、江山、上饶。两个方案相比,第一方案主要是打回窜之敌,横宽正面为162公里,但营与营的间隔偏大一点。第二方案主要是打进袭之敌,横宽正面为162公里,营与营的间隔比较符合战术要求。”

刘司令员问:“第一方案为什么各营之间间隔那么大?”

周答:“原想间隔搞小一点,实因地形、交通条件所限。”

刘点点头说:“两个方案,一个以打进为主,一个以打出为主。我倾向打回窜,即按衢州、江山、上饶、弋阳展开部署。因为回窜的敌人一般比较麻痹。我们过去几次部署,都是打进来的,这次打回窜可能起出敌不意之效。”

实践证明,这是布了一步好棋。

第二步棋是隐蔽保密。

这次机动设伏参战的有1个群指,4个营,分布于5个点,横跨2省1市4县。群指人员又来自四面八方,有南空的,有北空的,有三基地的,还有空五军的。尤其是阵地周围民情复杂,最不好是江山。这是特务头子戴笠的老家,特工人员的家属甚多,社情比较复杂。如果一切准备好了,一旦泄了密,敌人不从这里来了,就会前功尽弃。因此,我们自始至终把隐蔽保密,作为机动设伏能否奏效的一个重要前提。

群指机构和人员经过3天的筹建和准备,于10月17日,在周正勋和张郁两同志的率领下到达上饶市,立即着手开设群指挥所,迎接部队进入预设阵地。

群指挥所设在上饶城东关外的一座新建大楼内。大楼是市委新建的尚未使用的办公大楼。为了战斗的胜利,市委领导二话未说,就把它让给我们作指挥所。至于群指挥所的指挥通信,南京军区全力支持,全部满足了我们所需的长途线路,按时保证了通信畅通。群指与各营的指挥、情报线路,在通信分队的努力奋战下,经过夜以继日的作业,只用了6天时间就全部沟通,确保了以有线通信为主的保密要求。

4个营的预选阵地,衢州、江山2个营都在军营内,比较好办。上饶(三条岗)、弋阳2个营的阵地条件不太理想。按照阵地选择要求,既需交通方便,又需便于隐蔽保密,还要地形开阔。我们考虑到机动设伏是一锤子买卖,应以隐蔽保密为主,相应降低了阵地开阔和面积的要求。

各营从10月25日21时开始,到30日止,全部按规定的保密要求,神速而隐蔽地利用夜间到达预设阵地,连夜构筑工事,架设兵器,检查校正,进行伪装,按时做好了战斗准备,并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于11月1日凌晨1时,正式担负了战备任务……

为了确保军事机密,江西省方志纯省长率公安厅厅长亲临上饶,周密部署,指定各有关县专人负责。上饶地委、专署、军分区和有关县的领导同志也大力给予协助。当地空导弹三营到达车站时,弋阳县委书记亲自站岗放哨带路,十分感人。不由使我回想起革命战争年代里,那种车轮滚滚,后方支援前方,地方支援军队的壮观场面。过去,靠人民战争战胜敌人;今天,为了战斗的胜利,地方政府一样全力支援军队。营房、阵地靠地方;加固桥梁,增设临时卸车台站靠地方;部队给养靠地方;确保军事机密,更是靠地方政府公安部门的大力支持。

在短短的几天内,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衢州、江山、上饶、弋阳一线,相继出现了一支身穿蓝制服、纪律严明、严阵以待的神秘的“地质勘察队”。敌人怎能料到,这几支“地质勘察队”有似天兵天将,撒下了天罗地网,等待着敌人自投罗网。

第三步棋是采用新战法。

在开设指挥所的同时,我们便立即着手拟制作战命令和作战预案。在起草过程中,我们着手研究了3个问题:一是兵力使用上,突出拳头部队,把屡建战功的二营,摆在集团部署的重要位置——上饶;二是采取雷达佯动战术,诱敌就范,尽可能为二营创造作战条件;三是坚持近战歼敌,研究新战法。这是最关键的一着险棋。

参谋人员和技术专家们,根据近战歼敌的作战意图,经过计算,开始提出把制导雷达开天线的距离,压缩在 $\times\times-\times\times$ 公里以内。以后经过进一步计算和研究,又提出必须压缩到 $\times\times-\times\times$ 公里的一套新战法的建议。主要理由:一是按照

计算,只有在×秒钟的时间内,敌机才可能来不及作出反应——机动摆脱;二是根据校正和试验,在×秒钟内,我地空导弹部队可完成从开机到发射的一套战斗动作。这是当时国内外在地空导弹作战使用上从未有过的大胆设想。

这一套新战法的建议,究竟行不行?

不错,新战法可取快速反机动之效,求近战歼敌之功。但是,只有嘀嗒、嘀嗒的几秒钟,万一哪个环节上出现了差错,来不及发射,丧失了战机,那就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成为终身憾事!这正是大家担心的。

正当我们定下基本决心的关键时刻,空军成钧副司令员带领三基地张伯华主任、贺芳齐政委等同志,于10月29日来到了上饶……

他详细地询问了准备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

“有什么问题?”

“当前最主要的是统一近战歼敌的作战思想。”

“大家通不通?”

“普遍有些担心。一怕技术不过硬,来不及发射;二怕放空炮。”

“把几个营长、政委召来,开个作战会议。”

“好!”

10月31日,在上饶召开了为期1天半的作战会议。成副司令员在会上宣读了经空军党委批准的群指挥部,命令蔡永为司令员,韦祖珍为政委,张伯华为副司令员,贺芳齐为副政委,周正勋、张建华为参谋长。会议期间,重点围绕“近战歼敌”这个主要议题,展开了讨论……

一阵阵发言,几位营长都同意近战歼敌,但对把制导雷达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开天线的距离能够压缩到××—××公里的设想,谁也没有明确表态。群的指挥班子看着各营营长,各营营长看着二营营长岳振华……

因为这一套腹案毕竟尚未经受实战检验,况且自己表态无疑会增加兄弟部队的压力,所以岳振华同志也迟迟不表态。

目光敏锐的成副司令员看透了他们的心思,一针见血地说:“只要在作战预案范围,你们大胆地打,错了由我负责。如果误了战机,你们要负责。只要经得起检查,没有打好,只找教训,不追责任。”

几句话,一下子把大家的“包袱”卸下来了。

接着,他说:“近战歼敌,这是最关键的一着。只有近战,才能歼敌。地空导弹的近战,就是压缩开天线的距离。近战究竟近到什么程度?我看,主攻营在××—××公里,这个距离不能变,佯动营一般在××—××公里,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有主攻的,也有佯动的,一定要树立整体作战思想,不管哪个营打下飞机,大家都有功!”

他十分信任地说:“从勘察阵地、展开部署及各项准备到现在,基本上可以打了。”

真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

11月1日4时15分。台湾桃园机场任务讲解室。

飞行员叶常棣正在受领任务。

室内,美国军事顾问负责人约翰、领航官迪克、安全官乔治、国民党空军第三十五中队长卢锡良上校,拟制航行计划的领航官等,正襟危坐。

卢锡良下达侦察大陆酒泉、鼎新地区的任务。

领航官讲解航行计划。

叶常棣边听边小心翼翼地检查着航行计划。

这位年方 30 岁的国民党空军少校一级飞行员,生于国民党高级银行职员之家,50 年代初从香港一所学校进入国民党空军部队后,训练成绩优良,雄心勃勃,为台湾当局立下了“汗马功劳”,曾两度获国民党空军“克难英雄”称号。为鼓励这位“党国”的忠诚战士,蒋经国曾多次邀他到家里赴宴,蒋介石曾两次召见他,并单独和他合影留念。

U—2 飞机和飞行员在大陆的命运他是知道的。

卢锡良警告地说:“如果一旦被迫在大陆迫降可跳伞,首先应破坏飞机(使用毁灭系统,飞机在 20 秒内就会爆炸),然后化装逃跑。如果被俘,只能讲是六大队四中队的,不能讲是三十五中队的。”

叶常棣当然明白。但是,他无法预料,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

一架 U—2 又肩负“特殊使命”,起飞升空。这是叶常棣第三次驾驶 U—2 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进行飞行侦察了。

7 时 04 分。

解放军空军警戒雷达发现了这架飞机,高度 6000 米,向东北方向飞行。

7 时 25 分。

目标位于温州东南 250 公里处,高度上升到 17000 米。

43 分。

目标高度升至 20500 米。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44 分。

U—2 经浙江温州入陆。

刚刚机动到这里的 5 个地空导弹营目标指示雷达先后发现目标。

正在召开作战会议的成钧副司令员决定：“进来不理它，准备打回窜。”

他指示二营营长岳振华、三营营长杜先照，在 12 时前赶回阵地，做好打回窜准备。

8 时。

U—2 临近地空导弹群阵地。

U—2 并未进入火网，而是从龙游和汤溪之间，沿衢州以东（四营阵地东侧 35 公里）地空导弹部署点的外侧经过，并经信阳、武威、鼎新，飞向额济纳旗地区。

蔡永命令各营：“认真做好打回窜的准备，装备兵器严密伪装，目标指示雷达注意掌握情况。”

11 时 15 分。

U—2 从甘肃鼎新折返，沿原航线飞过吴忠、潼关、三门峡、信阳、九江，直飞上饶。

成钧面露喜色，满怀信心地说：“从现在看，能不能打下敌机呢？我看完全能。”

13 时 40 分。

U—2 距离上饶 500 公里。

蔡永命令：“各营指挥所进入一等。”

52 分。

距离 350 公里。

蔡永再次命令：“部队进入一等，兵器装备伪装暂不去

掉。”

14 时。

三营目标指示雷达发现目标。

相继,各营目标指示雷达在 200 公里的距离上发现目标:
高度 20500 米,时速 750 公里。

14 时 04 分。

蔡永命令:“各营解除伪装,立即做好射击准备。”

11 分。

U—2 飞过九江,飞向地空导弹第二营阵地。

成钧命令:“2 营负责歼敌,其它各营佯动,制导雷达开天线距离压缩到 $\times \times$ 公里以内!”

90 公里。

3 发导弹完成接电准备。

$\times \times$ 公里。

为隐蔽制导雷达频率,二营使用炮瞄雷达向制导雷达指示目标。

$\times \times$ 公里。

营长岳振华命令:“前置法,导弹 3 发, $\times \times$ 公里消灭目标!”

发射架同步接通。

导弹群指挥所里,指挥员们从标图桌上看到飞机距离越来越近,流露出欢欣和急切的神色。

成钧:“要沉着,不要紧张。”

二营阵地。

意外出现。

开始,目标航路捷径为零,接着逐步扩大,3 公里、6 公里、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8公里,一直到16公里。这个数大大超过了作战预案中“不超过×公里”的规定。

导弹群指挥所发现敌机航路捷径变大的趋势,在目标距二营××公里时,令一、三营制导雷达开天线佯动,逼敌就左,给二营创造战机。

岳振华成竹在胸,敌机航路捷径的变化,可能是敌机预定的航向机动,根据以往作战经验,还有机动回来的可能。

××公里。

糟糕!紧急关头出了岔子。

正在测定射击诸元,制导雷达即将开天线时,计算射击诸元代用的炮瞄雷达突然丢失了目标。

用某型雷达给制导雷达指示目标,这可是实现近战歼敌,运用新战法关键的一招呀!

岳振华处变不惊,当即指示改用目标指示雷达,指示目标和测定射击诸元。

当营指挥所将测得的敌机航路捷径报告营长时,敌机已到××公里!

岳振华:“开天线!”

制导雷达天线打开。

殊不知,3个跟踪显示器均没有目标。

这是决定成败的瞬间,真有一种千钧一发的感觉。

指挥员们对显示器荧光屏上下左右全面观察。

突然,高低角引导显示器右下边缘,跳出了半个目标信号。

正是它!

U—2驾驶舱内,叶常棣暗暗庆幸,以为太平无事,能载着

战果凯旋了。

但是,当他的耳机里发出“的、的、的”刺耳的声响时,不由大吃一惊。

在他预警系统的荧光屏上,正前方出现一个亮点和亮道,右 20 度又有一个亮点和亮道……

他明白,飞机已被两个导弹部队“锁住”。

他旋即转动自动驾驶仪转弯装置……

目标接近。

岳振华:“发射!”

二营阵地。

第一枚萨姆—II 导弹迎着 U—2 射向天空。第二枚导弹及时尾追而去。第三枚导弹升空后穿行在烟火之中。

从开天线到发射导弹仅仅用了×秒钟!

天空深处,火光一闪。

江西广丰县万罗山。

叶常棣跳伞。

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击落第二架 U—2,捷报立时传到北京。

聂荣臻元帅表扬地空导弹部队:“这次作战,做到了战术和技术的紧密结合,要好好总结经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特地打来电话:“听到这个消息,好叫人高兴啦!”

3 日,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风尘仆仆来到二营。

豪放的许世友亮开嗓门道:“你们是在我的地盘上打下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U—2 的,我要再一次给你们请功!”

南京军区授予二营锦旗、奖状。

国防部再次通令嘉奖二营,荣记集体一等功。

叶常棣跳伞后,降落在江西上饶附近的一座寂静的小山丘上。后来,有记者这样叙述道:

他企图站起来,想寻器“成仁”,但是两条腿的多处都飞进了弹片,手臂也受了伤,血迹斑斑,瘫软在那里。

他想这下完了,等着共产党来“剥皮抽筋”吧。

不一会儿,民兵、部队和群众赶来了,叶常棣怀着深深的恐惧和敌意看着向他奔来的人们。

可是很快,他的感觉使他奇怪了,来的人不仅没动手打他,绑他,大声训斥他,相反,灌进耳朵的是许多关切温和的声音。

“伤势重吗?”

“别害怕。”

“先给他弄些水喝,马上送医院。”

他看到的不是“青面獠牙”,而是一张张憨厚和蔼的面孔。

不多久,几个解放军和民兵轻轻地把他抬到临时做成的简易担架上,送到了当地医院。

在医院里,医务人员仔细地检查了他的伤势,给他取出了身上的弹片。

手术后的第2天,一个身着便服、身材魁梧、举止庄重而又和蔼的首长来到他的床前,边仔细察看他的伤情,边仔细询问医生怎么治疗,然后亲切地告诉他,不要担心、不要紧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宽待俘虏,不信可以一步一步地看。

叶常棣至今还记得这位首长临走时说的一句话：“小叶呀，放宽心些，总归是中国人嘛！蒋介石的罪恶不能算到你们年轻人的身上。”

后来，叶常棣才知道那位首长，就是他早已听说过的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

3天以后，他被送到北京，住进了空军的招待所，开始了他的“看管”生活。

他住的房间窗明几净，摆着沙发茶几，睡的是弹簧床，吃的是飞行员的伙食。室内放置了一部当时不多见的17英寸电视机，还专门派一位医生为他作治疗。那时，他因伤情不能生活自理，医护人员精心对他进行治疗，帮他洗脸，擦澡，倒茶送饭，热情安慰。

面对这一切，开始他困惑不解，心想：我是你们的俘虏，你们是否忘记了我你们的敌人。

看到他那不解的神情，医护人员笑着说：“小叶，时间长了你就会了解共产党宽待俘虏的政策。”

3个月后，叶常棣的伤痊愈了。当时他想，现在该审判我了吧。可奇怪的是，他所想象的审判怎么也不曾来临。在招待所，他每天阅读书刊杂志，看小说，翻外语词典，翻译一些英文资料。每天早晨，他和陪同他的人一起到街头跑步，锻炼身体。白天休息时，一起打球、下棋，毫无拘束。晚饭后，他们常到街头散步聊天。

时间一长，他开始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是实实在在地施之不误，共产党人并不是他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可怕，而是讲道理、重感情、度量大的厚道人。

在北京，他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新兴建筑。从壮观的天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安门广场,到雄伟的古长城;从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到风景秀丽的北海、颐和园;从辉煌的故宫、奇妙的十三陵,到壮观气派的十大建筑,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到一处,他都留连忘返,激动不已。他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真不简单,我们的祖国太美了!”

使他感到更为新鲜的是,他在北京的街头人流中、公共汽车上的所见所闻,到处都在学习雷锋,军官、士兵、男女老少都那么热情和善,谦逊有礼。车上给老人、孕妇让座,车下扶老携幼。拾金不昧,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新鲜事不绝耳目。他透过行人身着的单调服装,发现大陆人民美好的精神世界,觉得大陆上洋溢着一种兴旺向上的生气。

看到祖国大陆上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人民意气风发,为建设富强的祖国做贡献的情景,联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咎既往,而且又这样关怀照顾自己,叶常棣内疚了:祖国人民多么宽厚可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多么开明宽宏大量,而自己过去却以他们为敌,干扰破坏他们的安宁生活,特别是还替美国人到自己的祖国土地上收集情报,实在是很不应该。

愧疚之下,他主动要求减少对他生活上的照顾,多次提出降低伙食标准,不再享受飞行员伙食待遇。

后来,他又提出到艰苦的地方去做些实事,为祖国的建设尽一点微薄的力量,他说:“我要到下头去做一些实际工作,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罪恶。只有这样,心灵上才能得到一丝安慰。”

1969年底,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根据叶常棣的表现和要求,批准将其释放,给予公民权,并安排到湖北武汉的一个农村当社员。后来,经湖北省政府批准,他被华中工学院领导要

去搞外语工作了,并成为一名副教授。

.....

35. 导弹二营四战四捷,“飞虎英雄”随机毙命。
毛泽东想念这支部队,要见见他们。一营首次夜战告捷,“克难英雄”诉衷情

当笔者在北京军区空军大院一座幽静的寓所里见到岳振华的时候,他正在挥毫泼墨。个头不高,宽阔的前额,目光炯炯,这就是那位当年转战祖国南北,指挥地空导弹部队屡建奇功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他早已知道笔者的来意,停下笔,点上支香烟,给笔者吟诵了他当年所作的两首诗:

决 心

挥师转战大江南,
时逢湘赣三伏天。
酷热蚊扰何足惧,
不灭 U—2 誓不还。

信 心

二下江南浙赣边,
荒草野岭扎营盘。
近快战法操胜券,
歼灭 U—2 只等闲。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吟罢诗句,他朗朗一笑,兴致勃勃地回忆了二营第四次击落U—2飞机精彩的战斗过程:

1964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四师成立,辖地空导弹第一、二、三营,直属空军建制指挥。我被任命为副师长兼参谋长。

独立第4师成立后,我师即奉命率一、二、三营到内蒙包头地区设伏,但月余未遇战机。5月,兵分两路再下江南。一路由我率二营直插福建沿海地区。

行前,刘亚楼司令员对我说:“这次你率领二营去福建沿海设伏,主要任务是打国民党空军 RF—101 侦察机。这种飞机速度快,飞得低。沿海地区距离台湾近,情况复杂。你要亲自担任营指挥员指挥作战。”

他还说:“你这次出去,一定要打下架敌机,这不仅是振国威、振军威的大事,而且空军现在很需要振作精神,部队士气需要振奋。如U—2出动,你能打下李南屏,那就更好了”。

刘亚楼司令一席话,使我深受感动。他作为空军最高指挥员能向我交心,更加激励我加倍努力去完成战斗任务。

李南屏何许人也?他是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曾驾驶U—2飞机12次深入大陆纵深战略要地上空侦察。蒋介石多次接见他,数度获国民党授予的“英雄”称号,在国民党空军中赫赫有名。U—2飞机再次被击落后,其他飞行员已成惊弓之鸟,都不愿再进入大陆冒险,而李南屏却吹牛皮说:“大陆有飞弹,也打不着我,我不怕!”真是狂妄至极。

1964年5月8日,二营由内蒙陶思浩出发,直插福建沿海漳州。为了保密,全体人员着便服,伪装成地质勘察队。

部队到达前,我随成钧副司令员提前到达漳州,首先勘察

已预选的阵地。看后认为,阵地完全不符合战术要求,成副司令员对此很生气。因为部队很快要到达,便在福空谢斌副司令员和空某军吴元任副军长陪同下,重新勘选阵地。

我们在大雨中爬了一天山坡,也未选到合适的阵地。在返回的路上,偶见一茂密森林,且有空军人员走动,我提议进去看看。看了地形,在地图上找到了它的位置。从战术上讲,我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好的阵地。空某军首长说,预选阵地的同志曾来看过,都说不够阵地配置条件。我说,作为伏击阵地是可以的。因此,成副司令员决定就在此地设伏。部队15日到达漳州。摩托行军车队夜间进入这一神秘树林。第二天人员又穿上军装,与原来驻军浑然一体。群众反映,一夜之间,不知穿蓝衣服的勘察队哪里去了。

部队进入阵地后,为了保密,兵器没有进行校正,停止使用无线联络,犹如这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当地的敌情、地形和气候条件,对发挥萨姆导弹武器系统的性能,有很多不利因素。RF—101低空快速侦察机,在海上通常是低空飞行,由于山的遮挡,雷达看不见,接近大陆突然升高,等雷达一看到,距离就小于××公里,不仅没有测定射击诸元的时间,就连捕捉跟踪目标的时间都很紧张,更不用说发射导弹了。这样一来,原来的“新战法”已不完全适应这一新的情况。再如,当地气温高、潮湿、雷雨多,也给设伏带来较大影响。为了防高温,导弹要加防高温棚布;为了防雷电,兵器周围要加装防雷电设备;防潮湿的难度更大,因为兵器部分元件已老化,又无备件更换,湿度太大,会造成兵器参数不稳定;阵地距离台湾近,敌机活动多,搞不好会造成部队疲劳和贻误战机。

为了解决战备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用一周时间开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展军事民主。首先动员大家用3天时间,摆战备中存在的问题,号召每个同志最少提出3条。3天内,就摆出了300多条,归纳起来也有七八十条。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问题提出后,我们又用3天时间发动群众献计献策,解决问题。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经过群策群力,上述问题都有了解决的办法。

当然,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了,还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特别是指令和操作,在新情况下如何运用“新战法”,开天线后,捕捉跟踪目标、测报射击诸元、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和发射导弹等一系列的指挥与操作,都要在×秒钟内完成,否则就会失去战机。因此,必须进行严格训练。经过两周的突击训练,机上精练,机下苦练,指挥和操作都达到了新情况下的战术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新战法”。

我们向空军发报说:“如果敌机来犯,比较有把握地歼灭它。”战备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后,接着解决与战备直接有关的生活问题。

根据当时敌情,提出了一日生活战斗化的要求。生活制度一切围绕打仗而立废。吃饭睡觉乃至大小便都要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我们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后,真是无巧不成书

7月7日,敌两架U—2高空侦察机和一架“西方战略眼睛”RF—101低空侦察机同时入窜。北面从上海入窜的一架U—2飞机直线向漳州临近,距我阵地95公里时突然改变航向,经永春、龙田入海逃窜。一架RF—101入窜汕头后,回窜漳州以南东山地区,然后也入海逃窜。

在这两架飞机临近时,我们都没有开制导雷达天线,以免打草惊蛇。而另一架U—2从广州方向飞临。12时20分,该

机于汕头入海,在得知前二架飞机飞临漳州地区,未发现“飞弹”后,即于12时25分,在南澳岛东改变航向,重新进入大陆,30分进入漳州地区。我命令在××公里开天线,引导技师张宝林操作沉着、熟练迅速,跟踪员毛景堂、刘树山、谢生佑操作熟练准确,协同密切,仅用了×秒钟时间,即完成了发射前的一系列指挥和操作。我随即下令发射3发导弹。第3发导弹与敌机在29.5公里处遭遇,将敌机击落于漳州市东南7公里的红板村。很快查明,飞行员正是刘司令员所特别提到的李南屏。这位被美蒋吹嘘为“双料英雄”、号称“空中飞虎”的人物死在机舱内……

二营出师再次大捷。

次日,刘亚楼、成钧等赶到前沿阵地,向部队祝贺。

10日,祝捷大会在漳州召开。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等出席大会。

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第二营四战四捷,战绩卓著。

刘亚楼向军委报告:“1959年第一仗是按苏联专家教给我们的办法打的;1962年第二仗是一半一半(即有我们创造的一半);1963年第三仗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战法;1964年这一仗表明,地空导弹部队不但能在简单情况下作战,而且学会了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作战。”

战报摆在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他写下了一行飘逸刚劲的指示:“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

主席非常想念这支英雄的部队,他告诉周恩来:“这个部队在哪里?我要见见他们。”

二营奉命进京。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7月23日。人民大会堂。

中央领导接见二营指战员。

总理将刘亚楼、岳振华领到一个休息厅，向主席介绍：“这就是岳振华同志。”

主席伸出大手：“认识认识，岳振华同志嘛。”

说着，主席又转向刘亚楼：“你为什么不让别的营去打仗，都锻炼一下嘛！美蒋就那么几架U—2飞机，做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

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遂了主席的心愿。

1965年1月10日19时56分。一架U—2从山东海阳以20000米的高度、750公里的时速入陆，经黄骅、大同，飞向包头。

隐蔽设伏在包头市东南萨拉齐的地空导弹兵第一营，连发导弹3枚，击落U—2侦察机，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张立义跳伞被俘。

这是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首次夜间击落高空高速侦察机。

捷报传到中南海，总理向主席报告。

主席：“哪个营打的？还是二营？”

总理：“不是二营，是一营。”

主席：“好，好，好！”

……

17年后，张立义这样回顾了自己的人生：

我叫张立义，原是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三十五特遣中队U—2高空侦察机少校飞行员。1965年1月10日，在飞往祖

国西北地区上空,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搜集大陆核基地情报时,被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生俘。台湾宣布我飞行失事,“光荣殉职”,“壮烈成仁”。其实,我并没有死,我不但活着,而且生活得很好。最近,人民政府根据我的请求,批准我回台湾与家人团聚。我很激动。闲暇时,我回顾一下自己17年来所走过的路程,非常感慨。我想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和感受记录下来,告诉那些关心我的同事和朋友们。

1943年,我13岁,考入了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1949年我正式进入台湾冈山空军学校第30期,学习飞行;1952年到美国得克萨斯州和亚里桑那州空军基地受训。回台湾后被编入飞行部队,成为一名战斗机驾驶员,历任飞行员、中队作战官、分队长等职。

1964年1月的一天,我飞完训练课目后,大队长神秘地把我叫到队部,随便聊了一些飞行、家庭、身体等无关紧要的事,然后转入正题。他对我说:“上级已决定,派你到美国接受新机种训练。年轻人,前途无量,好好干吧!”

我问:“飞什么机种?”

大队长拍拍我的肩膀:“年轻人,到美国你就知道了。”

1964年2月,我告别了妻子家淇和孩子们,来到美国亚里桑那州士桑戴维斯空军基地。

美国人告诉我:“你将驾驶的新机种是U—2。”

U—2?我脑袋“嗡”的一声。在台湾空军哪个不知道U—2所担负的特殊飞行使命。

U—2是美国50年代研制的高空侦察机。它体积小,升限高,当它飞到2万多米的高空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战斗机对它都只能是望空兴叹,无可奈何。它安装着最先进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的电子和照相设备,使它成为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侦察中国大陆和苏联核基地最理想的飞行器。

1960年,美国U—2驾驶员鲍尔斯被苏联导弹击落生俘,引起国际纠纷。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采取由美国出飞机、出钱、出维修人员,别国出飞行员的方式搜集情报。就这样,台湾出现一个极端机密的飞行间谍机构——三十五特遣中队。该中队的机务人员都是美国的,飞行员则是台湾的。三十五中队的任务非常明确,侦察祖国大陆原子基地和军事设施,获得的情报首先被美国人拿走。台湾当局所以同意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为美国窃取祖国情报提供种种方便和飞行员,是为了换取美国军援和美国的支持。派我到美国接受U—2训练很明显,我将要一次又一次地被派往祖国大陆,进行可怕的军事冒险。万能的主啊,保佑我吧!

经过4个月紧张的飞行训练和3个星期的求生训练,7月,我回到了台湾。就在我到三十五中队报到的当天,发生了这么一个事:一个美国顾问在吃饭的时候,狂怒地摔破了一只盛满香槟酒的酒杯。我当时愕然了。同事们悄悄告诉我,这是他的习惯,U—2飞机进入大陆安全返回,他就把酒喝光,以示庆贺。如果回不来,他就把酒杯摔了赌气。

我连忙问:“今天谁出任务?”

回答:“李南屏!”

李南屏?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惋惜的是没能最后见他一面,他死了,永远地回不来了。我的心像塞满了铅块,沉甸甸的,不知道是在想他,还是在想我自己。

在三十五中队,李南屏并不是第一个不幸者。1962年,陈怀驾U—2飞机到大陆执行侦察照相任务时被击落,1963

年厄运轮到了叶常棣,接着是李南屏。第四个轮到谁呢?难道是我吗?

想我温馨的家庭,贤惠的妻子和天真可爱的孩子,我不敢再想下去。

阴云笼罩着三十五中队,同事们私下纷纷议论,中国人为什么要替美国人卖命?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生命的价值是相等的。尽管我也有同感,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作为军人只能执行命令,上面叫你飞,谁敢不飞,况且我又两次受到过蒋介石亲自召见。这在当时台湾军队里,算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了。

1964年10月31日,我接受了第一次到祖国大陆侦察原子基地的任务。我从泰国打卡里空军基地起飞,当仪表准确地告诉我已进入祖国大陆领空的时候,天空是苍茫无边的,发动机单调地发出蚊子般的“嗡嗡”声,再没有其他的声音了。星星眨巴着不可思议的眼睛。

一阵恐惧向我袭来。陈怀、叶常棣、李南屏的影子总是在我脑海里闪动。握住驾驶器的手在微微颤动,总好像地面有无数的飞弹向我瞄准。飞过西康,飞过青海,飞过兰州,回转,多么漫长而又心惊肉跳的8小时。当飞机轮子接触跑道的一刹那,我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这次飞行使我更相信了命运,相信万能的主在保佑我。

第二次,第三次,我飞进去,又都出来了。当我从总司令手中接过“克难英雄”勋章时,我似乎完全自信了。

1965年1月9日下午,我正在轻松地打高尔夫球,队长告诉我:“有任务。”

“马上吗?”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准备一下,明天。”

我第四次跨进 U—2 侦察机驾驶座舱。发动、滑进跑道、起飞……

我忽然想起:噢,春节快到了,可别忘了用这次的奖金给家淇买一件她喜欢的衣服,料子要好一点,给大女儿买一串项链,还有儿子马可,他早就喊着要买鞭炮呢……

飞机拖着沉重的翅膀,在苍茫的暮色中爬到了 20000 米高空,沿着东海、黄海、渤海飞去。我习惯地看了一下仪表,已飞过辽东半岛,又一次进入大陆了。

1965 年 1 月 10 日 19 时,我驾驶着 U—2 高空侦察机,从辽东半岛进入祖国大陆。

1964 年 10 月,祖国大陆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美国和西方世界一片恐慌。美国中央情报局迫不及待地要拿到有关中国核试验的情报。短短 3 个月内,我就 4 次深入祖国大陆,接受任务的频率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出任务以前,队长告诉我,我的飞机安装着美国先进的反地空导弹的电子侦察预警装置,只要地面雷达发现我,预警装置会立即显示出来,向我报警。我只要按动一下电钮,就会释放出强有力的电子干扰,使地面的导弹偏离正确的轨道。队长还说,我的航线是经过总部和美国顾问团最精密的计算和周密的考虑制定的,沿途不可能碰到解放军的飞弹部队,是一条最安全可靠的航线。

飞机在华北地区上空飞行,我熟练地操纵着各种仪表仪器,充满了安全感。

飞机进入内蒙地区上空后,我看了一下表,再有一刻钟就可以返航了,只要不遇到解放军的飞弹部队,我还会像往常一

样……

我想起上司许下我的诺言：只要飞满10次到大陆的侦察照相任务，就可以得到一笔优厚的奖金，脱离三十五特遣中队。我心里一阵坦然。

正当我打开红外线夜视照相设备，准备对目标实施照相时，突然，一串火球从右下方直射而来。

飞弹！容不得我思索，容不得我掀动释放电子干扰的电钮，就像雷击闪电一样，顿时满天通红，机身一阵剧烈抖动，接着密封舱里一片漆黑。

真见鬼！预警装置为什么不预警？完了，全完了！

我感到飞机在倾斜、下坠，死神正向我袭来。我本能地抓住自动弹射装置，猛地一拉。

轰！引爆的火药把我从座舱里弹了出来。

我什么也不知道了，伞大概是自动张开的。

冷，真冷啊！一阵彻骨的寒风使我苏醒。我发现自己躺在一片雪地里，皑皑的白雪闪着惨淡的光。

我还活着？我摸摸脑袋，伸伸胳膊，手腕上的表依然在跑动，时针指着晚间9点。我想活动一下腿，两腿已经冻得麻木了。零下20几度，乖乖，我还是第一次领教北国严寒的滋味。

我应该怎么办！自杀成仁吗？我没有这个勇气。设法逃跑吗？四周是覆盖着白雪的原野，辽阔的大陆哪里会有我的藏身之处。看来当俘虏是我唯一的出路。

当俘虏确实是不光彩的事，可是我又不是第一个做俘虏的人，在台湾不是很多吗？中队长、联队长在解放战争中都被解放军俘虏过，共产党还不是都给了路费，宽大释放回去了。50年代，五联队飞行员张乃军在空中被解放军击落后被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俘，台湾宣布他“壮烈成仁”，追悼会都开过了。半年以后，还不是活着被大陆放了回来，引起台湾舆论大哗。

根据先例，共产党不至于杀我，这点还是有把握的，何况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我执行的是上司的命令。

我得活下去，家淇不能没有丈夫，孩子们不能没有爸爸。又一阵刺骨的寒风袭来。我把降落伞紧紧地裹在身上，仍不顶用。我挣扎着爬起来，跑、跳、活动，稍一大动，腰部和踝关节就疼痛难忍，我才知道已经负伤了。

我想起半年前在美国进行的逃跑和求生训练，那空气稀薄得叫人难受的高山，干得找不到一滴水的沙漠，水草比人还高的沼泽地，马蜂般的蚊子，凶恶的狼、毒蛇和叫不出名字的猛兽……为什么不进行雪地求生训练？

我在冰天雪地里整整呆了8个小时，直到天色微明，才发现距离我大约500米的地方，影影绰绰有几座土房冒着炊烟。终于找到人家了！我拖着快要麻木的双腿，踉踉跄跄地走过去，身后的雪地里留下了一趟东倒西歪的脚印。

门虚掩着，灶口吐着火舌，映红一位农妇的脸，她正忙着为一家人做早餐。

我看准灶口，不顾一切地闯进去。

“谁？”农妇惊觉地喊道。

“我，我冷，我要取暖。”舌头都冻硬了，连应声都很困难。

我摘下飞行帽，在火舌喷吐的灶口旁两手不停地搓着。我好像第一次知道，没有温暖，人就要完蛋。我没有再说什么。

农妇停下手里的活，上下打量着我。也许看着我这副狼狽相，心里已明白了一切。

“你别这样，冻伤不能用火硬烤，要烤坏的，还是慢慢暖暖好。”

她到里屋拿了一件旧大衣让我穿上。一会儿，我感到血液开始流通，暖气逐渐回升。

我说：“谢谢！”

农妇往灶口又添了几把柴禾，指着桌子和碗橱说：“那儿有吃的东西，你自己用。”说完她出去了。

农妇一走，我心里有了几分惧怕，她是不是去叫民兵？民兵一来，会怎么处置我？

事后我才知道，她的确去喊民兵了。当我一进入祖国大陆，沿途的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早已接到命令严阵以待，做好了准备。我是无路可逃的。

不一会儿，几个背着枪的民兵走了进来。我意识到，我已经成了人民的俘虏了。

什么新式的电子干扰装置？什么最安全最可靠的航线？大概那个美国顾问又要摔碎一只酒杯了吧！就在我进入祖国大陆的时刻，祖国的天空、陆地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被击落，被俘虏这就是主给我安排的命运。

1965年1月11日，这一天，是我俘虏生活的开始。仅仅是一夜之隔，人民解放军的一颗飞弹使我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人生总是要经历种种变化，但这样的突变，简直是一场梦。这并不是梦，这是活生生的现实。昨天，我还穿着笔挺的国民党空军军服，佩带着金灿灿的少校肩章，轻松地打着高尔夫球，悠然地品尝着可口可乐，好一个天之骄子。然而今天，我裹着华北老乡给的黑棉袄，脚上、腰部缠满了绷带，成了一个负伤的俘虏。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在开往呼和浩特的汽车里,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在空军总医院的病房里,一个问题总在我脑海里打转:共产党会怎样处置我?虽然工作人员反复向我交待过,共产党的政策是宽待俘虏,但我毕竟心中无底。

我的伤很重。两条腿二级冻伤,红肿、麻木;腰部第十一节脊椎骨错位,在床上翻身都很困难;右腋下中了弹片,胳膊难以上举,伸直;由于高空气流的冲压,两眼严重充血。最糟糕的是脚伤,弄不好就要被锯掉。我心里很焦急,我不能没有眼睛,也不能没有脚啊!

医院为了治好我的伤,选派了最好的医生和护士,专门研究制订了医疗方案,为我安排了一个单人房间。由于我受了多种伤,治疗起来复杂,难度较高。每天要打针、吃药、热敷、换药、帮助翻身等等。

林医生和活泼的曾小姐是专门诊察护理我的。对于我这样一个俘虏,给予这样的精心、特殊照顾和治疗,她们会不会感到麻烦、讨厌?每当她们推门进来的时候,我都用眼神偷偷观察她们的表情。我发现她们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特别是那位曾小姐,每次换药、打针总是关切地问:“你感觉怎样?痛吗?痛了请讲。”有一次,我忍不住感激地说:“谢谢您了,曾小姐。”

“小姐?”她咯咯地笑了起来,“这边是不称小姐的,你就叫我小曾好了。”

“您为什么对我这样好?我是你们的俘虏。”我说。

“在医院,你是病人呀。照顾病人是我的职责。”她莞尔一笑,笑得那么轻松,坦然。她的笑声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我被俘后不平静的心逐渐平稳下来。

给我很多照顾的,还有4位年轻的小战士。刚住院时,由于两只脚严重冻伤,引起两腿肿胀麻木,加上腰伤,人无法走动和下蹲,给解便带来极大的困难。每次上厕所,两个小战士总是轮流搀扶着我,提着为我准备好的小凳,让我坐在小凳子上解便。他们一点也不嫌脏。每天,他们还为我几次打洗脸水、端饭,甚至一口一口地喂我吃。

在医生、护士和年轻战士的精心护理下,我最担心的一双脚保住了,充血的眼睛消肿了,伤口也逐渐愈合了。一个月之后,我可以下地散步了。

一天傍晚,我在花园散步,迎面影壁上有一条醒目的毛泽东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想,共产党、解放军对我这样一个俘虏给予这样的精心治疗,大概实行的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吧。

住院期间,还有两件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事情。一件是我那块高级航空表失而复得。

一天,我正躺在病床上看画报,空军的一位军官推门进来。

他亮出一块表:“张立义,这是你的吧!”

我一看,正是我丢失的那块表。这表是我在美国受训时得到的,一共两块,给了太太家淇一块,自己留用一块。

此物最相思。这不禁又使我想起了家淇。也许那块同样的表,现在还戴在她的手腕上呢。那时,她看着表催促我按时去教堂做礼拜、祷告。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她都做好饭菜,看着表,和孩子们等待我的归来。这块表是我们彼此的信物,又是联结感情的纽带啊!

“长官,这表……”我激动得说不下去。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让它物归原主吧！”空军军官诙谐地笑了。

“不！不！”不知怎么的，我又把手缩了回来。我已经记不清在什么地方丢失的了。茫茫的原野？那位农妇的家里？还是路途上？谁拾到的就给谁吧！也算是我的一点微薄的心意，我想。

“这是你的私有财物，应该归还你，这是我们解放军的纪律。”

我终于接过来了。表重新戴到了我的手腕上。放在耳朵上听听，“沙沙沙”的秒针跑动声，像一支轻音乐，伴随着我心头的喜悦。

还有一件事，是我在医院度过的被俘后第一个难忘的春节。越是临近春节，我内心越是惆怅，出任务前没向家淇告别，现在她们肯定在为我的安危、生死担忧。我在胸前划十字，向万能的真主祈祷……

大年初一早上，我正在打坐愁闷，空军的几位长官来了。他们手里拎着包装精美的糖果、糕点和一小篮苹果。

“老张，给你拜年来了。”

“祝你的太太、孩子们新年愉快，万事如意。”

他们围坐在我的床边，向我和我的亲人表示节日的祝福。接着，他们又陪我下棋、打扑克，拉家常。

春节那天，噼里叭啦的鞭炮在古老的北京城上空始终不断。几个空军的长官陪了我整整一天，我过得非常愉快，愁苦、忧虑似乎都忘记了。直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他们才向我告辞了。

当欢乐了一天的病房开始寂静时，我才想起他们也是有妻室儿女的人啊。今天，他们家中团圆饭是不是凉了又热、热

了又凉？此时此刻，他们的亲人是不是正围坐在圆桌旁，翘首盼望他们的归来？然而他们却和我——一个俘虏一起度过了这样的一个春节。

我的眼圈湿润了。要是家淇知道了这一切，她也会感到宽慰的。

噼叭噼叭的鞭炮声渐渐稀疏了。夜深了，我仍然在病床上辗转反侧。被俘后一个多月的医院生活，使我对共产党宽待俘虏的政策有了直接体验和深刻了解。对放下武器的敌对者实行人道主义，就是这一政策的主旨。它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表明他们真理在握。刚被俘时不知共产党会如何处置的那种疑虑完全解除了。

我在祖国大陆生活了 17 年，17 年来，我没有再组织家庭，也从来没有想过再组织家庭。

我经常遇到热心的同事、朋友为我牵线搭桥作红娘，有的还拿来照片，问我中不中意。他们说：“老张啊，总不能打一辈子光棍，该有个家了。”每一次，我都对他们的关心表示感谢，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个美貌、贤慧的妻子，有 3 个天真可爱的儿女在海峡彼岸。

我和家淇婚后的生活是幸福和美满的。她在东港，我在台南。我飞行训练很紧张，只有星期天才能匆匆回家一趟。共同生活的 9 年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多。然而，我们亲亲热热，相敬如宾，从没因一点小事红过脸，更没有争吵过。当时，西方腐朽奢侈的生活方式已侵蚀了台湾。酒吧间、跳舞厅比比皆是。但那些地方我们从不光临，我们有我们的爱好和乐趣。林荫小径上漫步，海滨冲浪戏水，教堂里做礼拜，按照食谱做几样可口的家乡小菜。我们的情趣是那么一致，我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们的想法是那么默契。我们互相信任和忠诚,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使我们的爱情淡漠,相反,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了。

我没有给她带来什么永恒的幸福,相反,只给她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多少次我在梦中回到东港共和街,家淇呼喊着我扑来,她的身后是我们的3个孩子……

我和家淇都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一道无情的海峡把我们隔绝了,隔绝了多少离散的家庭啊!我曾经失望了,觉得今生今世和家淇恐怕只能在梦中相会了。

1979年,祖国政府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它就如和煦的春风,重新唤起了我头头的希望。

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提出9条建议,又一次表达了祖国政府通过和谈统一祖国的诚意。我感到希望一定会变成现实,祖国统一、家庭团圆的一天一定会来到。

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从1959年到1969年国土防空作战的10年,东驰西骋,南征北战,到处安营扎寨,过着极其艰苦的野营生活,说打就打,说走就走,风沙茫茫的西北,淫雨连绵的江南,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行程24万公里,曾击落过包括无人驾驶侦察飞机在内的6架高空间谍飞机。

后来,人们说起地空导弹兵作战,便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岳振华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被国防部授予“空军战斗英雄”的称号,他所在地空导弹兵第二营荣获国防部授予的“英雄营”的殊荣。

36. 1987年：出师大捷，“神威导弹营”威震长空，米格—21P殒命西南

1987年10月5日14时16分。广西。

湛蓝的晴空深处，白云悠悠。

蓦然间，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只见几团火球直射蓝天。顷刻间，一团燃烧着的火球拖着浓烈的黑烟，坠落在龙州县境。

这是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击落的一架入侵中国领空的越南米格—21P型侦察机。

这是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建立至今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的最后一战。

70年代末，越南军队肆意在中越边界进行武装挑衅。为打击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维护我国尊严和领土完整，1979年二三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在我撤军后，继续向我边境骚扰、偷袭，不断挑起武装冲突，侵犯我领空。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面防空部队奉命进驻中越边界担负防御任务。

1986年7月，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高炮处处长官福珍通知地空导弹某团团长王福田，1987年将调该团1个营赴广西执行作战任务。

王福田兴奋不已。由于部队刚刚进行过精简整编，战斗力还需要进一步恢复提高。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于是,他准备组织一支在指挥、操作、技术保障3个方面都是最强阵容的班子,拟以所属某营为骨干,抽调其它3个营的优秀分子加以充实。

他的设想得到了肯定和支持。

根据空军命令,团机关率该营将于1987年5月中旬至1988年1月中旬赴桂执行作战任务。在该营入桂以前,已有多个地空导弹部队前出执行任务,他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从1979年5月9日到1986年5月20日,越南空军侵入我国领空共有十多次,机型均为苏制米格小型机,以米格—21型战斗机为多。入侵时机一般选在中越边境形势紧张,我方调整兵力部署,部队换防及越机飞行训练结束之前,出动时间集中在中午以后。入侵时间短,纵深浅,战术手段狡诈多变,经常采用训练飞行伴以佯动掩护伺机窜入的手段。

某团针对越机活动的特点,开展练兵活动,向某营提出“战前练精兵,战斗获全胜,部队作风强,才能打胜仗”的口号,以保证某营拥有全团最强的指挥、操作、维护班子,增强官兵的军政素质。

1987年5月7日8时,某营解除了某地的防空作战任务,编为两个梯队,于5月11、12日分别从驻地出发,团随第一梯队行军,连续数昼夜的铁路输送,安全抵到达广西某地。

部队到达阵地已是深夜11点多钟,天还下着雨,全体官兵不顾4昼夜的劳累,不吃饭不睡觉连夜冒雨占领阵地,准备兵器,测试导弹,开设指挥所,与空某军辅助指挥所沟通联络,提前12小时担负了防空作战任务。

5月下旬,辅指向团长和营长通报准备转移阵地。

6月5日,部队实施机动转移。他们连夜冒雨撤收好兵

器，行军 81 公里，抵达新的阵地。

在转移途中，经过法卡山英雄纪念碑时，部队停车瞻仰了纪念碑，向烈士墓敬献了花圈，组织了宣誓仪式，决心要像英雄们那样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刻苦训练，杀敌立功。

到达新阵地后，部队迅速展开兵器，官兵上下不怕酷暑疲劳，连续作战，提前 19 个小时做好了战斗准备。

9 月 30 日，某军辅助指挥所指示：“最近越军要进行一次重要演习，部队要检修好兵器、通信线路，做好战斗准备。”

某营立即分析敌情，加强准备。但遇到连续几天的阴雨，10 月 5 日才转晴。

这天，天空明朗，云底高 600—800 米，能见度大于 10 公里，是一个飞行的好天气。

上午 9 时 29 分，越空军开始活动，一架小型机从内地机场起飞，在他们的几个训练空域转一圈就回去了，这是作气象侦察，几乎每次大批飞行前都是如此，接着就要开始他们的演习。

几分钟后，越机从克夫、内排、嘉林等机场先后起飞，在他们的训练空域飞行。越军训练空域均在河内以北，紧靠我方一侧，有的活动空域距我边界只有 10 公里。

突然，一架越机在正常活动空域，左转弯沿越 4 号公路向西北直飞，另一架越机则作拦截状飞行。这是越军经常演练的课目。这条航线离我国境很近，越机最容易从这条航线窜入我国领空。两架拦截训练的越机做完他们的课目又转回去了。

随着越军的飞机一批降、一批起，部队一次又一次地组织了等级转进。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12时20分,越北地区的第一阶段演习结束。某营也结束了“陪练”。

10月5日13时16分,越空军又开始了演习,大批飞机从克夫机场起飞。

某营第三次进入一等作战状态,严密监视着敌机活动。

13时56分,越军起飞一架米格—21型侦察机,代号126,以航向80度出航,执行电子侦察任务。

14时,空军雷达部队就发现了代号126的越空军侦察机。它以空域的训练飞机作掩护,直线朝边境飞来。

14时05分,某营目标指示雷达在距中国边境线85公里处发现了越侦察机,高度8800米。

14时05分30秒,敌机距我边境10公里处转弯,沿4号公路北侧向西飞行。

14时07分,空某军辅助指挥所下令:“构成条件,可以射击。”

此时,敌机突然右转弯向凭祥地区当面临近。

14时零8分,营长下令:“老体制进入战斗!”

14时8分29秒,敌机以800公里的时速,窜入中国领空。

营长当即下令“三发接电准备!”

14时9分20秒,敌机以小半径、左转弯脱离。

14时9分34秒,敌机突然右转弯再次入境。

14时9分56秒,敌机仍以小半径右转弯脱逃出境。

我目标指示雷达已死死地抓住了它。

14时12分36秒,敌机从凭祥地区上空第三次窜入中国领空。

14时13分37秒,敌机从我目标指示雷达荧光屏上消失。

指挥所立即根据航线、速度推算目标位置。

14时14分,推算目标距某营××公里,已进入我国领空。此时制导雷达开天线搜捕目标,当即发现敌机,速度220米/秒,高度8500米,航路捷径10公里。

14时15分,营长下达射击决心:“半前置法,三发,界内远界发射。”

14时15分30秒,敌机距某营××公里,构成射击条件。现在目标正在前方友邻部队火力范围内,而且直线临近,无机动脱逃迹象。营长没有命令发射,而是冷静地压缩发射距离。

14时16分,目标距某营××公里,高度8500米,捷径10公里。

营长命令:“发射!”

3发导弹依次起飞,带着熊熊的火舌,轰隆隆地怒吼着,直刺飞贼。

三声清脆的爆裂声从蓝天深处传来,接着是一个闪烁的红光点逐渐变成一个火球,拖着一股黑烟直往下栽。

“打中了!”

“打得好!”

阵地上响起了欢呼声。

龙州县甲水滩岗龙坳。

这里散落着冒着青烟的飞机残骸。越南空军飞行员陈尊跳伞逃命,束手就擒。

10月7日,空军授予地空导弹某营“神威导弹营”荣誉称号。

10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发命令,对参加击落越机战斗的部队给予通令嘉奖,表彰参战部队,奖励作战有功

第六章 震撼世界第一响

人员。

10月11日,中央军委、空军在广西某地召开庆功大会。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空军司令员王海、政治委员朱光,以及广空司令员刘鹤翹、北空副司令员褚福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甘苦等领导人参加了祝捷会。

10月23日,总参谋长杨得志和三总部的徐惠滋、周克玉、刘明璞等首长在北京接见“十·五”战斗赴京汇报团。

40年前战神插翅,挽弓射雕,龙吟唱,虎吼啸,撼山河,贯长虹,人风流,持彩练,当空舞。40年后的今天,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霹雳雄风再添猛虎神威,不知又有多少感天动地的故事,多少撼人魂魄的传奇了……

第 七 章

辉 煌 的 闪 点

37. 西南狼烟骤起,美国南打北炸。中国空军原来只是起飞监视,周恩来说显然示弱。毛泽东: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杨成武部署防御,刘亚楼通盘运筹

总参谋部的报告,使周恩来总理感到了中南半岛局势的越发严峻。

1964年8月,美国借口越南鱼雷快艇攻击美国“马德克斯”号驱逐舰,制造了著名的“北部湾事件”,悍然向越南北方发动空袭。战争不断升级,轰炸范围已达越南北方的谅山附近。美国接着采取“南打北炸”、“以炸逼和”的战略,突破北纬

第七章 辉煌的闪光点

20度线,将空袭地区扩大到越南整个北方。

此时,美国除继续伙同国民党空军派遣飞机对中国大陆纵深和东南沿海侦察骚扰外,还实行“穷追”原则,扬言要轰炸北越“后方”的重要目标,企图将空战推进到中国境内。

中国西南边境骤然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

战争的升级使美国空军飞机在中越边境、海南岛沿岸及北部湾内中国南部沿海的侦察、掩护、游猎活动骤增,擦边、越境和武装挑衅事件屡屡不断。

4月8日。美国海军2架F-4B舰载战斗机入窜到海南岛上空,随即右转在榆林以西至海南岛西南端莺歌海耀武扬威,横冲直撞,29分钟后方退出中国领空。

中国空军防空作战,依然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有利、有理、有节的方针,态度克制,对入侵美机只巡逻监视,一般不予攻击,尽可能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

4月9日。美国又有2批8架F-4B战斗机侵入海南岛上空。

南海舰队遂令海军航空兵第八师起飞歼—5歼击机监视。

中国空军飞行员发现美机后,几次处于有利战术位置,都未主动攻击。

F-4B却气势汹汹,刷地摆开了格斗架势。

陡地,一架F-4B机身一抖,翼下卷起一股清烟,2枚麻雀—Ⅲ型空对空导弹直射中国空军飞行员李大云驾驶的歼—5歼击机。

李大云眼疾手快,迅捷地驾机转弯规避。

导弹扑空,拖着烈焰,呼地从歼—5侧方掠过,击中1架

F—4B,当即坠毁。这真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美国空军连续两天侵入中国领空,首先发射空空导弹袭击中国空军,毫无疑问,这是美国空军高级决策机关预谋的军事挑衅!

美机的越境疯狂挑衅,已侵犯中国领空,直接危及中国空军歼击机安全。

总参谋部建议:对侵入中国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美军飞机应坚决打击!

周恩来总理指示:原来的规定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美机入侵我境,只能起飞监视,显然示弱,要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

即日,毛泽东主席口头指示:“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打,坚决打。”

这是共和国将军们的又一个不眠之夜。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主持召开由空军、海军、各兵种和北京军区主要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作战会议,分析研究中南半岛的形势。

翌日上午,杨成武上将再次主持召开紧急作战会议,确定空军、海军和广州军区、昆明军区立即进入战备状态。

中南、西南边境地区,解放军空军仅在南宁、遂溪、蒙自、昆明等几个机场,驻有两个歼击航空兵师师部和3个具有作战能力的歼击航空兵团,在昆明设有一个指挥机构,沿边境一线部署少量雷达兵分队,防空力量甚是薄弱。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三思而行,通盘运筹。此次中南、西南交战,既要适应战备应急,又要顾及国土防空作战长远建

第七章 辉煌的闪点

设,将这一地区纳入国家防空体系的组成部分;雷达情报、通信导航、工程机务、后勤保障都需做相应准备;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需新建、扩建一批机场及配套指挥保障设施;组建雷达站,弥补中越边境地区的雷达缝隙。

刘亚楼连夜发布命令:南京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福州军区空军、北京军区空军和昆明指挥所领导机关立即进入战备状态,严密监视美军动向,以对付可能的突然袭击。

驻广东兴宁的空军一个军军部进驻广西南宁,担负广西和雷州半岛地区空军部队的作战指挥。歼击航空兵第十二师、第十七师迅速转场南宁、蒙自。高射炮兵第三师移师南宁机场。歼击航空兵第九师、第二十六师立即就地进入战备。歼击航空兵第十六师、第十八师、第十九师、第二十一师和轰炸航空兵第八师、第二十三师、独立第四团,强击航空兵第十一师,侦察航空兵第二团一个大队随时候令行动。

中国空军国土防空作战的重点又转向了中南、西南。

中国空军国土防空作战自建国初期同国民党空军、美国空军的轰炸展开斗争伊始,从要地到东南沿海反轰炸反侦察,由昼间、低空、中空、高空、一般气象的角逐,到暗夜、低空、超低空、高空、超高空、复杂气象的抗衡,由激烈的电子干扰对抗到后来的同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格斗,都艰难卓绝,历尽困苦。而中南、西南地区的防空作战,既与朝鲜空战有别,又与平时防空不同,已经发展到中国空军装备同美国空军最先进的新型装备的面对面的直接对抗。

38.RA—3D 藏身云海,歼—6 超音速条件下 4 机编队,鱼贯而入。A—3B 我行我素,李来喜明察秋毫,连开三炮

1965 年春天。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等受胡志明主席委托,率代表团到达北京,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

4 月 8 日。中越两党举行会谈。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援助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斗争,“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就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去哪一部分,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中国空军高射炮兵出兵越南,用 37 毫米和 85 毫米的老炮与美国空军新型空袭武器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

狭窄的中越边境线上空,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展翅冲天,护卫国门,同越境挑衅的美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术战斗机角逐苍穹,奋翼鏖战。

10 月 15 日。美国空军 32 批 120 余架次战斗轰炸机袭击靠近中国边境的越南高平、芒街地区。内有 3 批 13 架次先后侵入广西凭祥、南宁地区上空。

细雨蒙蒙。600 米的高空,4 架歼击机在云雨中穿行,疾奔龙州、宁明。

这是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第九师副中队长张运宝率领的

第七章 辉煌的闪点

4架歼—6歼击机。

片刻之间,已经有4架美国空军F—4C战斗机掩护1架RA—3D型侦察机以10000米的高度从隘店窜入中国境内。

歼—6机群赶到时,RA—3D已返航了。

地面指挥员对美机的“德性”了如指掌,断定他们不会错失这样的“良机”,还可能再次入侵,便命令在空中待战的4架歼击机投掉副油箱,准备战斗。

果然,美机刚刚退出不久,一架RA—3D独自前来,藏身云海,紧贴云顶进袭。

歼—6机群由预先飞向待战空域变为直线奔袭。

RA—3D侦察机正准备退出呐。

歼—6歼击机已迅速包抄上去。

这是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在超音速(时速1350公里)条件下,首次4机编队空战。只见机群撕裂云屏雨障,势如破竹,刷刷地鱼贯而入,频频发起突击。4名飞行员配合得当,4机一体,队形整齐漂亮。55秒钟内,从距离目标900米一直打到相距只有300米,都弹不虚发。

RA—3D无力招架,被炮弹“啃”得四分五裂,跌落进厚厚的云絮中。

这是中国空军在西南边境与美国空军的第一次较量。

空军歼击航空兵把在中越边境地区打击入侵美国空军飞机的侦察挑衅称为“打擦边”。所谓“擦边”,顾名思义,进之即出,一晃而过,空间有限,战机短暂。可以想象,这是一种特殊的快节奏的空战。歼击航空兵接敌攻击的一系列战术动作只有快,才能有取胜把握。同时,要严格遵守作战政策,将入侵

的飞机歼灭在中国国境线之内。空战中,无论哪个环节稍生偏差,都会导致整个战斗失利,乃至被对方击落或酿成涉外事件。

误击英国“霸王”号运输机后,中国空军两架拉—11 歼击机被美国空军击落的事件读者大约不会忘记。今天,在这里发生的却是一次成功的空战。

1966 年 4 月 12 日。

海口东南 220 公里处上空,出现一架不明机型的大型飞机,航线伸向广东遂溪。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进入一等战斗准备。

大型机越过中国领海线。

两架歼击机呼啸着腾空而起。

碧空深处,僚机飞行员李来喜随同长机驾驶歼—6 歼击机,打开加力,大速度紧急出航截击。

“20 公里。”

“10 公里。”

地面引导双机逐渐逼近。

在机翼下方 9 公里处,两架歼—6 歼击机同时发现目标,加大油门追了下来。

不料,由于速度太快,歼—6 一冲而过,失去目标,长机、僚机失散。

李来喜单机寻觅,再次发现目标。

“抵近目标,严密观察监视,确实判明机型。”地面指挥所命令。

雷州半岛三面濒海,空间狭窄,回旋无地,气象恶劣,如果情况意外,发起攻击,利弊悬殊,凶多吉少。何况,这个空域恰

第七章 辉煌的闪点

恰靠近民航班机航线，国际客机往来频繁。此时又正有一架柬埔寨飞赴香港的运输机在飞行，出现目标，是运输机还是战斗机？

李来喜机警地放慢速度，第一次逼近目标 800 米处，发现这是一架单座双发动机飞机。

他又调转机头，第二次逼近，只见这架大型机机身没有窗口。他心中不禁一愣，显然不是民航机。难道……

李来喜第三次逼近观察，机尾上印着的蓝底白星的美国国徽清晰地进入他的眼帘，甚至飞行员戴着大头盔的脑袋也看得真真切切。

这是美国空军 A—3B 攻击机！

李来喜发出警告。

这个家伙不理不睬，我行我素，继续入审。

李来喜向地面请求攻击。

指挥所：“可以攻击！”

歼—6 逼近到 A—3B 攻击机 300 米处。

突然，李来喜眼前红光一闪。

油量警告灯亮了。

油料即将耗尽！

李来喜眼睛盯着 A—3B，继续瞄准。

目标在瞄准具光环里迅速扩展。

他按下了炮钮。

3 门火炮，同时喷出火光。

A—3B 顿时烈火熊熊。

年轻的飞行员李来喜敏捷地脱离攻击，俯视着坠落的火团，胸膛上绽露出欢欣的笑意。

红灯闪烁,不断发出警告。

李来喜从容驾机,直线返航。

就在油料全部燃尽的时刻,歼击机飘然降落在跑道上。

年仅 24 岁的李来喜是那几年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击落敌机的飞行员中,年龄最小、入伍时间最短、飞行时间最少的一名飞行员,却在第一次战斗起飞、第一次与敌遭遇、第一次开炮中就取得了战果。

但是,在这次空战不久后的一次紧急战斗出航中,李来喜遇到了飞机故障,这位年轻的飞行员放弃跳伞,不幸以身殉职!

39.4 架歼—5 上方压顶,左右相挟,“鬼怪”走投无路,亚音速打下了超音速。韩瑞阶“关门打狗”,陈丰霞“守株待兔”,A—6A 双双坠落

这是一场简直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空战。

4 月 24 日。美国空军电子干扰飞机配合海军舰载飞机 40 余架,空袭越南克夫至谅山的铁路线。

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第二十六师第七十八团 4 架歼—5 歼击机升空到宁明东南空域,以防美机乘机而入。

这时,地面防空雷达发现两架“鬼怪”式 F—4B 战斗机突然向中国边境飞行。

中国空军领航员立即引导在空中巡逻的歼—5 歼击机内侧跟踪,监视美机。

F—4B 双机间隔 40 秒,相继由广西南部边境的板兴侵入

第七章 辉煌的闪点

中国领空。

F—4B 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超音速战斗机,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可达 2300 公里,机上装有先进的火控系统和电子设备,携带 4—6 枚麻雀—Ⅲ型空空导弹,能对目标实施尾后、侧方和对头攻击。

歼—5 歼击机则是中国空军亚音速歼击机,既没有机载雷达和自动火控系统,也不能携挂空空导弹。从飞机性能看,歼—5 与 F—4B 抗衡,简直令人有些不可思议了。

中国空军领航员指挥歼—5 歼击机投掉副油箱,准确切向 F—4B 战斗机的前置点。

担任这次空战引导的主要领航员,都是空军训练有素的一级技术能手。他们根据双方飞机所处态势,迅速测出了射击诸元,提出截击方案。

F—4B 愈进愈深。

广西峒中。在这里设伏的空军高射炮兵第十师第三十团第三营发现目标,集火近战,数炮齐发。一架 F—4B 应声而坠,另一架见势不妙,夺路而逃。

慌不择路的 F—4B 刚刚远离高炮火力区,就被早已跟踪监视的歼—5 歼击机截住,4 机同时扑上去。

F—4B 黔驴技穷,时而小角度蛇形机动,时而急剧上升,时而骤然下降,竭力摆脱。

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只见两架歼—5 歼击机在 F—4B 上方压顶,两架稳居 F—4B 两旁左右相挟,F—4B 走投无路。

飞行员宋义民连开 3 炮,“鬼怪”再也没有做任何挣扎,屁股翘起,径直插入北部湾海域,天空中只留下 F—4B 拉出的

一股长长的烟柱。

十万大山，气势险峻，黑压压的群峰层峦叠嶂，起伏无尽。在这群峰峡谷之间，发生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空战。

8月21日，美国出动舰载飞机34架次轰炸越南河内到友谊关一线。内有两架A—6A舰载攻击机从隘店附近侵入中国境内，同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第十八师副大队长康振生率领的4架歼—6歼击机迎面相遇。

歼—6猛虎扑食。A—6A扭头钻进云层。歼—6歼击机也尾追而去。

飞行员韩瑞阶首先在云缝里发现A—6A。按理说，距敌长机距离近，应先打长机。但敌僚机靠近国境线，如果攻击长机，僚机显然要漏网溜掉。

韩瑞阶略一斟酌，索性来了个“关门打狗”，闪电般插到A—6A僚机外侧，将其堵在中国境内。韩瑞阶第一次在600米的距离上开炮攻击，弹着点太低，没有命中。

A—6A一惊，急忙左右机动摇摆。

韩瑞阶第二次射击，依然没有命中目标。

情急之下，他猛力推杆，刷地从A—6A上方冲到面前，处于不利的位置。

糟！

一个惊人的动作发生了。

只见歼—6歼击机猛地急转弯，翻转，下滑，如龙腾虎跃，锐势难挡，咄咄逼人。歼击机反扣过来，不偏不倚，正居A—6A尾后。

这个动作险象环生，环环相扣，韩瑞阶做得精彩绝伦，无

第七章 辉煌的闪点

懈可击。A—6A 飞行员看得目瞪口呆。

韩瑞阶一鼓作气，迅速缩短着与 A—6A 的距离。

200 米——

开炮！

咚咚咚！

歼击机向前飞跃，翼下连续喷射着火焰。

韩瑞阶一口气痛痛快快地打出了 90 发炮弹。

A—6A 中弹燃烧，美国海军上尉领航员罗伯特·J·费林跳伞就擒。

当韩瑞阶攻击 A—6A 僚机的同时，副中队长陈丰霞也紧紧地咬住了 A—6A 长机。

歼—6 从 A—6A 的内侧发起攻击。由于两机速度差过大，他同韩瑞阶一样，也一下子冲到了敌机前面。居敌机前方，等于自己被咬尾，给敌机创造了攻击条件。

他把驾驶杆往怀里一抱，飞机昂头钻上蓝天，又猛地扎下来，做了个漂亮的大坡度斜斤斗，绕到 A—6A 尾后。

A—6A 一扭屁股，转向钻进了山沟。

陈丰霞孤胆追击，从 5000 米的高度刷地紧跟下来，降到 800 米高度。

十万大山，海拔 1100 多米，峰峦起伏，湍流密布，两边高达 1500 米的山峰迎面扑来，又疾速向后退去。地面的无线电指挥早已被大山阻隔了。

开始，歼—6 追在尾后左右射击，都被 A—6A 避开。这样反反复复了几次，陈丰霞悟出了不能命中的道理，找到了命中敌机的办法。他眼睛紧盯着目标，等待 A—6A“自投罗网”。

A—6A 依然不停地左右机动。歼—6 保持航向，直线飞

驰。

两机相距 700 米。

A—6A 再次向左转弯机动。

岂料,陈丰霞“守株待兔”,早已放出提前量,不失时机地向 A—6A 飞行路线的左前方猛地射出一排排炮弹。

A—6A 如飞蛾扑火,炮弹钻进机体,葬身峡谷……

40.“敢死闯将”风情万种。刘亚楼抱病坐镇遂溪,国产歼击机全部上阵

越南战争,举世瞩目。军事家们更是睁大眼睛惊奇地注视着这场战争的始末,因为现代新型的尖端武器纷纷登上了越战这个理想的竞技场。

广西地区上空。

17600 米的高空。

两架飞机你来我往,正杀得难分难解。

交战双方:中国空军歼—6 歼击机,美国空军不明机型小型飞机。

歼—6 屡屡猛炮突击。

小型飞机既不还击,也不规避,依然不慌不忙地向边境纵深飞去。

歼—6 飞行员再次射击。

机身没有射击时的微颤。

炮弹打光了。

飞行员抬头望着伸手可及的小飞机,急了,打不下来,撞

第七章 辉煌的闪光点

也要撞下来。

歼击机忽地展翅跃升。

无奈,高空稀薄的空气使歼击机还没有撞上,就失速进入螺旋,直落而下。

飞行员被迫跳伞,飞机坠毁。

美国人得意了,“这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侦察机”,“中国没有飞机能对付它”。

“太空敢死队”——无人驾驶侦察机开始称雄苍穹。

无人驾驶侦察飞机比高射炮就幸运得多了。它同地空导弹一样,刚出世就备受青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防空导弹的出现使对空火力如虎添翼,高性能歼击机、空空导弹和警戒雷达密布成天罗地网,难容丝毫疑点,迫使有人驾驶侦察飞机由低空高速(P2V—7)向高空高速(U—2)发展。可是,美国的 P2V—7 和 U—2 侦察机相继在中国和苏联受到惩罚,U—2 飞行员在苏联被擒受到公审,使美国政府大为丢丑。

美国人又开始启动“智慧”的钥匙,制造一种无人驾驶侦察飞机,既不冒生命危险、又不承担侵犯别国领空罪名的“宏伟”构想形成了。

于是,以制造靶机而声名大噪的瑞安航空公司成为美国军方研制无人驾驶侦察飞机的最佳选择对象。

我们不妨将历史的镜头稍稍拉近,领略一番无人驾驶侦察机的风情。

1982年6月9日,以色列仅用6分钟的时间就摧毁了叙利亚设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全部萨姆—Ⅱ地空导弹基地,以

色列却无一架飞机损失。贝卡谷地之战,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世界各国军界。此战,独占鳌头、风头出尽的正是无人侦察机。

空袭中,以色列派大批无人机,有的充当假目标,诱骗叙利亚雷达开机,使导弹系统饱和。有的为电子侦察机搜集雷达、通信情报,向空中预警飞机、电子干扰飞机和攻击机提供干扰对方通信、雷达及摧毁导弹阵地所需的电子数据。有的执行侦察、目标捕获和目标指示任务,为攻击机投射的激光制导导弹和激光制导炸弹指示目标。真是万种风情,大显神通,头功非它莫属了。

无人驾驶飞机小巧灵活,任务载重能力最大达几百公斤,最小的只有几十公斤,飞行高度最高可达 20000 米,最低可达 30 米(沿地面飞行)或 15 米(沿水面飞行),续航时间可达 20 个小时之久。机动性能高,承受机动过载比有人驾驶飞机高一倍左右。有人驾驶飞机受驾驶员身体生理条件限制,不能做超限度的大机动飞行,而无人机则不受限制。它在高速飞行中转弯半径只有 550 米,是有人驾驶飞机无法与其相比的。

现代执行战场侦察任务的小型无人机普遍携带航空照相机、标准电视摄像机、微光电视摄像机、红外扫描仪、侦察接收机和电子窃听器等,侦察纵深可达 100 公里,可近距获取可靠的侦察数据。飞行期间,除航空照相机拍摄的照片不能及时传送到地面外,昼间电视摄像机和在低能见度使用的微光电视摄像机可一边拍摄,一边将图像经遥测信道发送回地面。红外扫描仪对目标进行光学扫描,把目标的红外辐射汇聚到红外探测器上,转换为目标电信号,既能适时传送地面,也能转换成可见光记录在感光胶卷上。先进的无人机还可携带旁

第七章 辉煌的闪光点

视雷达,探测敌方大纵深目标,或携前视红外系统,夜间进行侦察和监视。前视红外系统是一种高级红外成像装置,它得到的红外图像同电视图像相差无几,可直接呈现景物,所测绘的红外图像可以适时传送到指挥站。

无人驾驶侦察飞机被冠以“敢死闯将”的美名,当之无愧。它的发动机推力小,热辐射特征(红外线辐射)弱,不易被红外制导武器跟踪。发动机加装消音器,噪声极小,若在 20000 米的高度飞行,一般很难被“看到”或“听见”。因此往往在紧急而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执行有人驾驶飞机所不能承担的任务。

瑞安航空公司果然不负“重托”,“兵贵神速”,90 天内就将 1000 架“火蜂 I”型靶机(无人机又称“靶机英雄”)改装成了无人驾驶侦察飞机,代号为 147A 型。

瑞安 147A 系列无人侦察机是一组总体结构基本相同的中程无人驾驶侦察机和无人电子干扰机,积木式组装,以涡轮喷气发动机为动力,重量在 1400—2000 公斤之间,照相侦察、电子侦察、电子干扰、搜集通信、雷达情报、战场音响情报等都“不在话下”,飞行性能不亚于甚至超过当时第一流歼击机的水平,至今大都仍在应用。

美国空军投放中国的无人驾驶侦察飞机 BQM—147G 是比较先进的侦察机,飞行高度一般在 17500 米以上,速度每小时 750—800 公里,机身长 8.53 米,翼展 8.18 米,反射面小,雷达发现距离近,体积小,飞得高,不易遭到打击。当然,即使被击落,不仅经济代价小,且无人员伤亡。

歼—6 歼击机,按正常爬高方法难以达到 BQM—147G 的

高度,而且在升限高度上作战,就更加困难重重了。

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几战不克,屡战不果,从空军领导机关到作战部队都甚为焦虑。

10月15日,身患疾病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不辞劳苦,亲赴遂溪,同指挥员、飞行员一点一点地分析失利原因。

国产歼—6歼击机与无人机作战,主要是高度升限作战问题。歼—6静力升限只能达到17500—17900米,动力升限也只能爬高到18000—18500米之间。也就是说,要在飞机的极限高度上作战,不仅飞机抖动,瞄准射击困难,而且潜伏着飞机失速、进入螺旋、发动机空中停车等难以料想的意外。

无人侦察机的体积很小,按火炮通常有效距离射击不易命中,而近距射击,因敌我机速度差大,瞄准攻击时间很短,很多动作来不及做就冲到了敌机面前,甚至会因脱离不及与敌机相撞。

刘亚楼知道,打击无人驾驶侦察飞机是中国空军面临的一个特殊而全新的战斗,蛮干不行,不讲科学不行,不讲战术不行,要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歼灭敌机。

空军报请中央军委同意后,在南宁、遂溪、昆明、蒙自等地设立高空作战点,配备精良的歼—6、歼—7作战分队和地空导弹部队、指挥保障班子,苦练打无人机的技术、战术和协同动作。

BQM—147G虽然性能先进,神通广大,交手多了,致命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了。它的速度小,按预定诸元做等速、定点、直线航行,没有主动规避和还击能力。如果地面领航员精确引导歼击机压准目标航迹,与目标保持在同一条航迹上,就具备了击落无人机的条件。目标高度高,已超越了歼击机升限

第七章 辉煌的闪点

性能,只有积累速度后跃升才能达到相应高度,飞行员必须掌握好飞机跃升高度的时机和方法。如果目标高度 18000 米,歼击机则要在 16000 米时积累到一定速度后再开始跃升。歼击机跃升到高度顶点后,位置应正在目标尾后 400—200 米的有效射击距离内。这时飞机的升力已经不能保持平飞了,只能做短暂停留。如果位置不当,就会失去攻击机会。而此时留给歼击机飞行员的攻击时间极其短促,并且要在瞬间之中完成跃升、增速、瞄准、减速、攻击、脱离等一系列战斗动作。当然还要同时处置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特情。

刘亚楼说:希望你们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由空一师使用歼—6 飞机,空三师使用歼—7 飞机,来个大比武,看谁先打下第一架敌机。我回去向罗总长汇报,听你们的好消息。

很快,北京传来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千方百计打下一架无人驾驶飞机。”

11 月 15 日。雷州半岛。

雷达报告:海南岛陵水以东 170 公里处上空,BQM—147G 无人机一架,高度 17600 米,时速 780 公里,航向西北,直指涠洲岛。

遂溪。

空军歼击航空兵第二十六师师长刘鹤翹即命航空兵第一师担负机动作战的中队长徐开通驾驶歼—6 歼击机拦截。

徐开通升空发现目标后,跃升高度达到 17500 米,改平,正居目标尾后 1500 米处,低于目标高度 100 米。

徐开通放减速板,从 BQM—147G 后下方 5 度角进入攻击,距离 450 米时射击,炮弹偏左,未击中目标。

他微抬机头,距目标 300 米时再次开炮,炮弹又偏低。

这时,歼—6 距 BQM—147G 已经很近,如果不及时脱离就有相撞的危险。

正当徐开通准备脱离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处在目标下方,飞机腹部、发动机喷口都看得一清二楚。

此时攻击,再好不过。

他改变了脱离的念头,在 BQM—147G 下方 230 米距离上,对准无人机发动机猛烈攻击,一直打到相距只有 140 米。

BQM—147G 翻滚着掉了下来。

这是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首次击落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

1990 年,徐开通回顾了 26 年前发生的这段战事:

指挥所发出战斗起飞的命令,同时机场上发出绿色信号弹后。我立即开车,滑向跑道,腾空起飞,直冲蓝天,迅速爬升到 16000 米的高空。

在地面正确的指挥和引导下,我在远距离发现了敌无人侦察机,正拉着白烟带在海南岛上空,直向大陆入侵。

此时,我的心情很不平静,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强压住心头的怒火,沉着勇敢地按原先准备的战术,跟踪敌机的航迹而上,并按照地面的引导迅速接近敌机。

这时地面通报敌机高度 18000 米,速度每小时 800 公里,命令我追至 35 度观察角时拉起跃升攻击。我以准确的动作从 20 度跃升角直冲敌机,对准敌机的肚皮,紧紧跟着不放。在迅速接近的过程中,恨不得一炮就将其击落。虽然只有 10 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开始射击了,但总感到时间过得太慢。我

第七章 辉煌的闪点

再次耐心沉着修正好瞄准点,两眼直盯着瞄准具中不断接近的敌机,到相距450米时,我猛按炮钮,一串炮弹打了出去。

可是,我一看不好,因用力过猛,飞机向左晃动,炮弹全打在敌机外侧。在关键的时刻,战机稍纵即逝。我迅速修正瞄准,在敌我相距300米左右时,再一次射击,又由于动作急躁,方向是对正了,但机头未能拉住,炮弹又打在敌机正下方。两次射击,都没有命中敌机。我想,现在已到最后关头,决不能放过它,一定要把它打下来。我双眼仍旧紧盯着敌机,发现敌机还在我前面230米处,还有最后一次射击机会,于是沉着地操纵飞机,稳稳地瞄准敌机,第3次开炮,终于击中了敌机。敌机当即起火。此时,只需再过1—2秒就要与敌机相撞,情势危急,必须火速脱离。

我很快推杆带左坡度,脱离敌机。眼看着敌机从我上方大约只有几米的高度一冲而过,那场面真是惊心动魄。待我再回头看去时,敌机即刻凌空爆炸。

中央军委很重视,11月19日召开了祝捷授奖大会,发布了嘉奖令,表扬作战有功部队。随后,1965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在首都举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联欢会前,接见了击落敌机的有功人员。

1月9日,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罗瑞卿大将再次接见击落敌机有功人员。当我坐在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中间时,不禁热血沸腾。由于我这次首创击落敌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以后,又击伤同样敌机一架,击落敌高空侦察气球一具,先后立了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加上这一次接见的殊荣,实在使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中国空军歼击机与美国空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较量,也是一个由从被动转为主动、由生疏到熟练的过程。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留意到,中南、西南地区的防空作战,国产全部型号的歼击机均亮相上阵,歼—5、歼—6 歼击机极限速度、极限高度作战战果辉煌;歼—7 歼击机也在这里首开纪录,首次使用空对空火箭击落无人驾驶侦察机。

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当年在前线指挥了一次次空战,后来曾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的刘玉堤将军,是这样描绘中越边境反美机入侵那惊心动魄、如火如荼的鏖战场面的:

1965 年 3 月 2 日以后,随着美空军对越南北方空袭的北移,其战术战斗机入侵活动日趋频繁。美战术战斗机入侵多在边境地区活动,情况突然,战机短暂难捕,因此打击入侵挑衅的美战术战斗机,不仅政策性很强,而且很困难。我们为捕捉短暂战机,反复进行战备思想教育,克服急躁麻痹和蛮干情绪。在战斗准备上,做到了常备不懈,高度戒备,严阵以待。战斗值班飞行员做到“身不离甲”,“脚不离靴”,时刻保持三个一样(备份值班和正式值班,复杂气象和一般气象,没有预报和有预报都一样认真准备)。指挥员和战勤人员吃住在指挥所内,高炮、导弹部队吃住在阵地上,雷达操纵人员就住在工作车内,日夜不停地轮流开机警戒,从战备思想上立于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的主动地位。在作战指导上,正确处理了严守政策与积极作战的关系,坚持军事斗争服从政治斗争的原则,既捕捉短暂战机,击落敌机,又不越界作战,打军事、政治双丰收的胜利仗。

.....

第七章 辉煌的闪光点

1965年10月5日10时到13时,美空军先后出动32批120架次对越南高平、谅山地区进行轰炸,其中一架RA—3D侦察机在4架F—4C战斗机掩护下,从隘店入侵我国境内。

我担任当日指挥员,召集战勤人员反复分析美机历次入侵的规律特点,目睹当时敌机大规模轰炸的现状,在战区乌云密布、基地雷雨交加的情况下,判断敌机可能入侵,立即下令航空兵九师二十五团副中队长张运宝等4架歼—6飞机进入一等。在敌大批机群退出,天气逐渐好转的有利时机,我当机立断,下令张运宝4机起飞,直线奔袭,抓住了一次敌机入侵我境纵深13公里、飞行地段30公里、活动时间2分钟的短暂战机。

当我听到张运宝在云中发现敌机的报告后,便发出了“后边没情况,放心打”的命令。张即令4机拉开战斗队形,鱼贯而入,连续攻击,55秒钟内4机各攻击1次,速战速决,击落RA—3D敌机1架。

.....

1966年至1967年,美军扩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入侵我国领空的战术战斗飞机增多。1966年9月9日和9月17日,空十八师飞行员高秀明、副大队长高长吉驾驶歼—6飞机,分别在广西东兴、友谊关以北各击伤美F—105战斗机1架。

12月中旬,我们将高炮第十师三十团调至靠近边境的岫中地区设伏,同时驻宁明、南宁的歼击航空兵在边境内侧20—30公里处低空待机,对入侵美机快速截击。1967年4月24日至5月1日,我们接连打了3仗,三战三捷,取得击落美机5架的重大战果。

4月24日,美海军轰炸越南谅山至克夫铁路线。17时左

右,美F—4B型战斗机2架于17时09分,以高度1800米至2000米从板兴入侵我境,被我在峒中机动设伏的高炮十师三十团击落1架,另1架投掉副油箱和火箭架企图逃跑时,被航空兵二十六师七十八团中队长宋义民率4架歼—5飞机左右夹击、盖顶包围,宋义民开炮,将该机击落,创造了空炮密切协同、全歼入侵之敌的战例。

4月29日,美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以美机对河内东北地区轰炸为掩护,采取隐蔽投放,低空入侵,突然爬高的手段,企图侦察我宁明、吴圩机场。为反美战斗机低空入侵,我下令空十八师五十四团中队长张金堂等4架歼—6飞机起飞到指定空域低空待战。在待战过程中,我雷达在边境线上空突然发现1架小型机,性质不明,继续内窜。我决心按打无人驾驶飞机处置,下令3号和4号机原地待战,准备打入窜之敌;1号和2号机投副油箱加力上升,打无人驾驶侦察机。

1号机张金堂距离13公里时,发现敌无人驾驶侦察机,即一边按目标拉烟尾迹修正压航迹,一边爬高抵近距离识别目标。他在高度16500米、距敌295米又3炮齐射,直到打断敌右机翼、敌机倒转下掉时,才停止射击。我机从敌机上方冲过险些相撞、安全返航。事后判断结果,射击距离从295米打到65米。这次战斗是一次既打敌战术战斗机,又兼打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的高低空同时作战的战例。

5月1日,当全国人民正在欢度节日之际,美海军出动多批战斗轰炸机,轰炸越南的宋化地区。其中一批3架A—4B战斗攻击机入侵我境,并进入了严阵以待的高炮三十团火力范围。在敌机距离我阵地3000米时,4个连队集火射击,击落1架。尔后团指挥员命令转移火力,又击落1架敌机。

第七章 辉煌的闪电

在 55 秒钟内连续击落敌机 2 架。

.....

从 1964 年 8 月开始,至 1968 年 11 月美国被迫对越南停炸为止,经历了 4 年多的时间。我们军遵照军委的命令,在空军、军区空军的领导下,先后组织航空兵师、高炮师和地空导弹营参战和轮战。在此期间,美无人高空侦察机先后入侵我雷州半岛和桂南地区 33 架次,战术战斗机入侵 59 次。我先后组织航空兵战斗起飞 2138 架次,直接与敌机空战 31 次,击落美各型飞机 11 架(无人机 6 架,A—6A 型机 2 架,RA—3D 型机 2 架,F—4B 型机 1 架),击伤 F—105 飞机 2 架。高炮部队对空作战 4 次,击落 A—4B 敌机 2 架,F—4B 机 1 架。地空导弹部队对空作战 6 次,击落无人驾驶飞机 3 架。

41.“放牛娃”两战两捷,“黑乌鸦”生还无术。歼击机危在旦夕,张怀连化险为夷

雷达荧光屏上,一个微弱的光点骤然跳了出来,像一条虫子似的缓缓蠕动。

“黑乌鸦!”雷达操纵员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空军歼击航空兵第一师作战小分队副中队长张怀连奉命出击,驾驶歼—6 歼击机向战区飞驶。

“长空铁拳”张怀连,中等身材,方脸盘,目光炯炯,具有一种训练有素的军人特有的泼辣。这位放牛娃出身的飞行员就是打无人驾驶侦察飞机而闻名空军的。

蓝天上,歼击机宛若呼啸的狂飙,卷走丝丝云朵。

现在出现的这架无人机比有人驾驶飞机还狡猾,它的高

度忽高忽低,变化无常,航线忽东忽西,忽左忽右,曲折难测,在 900 公里长的航线上,已经先后 6 次“拐弯抹角”。张怀连出击前,兄弟部队已出动 3 批歼击机升空拦截,都一无所获。

美国别出心裁制造的这种高空无人机,浑身黑乎乎的,飞起来发出一种凄厉的噪音,由此得了个“黑乌鸦”的绰号。它仗着体积更小、速度更慢、飞得更高,飘飘悠悠,肆无忌惮地窃取军事情报,一次次地逃脱了惩罚。

有经验的飞行员都知道,打这种飞机在通常的有效距离上开炮无济于事,明明瞄得准确无误,一毫不差,可是,炮声响过,回头一看,那家伙若无其事,一副十足的“事不关己”的神态,依然在空中优哉游哉!

此刻,面前的“黑乌鸦”逐渐逼近国境线,准备溜之大吉。而张怀连可利用的截击地段也只有 120 公里左右了,动作稍有迟缓,又只得眼睁睁看着它溜掉了。

张怀连迅速投掉副油箱,打开加力,一下子逼近“黑乌鸦”。

目标高度 17700 米,正居歼—6 的左上方。

他一阵高兴:敌机的高度正是歼—6 歼击机的最高理论升限高度。

歼—6 从左边进入。张怀连边瞄准,边柔和地压坡度,把黑洞洞的炮口指向“黑乌鸦”。

目标已经充盈了瞄准具光环。

张怀连屏住呼吸,没有立即开炮。

两机的距离在迅速缩短。

就在黑乎乎的敌机即将撞在歼—6 座舱盖的刹那,炮响了。

第七章 辉煌的闪点

咚！咚！咚！

歼—6 从距“黑乌鸦”175 米一直打到相距只有 65 米！

“黑乌鸦”怪“叫”一声，拖着长长的白烟栽了下来。

“世界第一流的侦察机”被多次击落，美国又向中国上空投放了另一种新型无人侦察飞机。它的高度由 17500 米提高到 18300 米，飞行速度更加缓慢。这样一来，给中国空军打击无人机陡然造成了许多新的困难。一是歼击机跃升到这个高度后，速度就会急骤下降，既追不上目标，更无法抵近射击。二是歼击机在这个高度上飞行，速度小，抖动剧烈，平飞 3—5 秒钟就会自动坠落。而且在这个高度上攻击无人机，只有 2—3 秒钟的时间。

这天，一架“黑乌鸦”以 18300 米的高度入侵边境纵深，偷摄中国导弹基地。

张怀连驾机迎战。

他从 16500 米拉起后，“黑乌鸦”一直悬在他的头顶上。歼—6 速度快，总是冲到目标前方。他迅速增大仰角，从 15 度一直增大到极限的 30 度，把目标置于他的前上方。

“黑乌鸦”似乎慢慢地倾斜着就要向他砸下来。张怀连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目标，一门心思地爬高。歼—6 发动机发出了吃力的声响。这是飞机已经跃升到超过规定升限高度的症状，表明飞机已无力再上升了。

张怀连焦急地瞅着急剧下降的高度表，等待着最佳射击条件。

超过升限高度的歼击机开始摆动起来。

歼—6 距“黑乌鸦”还有 100 米的高度差，如果攻击，高度不够。况且，飞机即将失速进入螺旋，丢掉攻击的机会。

他谨慎而敏捷地压坡度，修正航向，拉杆，瞄准。

渐渐地，歼击机艰难地缩短着与无人机的距离。

1秒，2秒……

炮响了。

3条火龙直扑而去。

“黑乌鸦”被火龙缠身。

与此同时，歼—6歼击机也失速反扣下来，在万米高空翻滚着，跌落着。

地转天旋，视界模糊了。

这时，只见歼击机打了个旋儿，画出一个漂亮的弧线。

张怀连临危不乱，沉着地改出螺旋，歼击机恢复了平飞状态。

想到与美国空军无人驾驶侦察飞机格斗，人们不会忘记首开纪录的徐开通，“长空铁拳”张怀连。想到他们，人们又会想起空军航空兵第一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就是现在的空一师。她无负于历史使命。朝鲜战场上，首战告捷的大队长李汉、首次击落美国“王牌”飞机F—86的刘涌新、击落美国“空中英雄”戴维斯的大队长张积慧、“空中坦克”李永泰、首创近战歼敌范例的飞行员陶伟等，都来自空一师。在抗美援朝空战中，这个师取得了击落敌机64架，击伤24架的辉煌战果。国土防空作战中，他们转战南北，九霄扬威，又立下了不朽功勋。

后来，曾任空一师师长的张怀连回顾说：1978年3月5日，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邓小平殷切地对师领导说，你们这面旗帜不要倒！

第七章 辉煌的闪光点

42. 美国无人侦察机屡屡受挫。“铁杆僚机”董小海抵近攻击,翼展充盈了整个光环

东南沿海精彩绝伦的“圆盘战术”,闽粤上空震惊中外的“3:0”,人们从此认识了空军航空兵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第一中队——“航空兵英雄中队”,认识了“机智灵活的空中指挥员”赵德安、“空中千里眼”高长吉、“空中虎将”张以林。这个中队自组建以来已取得击落击伤敌机 13 架而自己无一伤亡的战绩。

“英雄中队”击落的第 13 架飞机是“铁杆僚机”董小海在广西上空创造的。

时间:1965 年 4 月 3 日。

美国空军无人驾驶侦察机一架,经越南宣化、南定,从广西凭祥侵入中国领空。

董小海驾驶歼—6 歼击机飞赴战区上空。

这架无人侦察机从中国国境到南宁的 135 公里距离内连续进行了 5 次蛇形机动。

空某军指挥所引导董小海提高接敌转弯高度(由 13500 米增到 14500 米),压缩截击地段(由 120 公里压缩到 70 公里),采取“缓转弯、外侧跟踪、小坡度”方式机动跟踪。即在无人机转弯时,歼击机不立即跟踪,待无人机转到一定角度时,再稍压坡度在其外侧跟踪,保证了歼击机在转弯时不损失高度。

现在,歼—6 飞机的高度已超过了自身的静力升限高度。从此前的几次与无人机的空中格斗中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个高度上飞机无法长时间保持平飞,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

瞄准攻击,否则就会失去战机。

董小海第一次驾机跃升到 18000 米的高度,距目标 1200 米,时速小,距离靠不上,使用活动光环瞄准向目标点射一次,未中。歼—6 脱离后,再次进入。他在空战的分秒时间里,机智果敢地向目标靠近,增加观察角,拉起飞机,同时修正航向。

歼击机跃升,跃升,再跃升……

当歼—6 达到极限高度 18000 米的时候,距离无人机 300 米,翼展已经充盈了整个瞄准具光环。

董小海驾机继续抵近。

300 米……

250 米……

200 米……

无人机的翼展伸出瞄准具光环。

歼击机微微一颤……

深邃博大的天幕上,燃烧起火红的云霞……

空军国土防空作战大事概略

- 1949 年 3 月 17 日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
- 5 月 4 日 国民党空军 B—24 轰炸机轰炸南苑机场。
- 8 月 15 日 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个飞行队成立。
- 11 月 11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 1950 年 6 月 19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成立。
- 10 月 19 日 空军第四混成旅正式担负上海地区防空任务。
- 12 月 16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 1952 年 9 月 20 日 空军航空兵第二师第六团何中道、李永年在上海击落美国空军 B—29 型轰炸机 1 架。这是空军航空兵部队在国土防空作战中首次取得战果。
- 11 月 22 日 航空兵第二师杨木易在上海佘山击伤美国空军 PB4Y—2 海上巡逻机 1 架。
- 1953 年 3 月 6 日 航空兵第十四师何亚雄在青岛崂山击落美军 F4U 战斗机 1 架。

浴 血 苍 穹

- 4月23日 航空兵第二师第六团宋中文在上海击落美军 P-2V 反潜巡逻机 1 架。
- 7月25日 航空兵第二师宋中文、杨宝海在上海击落、击伤国民党空军 F-47 战斗机各 1 架。
- 10月2日 航空兵第十四师曹永在青岛击伤美军 PBM-5A 海上巡逻机 1 架。
- 11月6日 航空兵第十四师第四十一团林钧才在青岛击落美军 PBM-5A 海上巡逻机 1 架。
- 1954年7月23日 担任海上油轮护航的歼击机分队误击英国 C-54 型运输机(霸王号)。
- 7月26日 解放军空军两架拉-11 歼击机被美军击落。
- 9月4日 高射炮兵第五二一团在厦门地区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 11 架。
- 至 30 日
- 1955年4月24日 高射炮兵第五三三团、第五三七团在汕头地区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 2 架，击伤 1 架。
- 至 26 日
- 6月18日 高射炮兵第五一三团在福建三都澳地区击落、击伤国民党空军飞机 6 架。
- 至 23 日
- 12月28日 高射炮兵第五三七团第二连在汕头地区击落、击伤国民党空军 F-84 飞机各 1 架。
- 1956年1月31日 航空兵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赵德安 4 机拦截国民党空军 1 架 F-86 飞机，迫使敌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

空军国土防空作战大事概略

- 6月23日 航空兵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鲁珉在夜间击落国民党空军 B—17 飞机 1 架。
- 8月22日 航空兵第二师第六团张文逸在夜间击落美国空军 P4M—1Q 电子侦察机 1 架。
- 10月1日 航空兵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赵德安 4 机击落击伤 F—84 飞机各 1 架。
- 11月10日 航空兵第三师张滋在夜间击落国民党空军 C—46 飞机 1 架。
- 1957年4月15日 航空兵第二师刘增贵、杨正刚迫使国民党空军 1 架 RF—84 飞机逃到朝鲜济州岛附近上空坠海。
- 1958年4月17日 国民党空军 P2V—7 侦察机夜间首次进入大陆。至 1961 年 10 月,共进入大陆 84 架次,解放军空军航空兵共出动 400 多架次截击,未获战果。
- 4月21日 航空兵第十二师李顺祥夜间击伤国民党空军 B—17 飞机 1 架。
- 5月17日 空军、防空军领导机关合署办公。
- 7月29日 航空兵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赵德安、黄振洪、高长吉、张以林创造“3:0”战例。
- 8月7日 航空兵第九师岳崇新击伤国民党空军主力第五大队上校副大队长汪梦泉驾驶的 F—86 飞机。

浴 血 苍 穹

- 8月14日 航空兵第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周春富击落国民党空军 F—86 飞机 2 架, 击伤 1 架, 英勇牺牲。
- 8月25日 航空兵第九师刘维敏击落国民党空军 F—86 飞机 2 架后。被我地面高射炮兵部队误认为敌机击落而牺牲。
- 9月8日 航空兵第十八师张以林击落国民党空军 F—86 飞机 1 架。
- 9月18日 航空兵第十八师朱有才击落国民党空军 F—86 飞机 1 架。
- 9月24日 国民党空军飞机在空战中向我机发射“响尾蛇”导弹。这是世界空战史上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空对空导弹。
- 10月3日 航空兵第十六师第四十八团曹双明、余耀忠、方洪义击落国民党空军 C—46 型运输机 2 架。
- 10月10日 航空兵第十四师杜凤瑞击落国民党空军 F—86 飞机 2 架, 跳伞过程中遭敌机射击, 壮烈牺牲。
- 10月10日 高射炮兵第五二一团击落 F—86 飞机 1 架。
- 1959年1月至3月 国民党空军 RB—57D 进入大陆 10 次, 解放军空军航空兵起飞 109 批 202 架次截击, 未获战果。
- 5月29日 航空兵第十八师蒋哲伦在夜间击落国民党空军 B—17 飞机 1 架。

空军国土防空作战大事概略

- 10月7日 地空导弹兵第二营击落 RB—57D 飞机 1 架。这是中国地空导弹部队首次击落敌机,也是世界防空史上使用地空导弹第一次击落飞机。
- 1960 年 1 月 8 日 国民党空军 RF—101 侦察机首次进入大陆。
- 3 月 30 日至
次年 6 月 27 日 高射炮兵第五二一团击伤 2 架 RF—101。
- 1961 年 8 月 2 日 高射炮兵第一〇五师击落国民党空军 RF—101 飞机 1 架。
- 11 月 6 日 高射炮兵击落 P2V—7 飞机 1 架。
- 1962 年 1 月 13 日 U—2 型高空侦察机首次进入大陆。
- 9 月 9 日 地空导弹第二营击落 U—2 飞机 1 架。这是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首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 1963 年 6 月 19 日 航空兵第二十四师王文礼在暗夜、低空、电子干扰条件下,击落 P2V 飞机 1 架。
- 11 月 1 日 地空导弹第二营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 架。
- 1964 年 7 月 7 日 地空导弹第二营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 架。
- 8 月 29 日 美国无人驾驶飞机首次进入中国大陆。

浴 血 苍 穹

- 11 月 15 日 航空兵第一师徐开通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飞机 1 架。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击落无人高空侦察机。
- 1965 年 1 月 2 日 航空兵第一师张怀连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飞机 1 架。
- 1 月 10 日 地空导弹第一营夜间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 架。这是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夜间击落敌机。
- 3 月 18 日 航空兵第十八师高长吉驾驶歼—6 飞机在超音速条件下击落 RF—101 飞机 1 架。
- 4 月 3 日 航空兵第十八师董小海击落美国无人机 1 架。
- 4 月 18 日 航空兵第一师张怀连击落美国无人机 1 架。
- 10 月 5 日 航空兵第九师张运宝击落美 RA—3D 飞机 1 架。
- 12 月 24 日 航空兵第九师朱以隆击落美国无人机 1 架。
- 1966 年 1 月 3 日 航空兵第三师鲁祥孝驾驶歼—7 飞机首次使用火箭击落美无人机 1 架。
- 4 月 12 日 航空兵第二十六师李来喜击落美海军 A—3B 攻击机 1 架。
- 9 月 17 日 航空兵第十八师高长吉击伤美 F—105 战斗机 1 架。

空军国土防空作战大事概略

- 1967 年 1 月 13 日 航空兵第二十四师胡寿根在负速度条件下,击落 F—104G 飞机 1 架。
- 4 月 21 日 空军雷达兵第八团用高射机枪击伤国民党空军 RF—101 飞机 1 架。
- 4 月 24 日 高射炮兵第十师击落 F—4B 型机 1 架。航空兵第二十六师宋义民击落美 F—4B 飞机 1 架。
- 5 月 1 日 高射炮兵第十师击落美国海军 A—4B 战斗机 2 架。
- 6 月 12 日 航空兵第三师刘光才驾驶歼—7 飞机使用火炮击落美国 BQM—147H 型无人驾驶飞机 1 架。
- 8 月 21 日 航空兵第十八师韩瑞阶、陈丰霞分别击落美海军 A—6A 攻击机各 1 架。
- 9 月 8 日 地空导弹第十四营首次使用国产红旗 2 号地空导弹兵器,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 架。
- 9 月 17 日 地空导弹第三营击落美无人机 1 架。
- 1969 年 10 月 28 日 地空导弹第六营击落美国无人机 1 架。
- 1987 年 10 月 5 日 地空导弹某营击落入侵的越空军米格—21 侦察机 1 架。

后 记

一

十多年以前的某一天，我穿着整整齐齐的军装，肩上背着崭新的军用挎包，挎包里塞满了一叠叠费尽心血写出来的稿子，非常虔诚地推开我久慕的一位著名作家的门。

那年，我 18 岁。

那年，我是只有两年军龄的新兵蛋子。

因为是如约前来，她丢下聊得兴趣正浓的朋友，非常热情地招呼我坐在宽大的沙发上。当我如数家珍般将稿子一件件摆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笑了。当时我真的无意猜度那是一种怎样的笑。

她说：“我已下海，洗手不干了。”

我愣着半晌无语。

她又介绍她的朋友们。她说他们也都弃文从商，另谋前程了。

我难以描绘当时的心情，只觉得头脑里一下子变得白茫茫一无所有。当我告辞的时候，她正同她的朋友们大谈着生意经。

自此，我们便断了音讯。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成为“大款”。我相信她是优秀的

后 记

作家之一,但我却真的再也没有读到过她的脍炙人口的精彩华章。

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突然地忆起了这件事。

只有慨叹。

只有酸楚。

不过,我还是真诚地祝愿她成为商海中出类拔萃的弄潮儿。

其实,方块字是一块沃土,许多年来我在方块字的田间耕耘,在方块字的田间劳作,在方块字的田间播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收获的有五谷杂粮,当然还有未熟透的酸涩的青苹果……

于是,我信奉这样的一句话:

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消失,永恒的惟有事业。

二

列车驶过原野,跨过江河,翻山越岭,最后将我们那些刚刚穿上军装的“新兵蛋子”送到了陌生的大山深处。那时起,我便与大山做伴,做了一名空军雷达兵。

山里的那段日子是终生难以忘却的苦乐岁月。享受艰苦,享受欢乐,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的,委实让人铭记,不能忘怀。

第一眼遥望大山,我仿佛触摸到一种坚韧的而富有生命力的波动。

就在那个日子里,我认识了那个很有些“凶神恶煞”的东北汉子排长。他高高的个头,黑黑的脸膛,军容异常严整,总

是穿双钉着铁钉的长筒靴，着实威风凛凛。

于是，我便有些崇拜他，他的阳刚和阳刚的美。

我未曾见过他笑的时候。

我说：“我想当个好兵。”

他一双很有神的极其威严的目光望着我，就是没说一句话。

那天训练，大家在烈日下站得笔直笔直，被汗水湿透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啪！”我的屁股上重重地挨了一脚。

“站直啰！”他严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这是他许久许久以来对我说过的惟一的一句话。

我一直想当个好兵，但正步时至今日踢的依然糟糕。

后来，我离开大山要到都市里去。

分别的时候，他送我。我想说点什么却又说不出什么。

他沉默了许久，才迸出这样一句语无伦次的话来：“这山，这山……”

我再一次回首遥望那绵亘无垠的大山。

我相信：

我带走了大山的韧性。

我带走了大山的灵魂。

我记起了这样的一首歌子：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三

我喜欢这身军装。

和平的日子里没有战争。

后 记

战争又在和平的日子里骚动。

或许,我还未有读懂战争。

但是,我仔细地去读——

用流血的战争换取永恒的和平与安宁——

这是我所钦佩的一位将军说过的这样的话。

终于——

在十多年前的某一天里,有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共和国军人对天空潜藏的涵义有了一种更深层的理解。

当我拨开尘封的历史,沿着岁月的航迹,将一个军人的目光投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候,方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勇敢者。

我踏着荆棘在夜色中蹒跚迈步。

又是一个黎明。

我再次看见。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四

我没有想过惊天动地,我只希望平凡。只有平凡的才是具有生命力的。

做一件平凡的事很难。

把一件平凡的事做好,更难。

这本小册子便是我用全部的热忱和心血浇灌的一朵小花。虽算不上艳丽,虽算不上夺目,但她毕竟是历经了 10 载寒暑盛开在春天里的一朵小花。

许多情景记忆犹新。

许多艰难困苦历历在目。

言之不尽的酸楚。

辛勤耕耘的甘甜。

当你经历了困苦之后突然回过头来向身后看看，你又会回到那句话上来：平平淡淡才是真。

但是，我敢说：

耕耘之后总有一个令人欣喜的收获的季节。

五

《浴血苍穹》的出版，终于给了我一句感谢的话的机会。

那个在昏暗的冒着缕缕黑烟的油灯下彻夜为我修改稿子的王传欣。

那个痼疾缠身仍孜孜教诲于我的陈玉田。

那个在我处境维艰、时至今日仍在关怀我的赵玉荣。

以及许许多多平平凡凡但真真诚诚的亲人和朋友。

或许，他们都已忘记，但这一切却在我心中永远铭记。

金钱替代不了友情。友情常在。

关于这本册子，也有许多我难以忘怀的友谊。

王定烈将军百忙中审阅书稿并作序。许庆国、丁明臣两位主任三次审读全部书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赖征宇、冯世平等同志的悉心帮助，三九七六四部队，空司作战部、地面防空兵部、雷达兵部、保密委员会等单位和蓝天出版社领导的热忱关怀。……

这些，都是我所不能忘却的。

后 记

六

如果说还有遗憾,那便是我没有见到的小册子中的许多当事人。尽管力求全面,力求翔实,数易其稿,但条件和水平所限,错漏、欠妥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专家、知情者和广大读者赐教、斧正。

在写作过程中,借鉴和引用了诸多专家及当事人的成果,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王 守 锦

2000年6月16日于北京